旅行雜誌



英國的長城　（請參閱本誌莊澤宣君譯文）　胡　高木刻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
第十七卷　第九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7. No. 9 September 1943.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桂林分行：中北路趾辯巷三號　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梧州　屯溪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業務　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南寧・全州

長安・榕江

分處

古宜・鹿寨

宜山・祿步

金城江・大安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經濟黑皂

改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菓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油
芝蔴油
蓖蔴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廠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〇三二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七卷第九月號目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卅日出版

四川的社會……姜蘊剛……五
跋蜀郡器……張希魯……八
華陽典實識誤（上）……郭祝崧……九
南嶽紀遊八首……冼玉清……一四
美麗的臨潼……何正璜……一五
癸未夏因公在安順六月廿日忙中偷閒往黃果樹觀瀑作長歌記之……館小廷 詩……二一
甘寧二千四百里……岳劍寒……二三
棲雲與龍兩山紀遊……洪文瀚……三三
先叔祖子超行略……林蔚人謹述……四四
岷峨紀遊……趙明修……四五

四九—〇〇四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入蜀補記……藍士琳……六一
歷代名將在滇古蹟……程兆熊……六五
舒桐道中遭難記實……方九峯……六六
桂粵之間……陳凡……六七
甌海帆影……樹元……七七
貴陽十天……孫濟福……八二
[illegible]談昆明雨季……惲鷹棠……八九
旅行者開發青海之管見……胡宏基……九〇

國外漫筆

印度的鳥獸花木……周尙……九二
印度紀遊……何永信……九八
英國的長城……莊澤宣……一〇一

四九—〇〇五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F

鐵工廠

製造

經濟部核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西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國實業公司

廠址：[illegible]良豐
電報掛號[illegible]一一五[illegible]

紡紗廠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艦艇
金坦克

[illegible]北門[illegible]一二號
電話[illegible]四[illegible]轉

建興五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環湖北路十五號
電話：四〇一九號

業務要目

大小五金
鋼鐵原料
機器另件
建築材料

四川的社會

姜蘊剛

「蜀斷劍門燒棧閣，此中別是一乾坤」

宋何宗韓詩

歷來就有這樣的俗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好像「蜀人好亂」已成爲一條科學的律例，於是一般人都於無形中承認下來了。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說法說：「四川小治不過六十年，必亂；大治不過二百年，必屠。」這亂與屠在四川，似乎又成爲歷史的迴環必然性；於既往的史事中也像很是事實了。

亂與屠在四川歷史上確乎近於交響樂，秦漢以來，文風大行，自比齊魯鄒魯之間，流民之禍，三蜀百姓，死亡殆盡，這是第一次大屠殺；隋唐以後，在兩宋時，巴蜀無寸土之曠，纔有三四之數，到宋元之間，蒙古之禍，川峽四路，絕烟火者十餘年，這是第二次大屠殺；有明一代，近三百年，蜀都人士，素給人足，以富相尚，至明清之間，獻逆之禍，人烟絕滅，野虎橫行，兩川肥沃之區，竟成荒原者又十餘年，這是第三次大屠殺；遜清以來，又有三百餘年，人多工巧，無凶年之憂，熙熙攘攘，如登春台，中間雖屢經變亂，但尚無屠殺之禍，到民國二十四年之間，赤軍入川大家總以爲必演第四次的大屠殺了。今年、舊歷正月初一日立春，四川父老羣相驚擾，認爲獻逆屠川之年也是正月初一日立春，這年怕有大禍臨頭了，這大約是受了歷史事實的暗示。

治亂屠殺之事，其實并不稀奇。放大眼光去看，整個世界人類都時常在繁演這幕劇的。不過於中國於四川歷史上更容易集中表現罷了。

設若治亂屠殺之事，可以視爲科學律例的話，這種律例之成立，應照美國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對中國歷史變亂的解釋，屬於一種天行的錯亂，可是這種解釋未必全然可通，至少對於四川不能這樣看得太簡單了。

反而可以說，也許是四川人向來太富庶，太驕侈淫佚，所以招致的禍亂吧？

「象以齒而焚身，麝以香而亡命，」這個或許才是四川之所以大亂而至遭屠殺的緣故。

四川的歷史應該分以下四方面看，然後可以理解今天這個有近於特殊的社會狀態：

第一、由自然的演進方面去看，四川盆地原屬古之新地中海，喜馬拉雅山崛起之後，遂涸成爲今天的形勢，在秦以前水旱爲患，人不安居，直到李冰治水後，才一變其患而爲利，乃成爲世界有名之陸海。「水旱由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從此土壤肥沃，氣候溫和，一年耕有三年之食，米之產額，占全國總量七分之一，麥占百分之十，鹽井之富爲中國第一。漢志上說：「民食魚稻，無凶年憂」，遂志上說：「家有鹽銅之利，戶有山川之材。」正因爲如此，誠如通典上所言：「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蕩佚。」隋書地理志上的描寫，大體還可以適用於現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遊樂」。

第二、由經濟的演進方面去看，於自然演進中大體可以說明一大部分了。重要的還在於四川除去海味外，可以說應有盡有，正如蜀志中廖統說先主曰：「益州國富民殷，戶口百萬，寶貨無求於外。」在蜀漢之前數百年，秦王伐蜀時，司馬錯已說過同樣的話，張良也這樣對漢高祖說過。故通鑑上說：「蜀者國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因此四川易成爲政治活動的根據地，如秦惠王、漢高祖、公孫述、劉焉、漢昭烈、晉李雄、譙縱、梁蕭紀、五代王建、孟知祥、宋全師雄、王小波、李順、吳曦、元囊加台、明玉珍、明張獻忠、清石達開等都是較顯著的歷史事實。甚而如中國唯一的宗教（道教）也發動於四川，故論者以四川形勢「以戰爲守守必固，以守爲戰戰必强」（顧氏，讀史方輿紀要）今天以之爲抗戰大後方的民族復興根據地，當亦由於四川經濟條件的緣故。所以四川雖不易與外通，自成一特殊區域，但於實際上必不能成爲一個保守的社會。

第三、由文化的演進上來看，四川所影響於全國文化關係的，其一，就是設立學校，置學官，因文翁治蜀，成立學校，比於齊魯。漢武帝乃仿之以推行於天下。其二，司馬相如揚雄之詞賦。爲天下古今所仰慕。其三，李杜之詩，古今莫之與比，杜甫雖非川人，但因入川後，詩始爲聖，故言中國詩者李杜爲巨擘，所謂「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其四，三蘇之文，尤以東坡之長於議論，爲古今所崇稱之爲蜀學。其五，五代之詞，花間集即產於四川，詞之正宗曰花間體。其六，清末井研廖氏經學，於近代中國思想界間接關係非常之大。其所以「頗慕文學」者，大約由於山川美麗之故，所謂「山川毓秀，地傑人靈。」李白詩：「峨眉山月半輪秋，舟入平羌江自流。」丁復詩：「蜀江二月桃花春，仙子江頭裁碧雲，牙牆定子雙蕩槳，蘭藥衝破愁殺人。」高駢詩：「蜀江波影碧悠悠，四望烟花匝郡樓；不識人家多少錦，春來盡掛樹梢頭。」這種風物之美，不僅令四川產生不少的文人，即連許多文人因入蜀後而詩文就更復不同了，其最著名者如陸放翁黃山谷，乃至王漁洋等等。大約即因山川風物奇秀之故，奇特的思想家亦復不少。

第四、由民族的演進來看，四川本由巴蜀兩古國所合成，西南

複雜之民族亦在這個區域中隨時接觸與同化。四川社會之有巫風與土風之特別，與原有之古民族頗有關係。至少古中國之主要民族如羌民，便是此土之主要民族。幾經中原之變亂及川中大屠殺，由秦漢以來，便有不少外邊遷徙僑居之人。至據如獻逆屠川後，川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川人都是外來插業的。外省會館之多，普及於窮鄉僻野。可以作一個最大的証明。四川話之明白曉暢。並無難懂之處，也就是各省人聚集後所製造成者。四川人之各種性格，亦與此種複雜僑居人民的接觸，有莫大之關係。說川人聰明的話，則此聰明乃由這個原故來的；說川人機巧的話，則此機巧也由這個緣故來的。總言之，今天四川人之種種優劣性格，都當從這裡去分析與認識。正因四川地形自成一個特殊地域，如同水沱一樣，所以便不斷流居許多非川人。現在四川一切社會現象又在劇烈的轉變中了，這與今天抗戰後外省人新來居的關係是作正比例之發展。

土話謂「四川者四穿也。」我想「四穿」原意是說四川並不全然壅塞，與守舊與任何方面都息息相關。要是由我來解釋，則此「四穿」，就當穿入以上所說之四點，四川社會要有特色的話，便即在於此種「四穿」也。

四川此後是不是仍要在先亂後治或治亂屠殺的律例中發展？我們不能怎樣去說。不過這種特殊的四川社會，要是於李冰（自然的建設者）文翁（文化的建設者）以後不有新興的時代作法，就必然為舊的律例所控制。不必奇怪：（一）迷信思想之濃烈；（二）哥老勢力之潛厚；（三）有關茶館之普遍；這許多特點都當由我以上四點去理解，或者可以知道甚麼叫四川的社會。

卅二年六月五日

下期要目

學術的旅行……李景漢
北碚之冬……隋樹森
清末成都之社會建設……姜蘊剛
貴州的天地人……鞠孝銘
大簇箐山箐民的服飾……唐兆民
華陽輿實識誤（中）……郭祝崧

跋蜀郡器

張希魯

葉昌熾語石云：貴州古夜郎地，紅厓一石，荒遠難稽。吹角壩摩厓，趙撝叔釋爲建安六年刻，在四川綦江縣。遵義鄭子尹徙其石至郡，作長歌以張之。有云「黔中且無宋人迹，況願上此知難信」又云「我思綦江漢江州，此刻界在牂柯署」蓋據以爲黔有矣。……貴州以今之省界論，觀語石引鄭詩。不但無唐物，且無宋物，秦漢物更不能言也。建安六年石，明言移自四川。較之雲南，幾無古物可言。雲南漢唐遺蹟，依李印泉先生金石目略所載，已近百件，何滇之富而黔之貧！雲南漢代古物出土豐富區域，莫過於昭通；昭通與貴州威寧接壤，相距咫尺，豈古人足迹，止於昭通而不過威寧？抑有古物而貴州人士未見？吾以十年之努力得之矣！威寧縣屬石門坎，其脊年常來昭通求學，知吾好古情殷，於暑假後持一鐵器來云「得自石罅中」。其形類履之前半，大亦相等，左右各二字，均曰「蜀郡」，小篆陽文甚工。中一字不可識，山東王獻唐先生釋爲「千万」二字合文。「千万」即「千萬」，「千萬」者，漢人吉語，南京印文屢屢見之，如「日入千萬」等，不可枚舉。「萬」字類作「万」，自秦已然矣。據王氏言，此物至低爲漢鑄。「蜀郡」爲秦置四十郡之一，以地名及書體推之，爲秦器亦不定？吾得後，愛不忍釋！其用途前徐旭生先生來此，代爲鑒定，亦不能詳；然其可寶，要不在「秦權」下。貴州文獻，得此物，驟然提高千餘年；不落雲南後，且與雲南等。豈爲吾考古賀，實爲貴州賀也。使此物早出土一百年，鄭子尹得見，亦不致掠人之美，以亂省區，吏滇葉鞠裳公生逢盛世，嗜金石若命，而不得見；吾於亂離，獨獲瓌璧古物，顯晦誠有時也。因草此跋，藉諗同好。三十年孔子誕日，張希魯。

附新聞一則

貴州威寧縣石門坎，近有農人與姓於石穴中得二三鐵器，形如鼎耳，每器長二寸八分，橫三寸五分七分，厚中寬，重約八兩，上有文字。與姓得後，不知係屬何物。其文字爲小篆，數器形同字同。每器上兩側皆鑄「蜀郡」合四字，中一字作「[illegible]」不可釋，由其書體與地名細釋，識者斷爲秦漢物。按貴州至明代始建行省，不獨無隋唐名跡，即宋元兩朝，亦無一字可資錄。此等發現，在黔省各縣，本屬尋常；在貴州實爲最有價值，於文化升降，關係匪輕！鐵器之外，並聞同時發現石斧云。

華陽典實識誤（上）

郭毓鬆

旅蓉編者囑撰述成都勝蹟風光，此一難題，實難報命。其難固不在不易描述，而難在：一，成都爲一歷史上之名城，近代之繁華要地，古往今來，中外人士，不知有多少篇美文對其一切風物闡述殆盡。二十年年之前，拙作亦有成都勝蹟導游一稿刊載旅行雜誌十六卷十二期「蓉遊雜錄」中，該文已將可遊之地詳加介紹，殊難再事提筆。惟近日偶在蓉市各報章及若干書籍中見多有於成都典實誤解者，爰特將平素所聞能糾正之者，撰成斯篇，以供同好之探討。此文題日用華陽而不用成都者，蓋泛指古今，且不僅限於城區者言，故借華陽以示所述包羅昔華陽國志所及之地也

李白蜀道難非刺韋皋或亦非刺嚴武

或云：「李白蜀道難，意在刺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言其擅作威福，民不堪命。」

按此說謬誤。查李白卒於唐代宗寶應元年十一月。韋皋節度西川係在唐德宗貞元元年六月。兩者相距共二十三年（中計廣德二年，永泰一年，大曆十四年，建中四年，興元一年，貞元一年。）即李白卒後二十三年（實爲二十二年七月），韋皋始任西川節度使。據此知已死二十三年之人作詩譏刺廿三年後之人，於事於理均爲不通。且韋皋僅任西川節度使而未作劍南西川兩節度使。而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者，在韋前有嚴武，其後似又有皮某。

韋皋在蜀頗行善政，其內政固不待言，此於兩唐書及資治通鑑中見之，不待煩舉。而其鎭外侮，頗是一道。唐時，成都爲全國主要都市之一，政治地位，次於長安，居第二，而玄宗幸蜀則成中心；商業地位，次於揚州，亦居第二，且爲交通西南夷之要地。安史之亂後，川中藩鎭跋扈，叛亂頻仍，外侵遂生；及內亂平定，而夷人時追成都，因此人民生計大受影響，韋皋乃於貞元三年以書招之。相安至太和三年共四十餘年。吾人又知吐蕃當時亦爲患至烈，而韋皋亦在川西大敗其入寇之師，追奔逐北，令其喪胆。經此兩度之勝利，成都遂恢復對雲貴西藏貿易中心之地位，中國文化亦再度流播異域；最重要者爲南詔之開化。韋皋以功於貞元十七年十月以功爵「南康王。」故「擅作威福，民不堪命」的罪名，焉能安上內政武功皆有所建樹之韋皋。

至於說李白詩意是刺嚴武者尤衆，因嚴武確有暴虐之

實也。不過鄙意亦以爲不然；蓋嚴武任劍南西川節度使爲代宗廣德二年（見杜工部年譜），距李白之死，亦二年矣。李白卒前，嚴武僅一度任成都尹在肅宗上元二年（亦見杜工部年譜：錢注杜詩附載）。似此李白亦不及見到嚴武在川治績，又有人謂刺武者，爲指新唐書爲「房杜危之也」，此亦成疑問，蓋時賢評杜專著中，已將此說駁正矣。

「萬里之行，請自此始！」一語之正義。

成都南門大橋，現在的名字叫萬里橋；但在從前却叫篤泉橋，因爲附近橋南有篤泉。蜀使費禕聘吳，丞相亮祖之歎曰：「萬里之行，請自此始（一作始於今日）」。故曰萬里橋。因此有人以爲諸葛亮此言是說路程很遠的意思。此說只看到武侯那兩句話的表面，沒有見到他的眞意，何以呢？因費禕使吳時，正是蜀先主伐吳敗沒之後，兩國邦交瀕於破裂之時，故諸葛亮祖餞他歎息了那兩句話，勉以「任重道遠」，但前此誤解者，只知「道遠」而昧於「任重」；實則「任重」一義，始爲武侯眞意。

查每有人誤解武侯眞意之故，大抵係因看蜀中名勝記不愼；該書於萬里橋之後引有唐岑參萬里橋詩：「成都與維揚，相去萬里地」此詩紀實，不恭弔古。維揚即揚州。成都南門外又有江橋，每與萬里橋相混，實爲二橋。蜀中名勝記引水經注云：「南江橋亦曰安樂橋，在城南二十五步；宋孝武以橋爲安樂寺，改名安樂橋」。又「（橋）南上爲萬里橋亦名篤泉橋。」故知爲二，萬里橋在江橋南上也，但現在橋却有一座了，碑名萬里橋，亦在正南門外，不知究爲昔日之江橋嗎？還是萬里橋呢？這就難於知道了。

少城的建築年代問題。

關於少城的建築問題，有不少的說法，其中最值注意的，當推龔熙臺老先生的一篇講演稿見華西大學中文系（龐石帚先生主持時期）出版之華西學報第五期考証部，篇名成都歷代沿革考，該文記載甚詳，考証精微。斯篇係經四川省通志局總裁龐石帚先生選定，則其價值尤可知道。故自該文一出，抄襲者頗不乏人，但龔老先生該文係口頭講演，未加整理，以致抄者謬誤百出，今將原文抄列於後：「……今欲明秦城之何時毀滅，須於近古時代考之。王右軍法帖云：往在成都見諸葛允問蜀事云：成都城門屋樓觀，皆秦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宋李石詩序曰：張儀司馬錯所築少城，自秦惠王乙巳歲，張儀所築大城，至紹興壬午一千四百八十七年頹圮，所存如斷壁峭立，亦奇觀也。范成大詩註曰：少城即張儀所築之

子城也，土甚堅，橫木皆朽，有穿眼，土相箸不解散，可見秦城至宋尤存，（中略八十四字）桓溫平蜀，夷少城，故隋蜀王秀附舊城西南二隅築少城，廣十里……」這是明白的說出宋以前皆以後，少城的狀況，但未能排列清楚。現在加以列清，則當王義之時，秦國所築的城，或者尚在，其後桓溫加以毀壞，乃由隋蜀王楊秀到封地時，再度依附西南兩隅建築一城，即宋朝李石范成大他們所看到的「斷壁峭立」的少城。

按少城之「少」，小也，人多不知其作何解，鄙意以為少城即小城，當司馬錯等城成都時，因水土關係，乃先建小城（即少城），其後向東北兩方發展；因西南有大江，東北無有河道及山丘之障礙，（今東北繞流之河，係後鑿）於是更明瞭一點：即秦時少城為大城之母；隋時少城，則成大城之子矣。今人多以大城在少城之前，實不能在事理方面証明秦時少城會那樣依大城而建立的。一則是前面說的水土關係；二則是人口多寡，不合居住於方數十里之大城；三則既建大城之後，無再建小城之理。隋時建少城則為：一、依舊制；二、作藩宮屏障。此係愚意揣測，不知對不對。

華西大學蒙思明教授論文「成都城垣沿革考」一文，於成都城垣沿革考訂甚精，惟事涉專門研究，這裡僅提及，而不引用。

駱秉章與駱成驤

清末蜀中有兩駱聞名，一先一後，出現於世人之前；一為駱秉章，一為駱成驤；兩人之事業各異，兩人之榮否亦皆不同。但有淺人不察，妄言成都故實，自號專家，謂駱公祠為成驤而建，曰：「駱成驤廣東花縣人也，謚文忠」」等語；是混二人為一談。按駱公祠係祀駱秉章，今成都有駱公祠街。秉章廣東花縣人。太平軍與，秉章任湖南巡撫，石達開入川，川中盜匪應之，清廷命秉章入川督剿。達開乃三度出入川雲貴間，皆不勝；達開乃率大隊渡金沙江，入夷境。駱秉章誘啎人絕石歸路，河水又大漲，石不得渡。駱乃詐言投誠免死大旗，石恤其部衆及人民之生死，乃毅然屈服於異族之手。其後駱不顧信義，誘殺其黨二千餘人，石亦被凌遲，此外株連者尚不知若干人。駱氏此行，為世人所詬；川人尤惡之。其後秉章卒，以功謚「文忠」，川湘兩省皆立專祠，成都亦立有；惟其人不為人所重，故從來之人杜祀焉。成驤，四川資州人，甲午戰後，康梁等謀變法，一時立憲之議甚囂塵上，光緒自感皇帝不為人所重，而是時成驤赴殿試，卷中有「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之言，遂中第一，是為四川最末狀元。但此種讒言，雖非成驤所創，但卻為富於革命性之川人所不滿；衆之又為「新政派」之提倡者所不滿；其後

又有謂係楊某代作策文者（1）故終其身亦不爲人所重，官至山西提學使。是其爲一言所興又爲此言所廢矣；迨後辛亥革命起，山西宣布獨立，咸議亦列起義諸人中，進表勸退；降裕太后見表有駱名，因泣曰：「駱狀元亦如此乎！」其後駱氏返川，歷任國學院（2）等校教職，十餘年前始逝世。駱有長子留學德國習機械工程，民初頗有名，近年不知居處矣。駱家室不安，彼某年時登城垣臥城堞上，誡家人曰：「汝等若不爭吵，則我向裡翻身；若再爭吵，則我向外翻身。」如此仍不能根絕家室糾紛，其後鬱鬱抑鬱而卒。以一狀元而落拓如此，實足發人深省，可慨已。其勢殊不足以與宋章比，然以韓愈子中狀元，而不爲後人所曉者，則似又過之矣，一笑。

駱狀元府並非駱公祠，府第本甚大，由現今汪家拐九族祠堂鄰近起，直到文廟前街止，正面臨大街三條，此成都最大之衙門，府文廟尤大二倍許，今則爲他人宅矣。

三台山爲昔日帝王郊祀之所。

城西鐘鼓樓附近有土丘一座，名爲三台山，人傳爲諸葛亮點將台。其形正圓，凡三級，頂上一級，其直徑約爲三丈，其餘二級，每級且增直徑約三尺左右。至今形態仍甚完整。近經華西大學博物館秘書林名均君云：或爲古帝王或僭號諸王建以郊祀南天者，因其形完整，必爲數百百年間事。愚意以爲或係張獻忠所築。惟此說當留待林君詳作研究。林君爲說文月刊特約撰稿，近日必有佳文解說之也。

楊雄宅實在城內

蜀中名勝記引寰宇記云；「子雲宅在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又引何涉讀易堂記云：「楊雄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巷著書，墨池在焉。」少城西南隅亦即成都西南，但蜀中名勝記之列爲北門之勝，實屬誤列（3）。因之有二種說法出現；一則以爲子雲宅當在城西北角；一則以爲當在今少城公園一帶。又因揚雄曾作反離騷，以弔屈原，而投之於水；但今少城地帶只有窄小之金河一道，類同「陽溝」，決非子雲居處；蓋先以子雲居近水爲大前提也。於是第三派意見產生，以爲子雲宅當在臨大河之城外；此中又有武斷以爲當在浣花溪附近者。愚意三說中，當以子雲宅在今少城公園一帶之說爲確。因據龔熙臺老先生講成都歷代沿革考：秦漢時之成都城，南有二江。蜀都賦「帶二江之之雙流」；華陽國志「西南二江有七橋焉」是也。今南城外祇有一江，其實另有一江爲岷江正流，在今南城內；其源由郫江東南流至，經新西門之南（4），入少城，經錦江街，包家巷，又東南至石牛寺，經南較場，江瀆廟，

上蓮池、中蓮池、下蓮池，由水東門（5）至安順橋，合萬里橋水；其河床形勢，歷歷可辨，至爲明顯。」（6）先生並列舉諸證，以實其說。綜此說所舉之河道流經各地，至今大部仍有遺跡可尋，只老南門附近一帶無可辨者。但據前華西大學理學院長戴謙和君（加拿大人）於十餘年前南大街修建公路時實地考察所得，該區一帶，於唐時曾遭逢火災，厥狀甚慘，灰燼瓦礫，積至數尺之厚。故可知此段河身當爲灰燼所掩，甚或該河亦因此而廢。今既知此段江正流確在城中經過今少城公園一帶，故子雲宅在方池街、蜀華街、錦江街、君平街一帶無疑；而墨池亦存於該區；且洗墨里亦在上述各地之中，或其附近，則子雲時執教於嚴君平之事，亦可反證。

蒟醬即胡豆瓣：辣椒即蒟。

豆瓣醬在四川通稱之爲胡豆瓣，係由辣椒，醪糟與胡豆瓣作成；此外尚有加入火腿，金鈎等品者，該醬係用以佐餐及烹菜。辣椒學名似爲番椒；川人通稱之爲辣子，間有稱爲辣椒者；其中有一種形似番茄者，味亦稍酸則稱燈籠海椒，因此又有少數人稱辣子爲海辣，但此謂稱海椒者，大抵爲「官派」（7）人家，恐係受外來影響，非本省有稱辣子爲海椒之固有稱呼。今有人以爲蜀人全係稱辣子爲海椒者，致有「蜀人之曰海椒，或指爲海外之物，海字係由番字訛轉。若以番薯爲例，則辣椒之入口 按其上文謂自熱帶流入）「當在明代」。此說亦誤，因蜀人稱辣椒爲辣子非海椒也。若以字面論，唐人口語多「子」字，如瓶子、杯子、燈罩子之類，至今影響川中語言甚巨（按此由於唐代成都爲政治經濟之第二中心）今蜀人稱辣椒爲辣子則謂之爲唐以前即有之物，亦非不可。且蜀人嗜辣，早見諸古典籍，蜀志「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就是證明。左太冲蜀都賦：「其圃則有蒟蒻茱萸，」李善注：「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據李氏注以蒟爲蒟醬，其所述之形狀爲荷蒟，故人以爲荷蒟醬（蒟又作杞）但荷蒟醬并無辛香。川中國學權威林思進（山腴）老先生注文選謂，「蒟即今之海椒；海者醢之謂字，椒者辛之大名。」其說詳審，不便一一引出，除足更李善之誤外，且足證辣椒漢時已有之。（8）

附：本文各段皆有所駁，非作者各自爲說，如二駱一段係正緒貴先生之說；揚雄宅與蒟醬爲正恨本先生之說。

注：（1）楊某指楊叔嶠，或謂清帝所賞者爲另外二司。

（2）國學院後摭入川大，遺址在華西垻，今爲濟川中學女生部。

（3）蜀中名勝記原文作「按今在藩司西南隅屬城

之北，與郡縣俱移來者。」文不可通，豈有將古蹟隨意遷移者。

(4)按當漢時無新西門，本文所指皆今地名。此處所言之地，在今西較場北隅。

(5)水東門即今造幣廠送煤之河道及其水閘。

(6)成都沿代沿革考原載哈佛燕京學社出版，華西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之華西學報第五期考證部。

(7)係川人指「假作風雅之人家」的一種譏詞，

(8)文選又有「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句，故更可知今廣東等地之有辣椒，亦自蜀中傳出。

南嶽紀遊八首　冼玉清

初登南嶽

萬方多難此登臨。(用杜句)顛沛猶存物外心。俯視下邦塵障眼。勞生奚似住山深。

從福嚴寺至磨鏡台

蒼松銀杏颭風旛。(註一)共識南宗七祖尊。悟得磨磚能作鏡。(註二)禪機原不在華言。

遊普光寺藏經殿

避亂宸妃號惠慈。(註三)香塵已渺賸花枝。(註四)鳴蟬舞蝶風光裏。(註五)又拜藏經廡殿帷。

登祝融峯

撥開雲霧立峰頭。一派衡湘眼底收。萬象渾歸明滅裏。輕衫又度萬山秋。(註六)

上封寺坐月

朗然碧落出冰盤。萬壑涵光漾月瀾。玉臂忽驚涼似水。始知高處不勝寒。

觀日台待日阻霧久不見出

霄漢常懸捧日心。(用杜句)遲明佇立翠微岑。乾坤底事惟元氣。四顧茫茫霧靄深。

白龍潭晚泳同薛岳夫人姊妹

翠柏澄漪渚不驕。紅薯白黍味偏饒。(註七)臨流濯足添鬟影。豈獨江東有二喬。(註八)

離嶽口占

十月山居百不聞。唐詩哦罷又梵文。歸來拂拭尋幽屐。脚底依依有白雲。

(註一)福嚴寺為懷讓七祖道場，寺前有亭頂古松及銀杏各一株，相傳為二千年物。

(註二)懷讓取磚用石磨之作鏡，其弟子道一問磨磚何能作鏡，讓曰：「磨磚既不能作鏡，坐禪何能成佛？」道一遂大悟。

(註三)普光寺為六朝慧思祖師道場，陳後主妃曾避亂於此，法號惠慈。

(註四)寺林木蔥蔚，花有洛陽球樹有連理枝最特色。

(註五)一路所見。

(註六)山中氣候有三變，山脚中山與山頂寒燠各異。

(註七)薛夫人是日以此餉客。

(註八)薛長官伯陵夫人與丘行長國維夫人為方氏女。

四九—〇一六

美麗的臨潼

何正璜

在西北，冬日旅行，並不是快樂的事，但是我們故意想起在雙十二的一天到達驪山，委座蒙難處，所以在十二月十日，便站在長安車站上，等待隴海路東行的綠鋼皮到來。

夜十一點，火車停在臨潼驛站裡，還有二三點微光，能勉強照着旅人各自尋得路途，夜風掠面如刃，令人不敢凝神對着迎面的北風，直奔向離站最近的一家雞茅小店。

一個駝背老叟，用豆光小燈領我們鑽入一間小房，房中土炕上舖一塊破蓆，另外一塊木板釘在牆上，算是桌子，此外一無所有。老叟轉身即走，並帶走他的小燈，我們被丟在這淒冷陌生的土屋裏，尋出燭來燃着，窗外北風呼呼的響，燭焰也搖搖不定，手還不能解開行李，深夜了，多少人在甜夢中，誰知道冬夜的天空是這樣的灰暗，沉重。

次晨起來，霜重發雪，路地踏時有聲，烏鴉三五，在霜地上徘徊，此外一片漫漫的郊野，可是回首一看，發現美麗綿亘的驪山如紫翠交嵌的錦屏，聳立在東南方，我們被這瑰麗的山色所引誘，決心冒着晨風立刻前去。

由車站到城中，據說是五里，一路全是煤渣大道，寬整平坦，兩邊時有挺直的白楊，樹外是無盡的被濃霜蓋着的田野。

半小時，抵臨潼西門，城門小巧有趣，我們想先安好宿處再入城，所以人力車並未停下，車繞城牆而行，在城與路之間，灣灣的流着一渠清水，在重霜中毫無凍意，知道一定是流自溫泉，這小小水渠一直和城走着平行線，做成了這小小古城的護城河，沿途白樺和垂柳點綴這溫柔的潺湲，竟在枝頭上保存着綠色的葉子，這是其他各處所見不到的。約半里，繞過南城門，向右轉直對驪山，從此白樺更密，整行夾道，成羣的白鵝，散步在路的兩旁，迎面一架木牌坊，上書「大地陽春」四大字，坊後一面國旗，被北風吹得平展的拍拍作聲，勇敢而且明朗，驅走了畏寒者的怯意，不一會，車已拉到華清池大門前，內有中國旅行社辦的溫泉旅社，我們即下榻於此。

在這裏可以獲得辛苦和寒冷的報酬，也可以令人有到了陝西而不到臨潼將是一種大遺憾的感覺，冬天在此幾乎失掉了威風，池水清碧，潺潺的繞着掩映交錯的亭台，水中還留着殘斷的荷枝，白鴨子們在裏面活潑的追逐，這樣的景色，對於我們真是很生疏了；在小橋上站了好一會，才跟着茶房走上轉灣抹角的重階，停在一間小房前，開開門，居然明窗淨几，室外散長着絳色的野菊，我們剛從雞茅小店來，立刻就滿意了。

早餐後，即由華清宮邊門沿小徑上山，霜才化凍，小路崎嶇泥

滑，極難攀登，但是想拜謁　委座蒙難聖地之心過於熱切，並且已有許多兵士越我而前，我不願貽笑他等，努力登上，待得上至懸崖時，手已因攀折荊棘而刺破，鞋上的濕泥也已重有幾斤了。

我不能以平凡的句語來形容這一方莊嚴有意義，永遠在史蹟上含有尊敬教訓的名地，這裏三面都是巖石，一面臨空，在雙十二以前，此處名爲「虎斑石」，十二月十二日事變驟起，　委座本在華清宮內，聞得叛變消息，潛越邊門，蹈叢草亂石上山抵此，以避受辱，一時槍聲四起，　委座詑立此處，後雖爲叛軍發現，但爲　委座平日人格精誠所感召，咸棄械拜伏，不敢傷害，轉報叛戎，特命人專迎下山，始離此地。

現此半圓形之陡壁上，刻有時賢題字頗多，尤以戴院長所題之「民族復興石」最爲妥切，因該時實爲整個民族存亡興衰的關鍵，事實的演進，設有不幸，則此五千年來偉大民族之前途，實有不堪設想的惡運，所謂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安危，其被中外所稱頌，景仰，的確不是偶然的。

驪山自周至唐盡是令人譏諷可笑可歎的艶事所在，時至今日，居然有如此一段莊嚴崇高的史蹟，留在此山之上，永久使後人帶着尊敬的情緒來拜謁，因此驪山由這一代巨人的偉蹟，而亦令人高山仰止了，我想山靈如果有知，當如何的感覺榮幸。

站在這裏，雖然僅及全山之少半，但是已經可以窺見臨潼的小小城垣，城作不規則的方形，縣署文廟等建築，都清晰的排在眼底，華清宮全址更近在足下，四郊的景物地勢也一一可指點着這小寨似的縣城，我們藉立在這山的機會先來敘說一下它的沿革，和一些溫掌的歷史：

相傳古代女媧氏曾在此居住，所謂「女媧氏立治於中皇山之原，繼興於驪」，驪即臨潼最古的名稱，殷商時稱驪國，在現縣治東二十四里有古驪城遺城，周時爲驪戎所居，竹書紀年有：「成王三十年，離戎來賓」離戎即驪山之戎，其故址在今治東三十五里之處。秦時名櫟陽，乃秦獻公所置之都邑，秦亡，項羽以秦之降將司馬欣都此，稱塞王。漢初析爲二縣，除櫟陽外，另一半取名新豐，乃高祖定三秦後，都於櫟陽，仿其故鄉豐縣之市井風物，以慰其鄉思極殷之老父的，因名新豐。五代稱臨潼爲昭應，今日之縣址，乃天寶七年所設定，至宋代大中祥符八年，才開始有現在的名字。到元代至元四年，才將櫟陽歸併合治。城垣初築於天寶，明代重修，城門四，東北名集鳳，北名臨渭，西名永豐，南名雜清。明崇禎八年，洪承疇曾大敗李自成於此。

人言驪山四僻處，尚遺有古代巨柱，據云乃當日始皇作阿房宮時的驪山閣道廢礎，因其在深山之內，未能往觀，不然我們親履渭河南北，驪麓前後，考察當日阿房的舊址遺痕，其範圍之廣大遼闊，實是令未親見的人難以置信的。

繼續向上登攀，有一處濃林茂葉，青蒼特甚的地方，今名中山林，而在唐代時，此地乃是有名的長生殿，當日的長生殿，並非寢殿，乃是皇帝去朝元閣聽政以前整沐之所，后妃所不能到的地方，而明皇因特寵貴妃，曾攜貴妃兩度蒞此，一次是天寶四年，玄宗幸驪山，適逢貴妃生辰，特命大設宴樂於長生殿，恰好忠州遞進荔枝，開籠香滿一室，李龜年因作「荔枝香」之詞曲以獻，杜牧名句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即是詠此。再一次是天寶十年七月七之夜，明皇於夜半時，休退侍衛於東西廂，邀貴妃肩而立，仰天密誓，當時各情，在長恨歌及一切外傳中可見，不過，當時近侍衛尚且休退，白香山老先生如何得與聞其誓的呢？

今日長生殿的遺址，當然是毫無存留，我們也無法想像當日的豪華艷麗，只覺得若在此有一高台闊廊，於風清星密之夜登臨眺望，是非常適宜而有特殊風趣的，因爲這是明皇貴妃艷事的舞台，不覺聯想到不久前曾去弔臨過的馬嵬坡邊的黃土孤墳，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觸，風吹林梢沙沙作響，似乎是當年環珮笑語的餘聲。

除長生殿外，在唐代，這附近百里之內，都是精緻的離宮別苑，珠樓繡閣，現在雖然都已蕩爲煙雨，而尚可考其舊址，指其方位。

時間尚早，決定繼續登上，約半小時，到達驪山第二峯上之老母殿，殿宇似甚古老，中居老道士，正殿內供驪山老母像，即傳說中李荃受教黃帝陰符經之老母，白眉銀髮，微笑端坐，頗有慈和之感。

此處因較高，乃驪山西峯之巔，立於殿門前，可遙見渭水風帆，景色甚佳，并可望見驪山全景，驪山一名浮脈山，綿亘五十里，山之本身，崇峻不及太華，綿亘不如終南，幽異不及太白，但爲三皇舊居，媧聖所興，又加周秦漢唐以來，代多遊幸，經歷朝刻意經營，驪山便躋入名山之列了，加之溫泉出自山麓，更非他山所能及，尤其在唐朝，驪山東西二峯上，遍植各種花卉，四季望之皆如錦繡，因名二峯爲東西繡嶺，錦繡之山嶺上下，又佈滿金碧玲瓏之宮館樓院，遙想當日盛況，真是驪山的黃金時代。

從這裏向西望，可以看見附近一個稍低的山頭上，有一座寺宇，現名老君廟，以其內久已荒蕪，故未前去；不過，那却正是唐時朝元閣的舊址，王建詩：「朝元閣上風初起，夜聽霓裳玉露寒，宮女月中更替立，黃金梯滑並行難，」由此詩中可以想到朝元閣當日的豪麗，現在雖然遺跡不存，可是還有一點前朝的風韻，即是白楊現仍濃茂，這和杜常句中的；「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很相符合。不過，秋夜風緊時，白楊的殘葉，只好落在荒廟塵土中，而不能落在黃金梯上了。

下山坡，走過山溝，又上更高的山坡，是爲東繡嶺。山峯絕頂上，有殘磚一堆，亂雜在黃土荒草中，這乃是有名的周幽王烽火台遺址，從幼時，即所說幽王寵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乃舉烽火於

四九—〇一九

驪山以戲諸侯，諸侯慌忙趕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來犬戎寇境，幽王再舉烽火，諸侯以為戲，皆不引兵來救，幽王便被殺於驪山之下，當日覺得是很有趣的故事，想不到今天竟親臨其地，實為意外。在這裏我想誰也會同樣的想到一些景象，即在這高峯上，當日是放着如何沖天驚人的烽火，諸侯們又是如何慌張騎馬振戈的四方趕來，而那一位不好笑的絕代美人，在那種情形之下是如何破例的放聲大笑了。這一切本來是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往事，可是一站在這殿台荒峯上，却令人易於幻想到這一切似乎很新鮮的正演現在目前，這真是一個非常不嚴肅的故事，而却是歷來引以為戒諫帝王的教訓。時代已經使我們不必再去絮絮批評其功過，只是褒姒那一次的傾國大笑，究竟是如何笑法，却是令人難以想象，那當然和在她一千多年後在同此山麓下曾回眸一笑的楊玉環的笑，大有不同。總之，驪山真是一個特別的地方，為什麼千古流傳的美人笑聲，都恰恰響亮的發出在這裏？

唐敬宗寶曆元年冬，幸驪山宮，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首而諫：謂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敬宗因笑答：「驪山果若是之凶耶？我當前往一驗汝言！」真的，驪山本身果然是如此之凶麼？

冬季日短，不覺已是將近黃昏，即由烽火台東坡下山，沿山腰東南行，路既狹曲，又為荊棘亂石堆滿，頗不好走。黃昏中到達石甕寺，因寺前有石甕谷，谷中有水，瀑激如飛泉，水擊石成臼，如甕形，因以名寺。據說西嶺谷下有玄宗題詩，及王維山水畫，現已遍覓不得。昔日寺僧於飛樓上，懸轆轤斜引修綆長二百餘尺，以汲甕泉，出紅樓高樹之梢，想那景象當頗有趣，可惜現在也不再有，僅僅剩得清泉，終年淙淙激迴而已。

由石甕寺側，擇路下山，及抵旅社；已暮色深深，人也疲乏不堪了。

十二日，因昨日一天太疲倦，今晨起床後，即往溫泉中入浴，溫泉在旅社範圍以內，由房中下石階二重，即到湯室，分四種；一為雙人池，二為單人池，其地約當於昔日之御湯，是九重之尊的皇帝沐浴的地方；三為貴妃池，一名海棠湯，又名芙蓉湯，即當日太真「春寒賜浴華清池」的所在；四為長湯，乃昔日妃嬪宮娥共浴之處。前三種皆酌收浴費，第四種可令人自由沐浴，各池皆砌磁雅潔舒適，泉水又溫涼適度，並且溫泉清澈，不帶其他溫泉所有的一種刺鼻的臭氣，浴後能使皮膚滑膩輕鬆，更是別的溫泉所不能及的、即不論其歷史趣味，而只這本身所給予遊人的嘉惠，也使人非常對它留戀的。

此溫泉最初被人建為沐浴之所，遠在秦始皇時，當日砌石起宇，名驪山湯，唐貞觀十八年，重新營建宮殿，名溫泉宮，天寶六年改名華清宮，據說當日的宮殿建築以及內部溫泉的設備，都是極其

豪麗奢侈的，關於這地點及人物的事蹟在溫庭筠長詩中描寫得很好很詳細：

「憶昔開元日，承平事勝遊，貴妃專寵幸，天子富春秋，月白霓裳殿，風朝羯鼓樓，鬬鷄花蔽膝，騎馬玉搔頭，綉轂千門妓，金鞍萬戶侯，薄雲欹雀扇，輕雪犯貂裘，過客聞韶護，居人識冕旒，氣和春不覺，煙暖霽難收，澀浪涵瓊甃，晴陽上彩斿，卷衣輕鬢懶，窺鏡淡蛾羞，屏掩芙蓉帳，簾褰玳瑁鉤，重瞳分渭曲，纖手指神州，御案迷萱草，天袍妒石榴，深岩藏浴鳳，鮮濕媚潛虬，不料邯鄲蝨，俄成即墨牛，劍峯揮太皥，旗焰拂蚩尤，內嬖陪行在，孤臣預坐籌，瑤簪遺翡翠，霜仗駐驊騮，艷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早梅悲蜀道，高樹隔昭陽，朱閣重霄近，蒼崖萬古愁，至今湯殿水，嗚咽縣前流。」

浴後，返室中小息，王縣長來訪，其人頗爲幹練，約以晚間在西秦飯莊便餐。

我們則於午後起程至離此約有十四里之始皇陵，今日風頗大，逆風而進，一小時方抵達陵下，因陵之坡度甚緩，所以我們很快御登上陵頂，頂上廣闊平坦，高朗可以遠眺，惟風極大，衣髮亂舞，不能久立，乃下在陵的中段，有階段處小坐休息。

這就是歷史上描寫得嚴峻可畏的秦始皇的葬地，我們現在所登的這小山丘似的黃土中所埋葬的，乃是一代專制魔王的枯骨！

關於始皇陵內的豪奢，可以引看各書的記載：

漢書賈山傳：「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鑄錮其內，黍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

漢書劉向傳：「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三輔故事：「以明珠爲日月，魚脊爲脂燭，金銀爲鳧雁。」

水經注：「斬山鑿石，下涸三泉，以銅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勢。」

水經注：「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

總觀以上各項記載，若非失之誇張，則此一丘黃土中，實儲珠寶之倉庫，其豪侈可稱爲中國各代陵墓之冠，自古至今，除漢武帝茂陵稍可比擬外，恐是空前絕後的了。但葬僅數年，即罹項羽之大規模掘發，眞是所謂其葬愈厚，其發愈速，這又豈是始皇生前所能料及的？

陵形似一自然之火山，四面弧度甚緩，頂微凹而遠望條平，高

約七十五丈中部有整齊之階段，陵基四方形，每方約千六百餘尺陵基外圍有長方形之殘垣遺址，想爲當日之外院。若以外院周圍估計，佔地約萬方以上。陵邊以迄外院附近，瓦礫殘片，俯首可拾，堆積最多之處，幾乎成一小丘，完整者甚少，而字紋花紋猶可於各殘片中拼合，得以辨識，其花紋與漢代各陵上所見似無大異，以秦漢相去甚近，其紋飾同一風格，當屬可能。惟遍行陵上，完整無隙，實在令人不信項羽曾以三十萬人來發掘過的，陵前無一碑碣，即舉沉在歷代各陵上皆立有之巨碑，亦付闕如，是舉沉不承認始皇是中國帝王之一，還是惡其爲人而故意不立，實不可解！陵近驪山之麓，有細泉由山谷中流出，細草蔭深，雖在冬日，牛羊仍得徜徉於陵之四周，享其盛饌，景色黯然，似乎在這巨塚中埋葬的並不是在史冊上以剛戾驕奢峻刻著名的秦始皇。

不過功過若分析清楚，始皇並非異心可怕的惡魔，若以國家整個改革與創造而論，則實爲一大功臣，周末的春秋戰國，割裂分據，使中國形成最破碎的局面，連年征伐，民無安日，秦起而兼併六國，統一海內，以剛毅機智的手腕結束了紊亂的局勢，這對於國家的立場實有偉巨的功績。統一以後，國內尚存有遊說詭辯之徒，專以言詞危聳聽聞，而博官印，他們在戰國時，曾大顯身手，大出風頭，他們絕不肯服國家的政令，而加社會以紛擾，在國事初定之時，實不能不大刀闊斧的來處置他們，這即是始皇最大罪名的「坑儒」其實，那並不是儒，而是訟棍之類的辯士，他的處置或屬殘忍嚴酷，但爲了整飭風氣，保護統一，未嘗不是大有不得已的苦衷。至于對國家的建設改革，如廢封建，改郡縣，書同文，車同軌等，都是不朽的政績。對國防，則築長城，屯兵邊域，減少了幾百年外患的威脅，其功過相抵，實在罪少功多，是值得在中國史上以金字寫名字的一個人。

日暮風緊，乃相率下陵，走向歸途，沿途因拾取磚瓦碎片過多，沉重不克速行，一路上晶瑩透明的石塊甚多，溪邊更遍地皆是，以此地接近產玉的藍田，或亦含有玉質，農人多以此類美石築阡陌或短垣，閃閃發光，這樣美麗而潤氣的阡陌，到也少見。

返回溫泉旅社，王縣長已派人來催請過，因又打起精神，步入城中。

十三日，起身較早，因爲今天需要一整天功夫，到離此二十里之新豐鎮往返，並且要於當晚乘火車返回西安。

在草草早餐後，即乘縣車向縣之東北行，二十里抵一小鎮，即古之新豐驛，今稱新豐鎮，鎮上極熱鬧，遠駕縣城之上，市上最多的是韭黃，鮮嫩異于他處，是本地名產。

新豐古名驪邑，到西漢時，高祖定都櫟陽，其父太上皇居宮不樂，鄉思極深，高祖因在此處作一新縣，衢巷棟宇，市井風物，悉同其故鄉豐縣，並且移徙故鄉友舊居之故名爲新豐，太上皇才大爲高

與，據說當日新豐與豐縣相似之程度，是故人所帶來的雞犬都能自識其家門院落，可見是完全一樣的，這眞是一件有趣的事，也只有昔日的帝王才能做此有趣的事。

在唐朝，似乎新豐是一個很繁盛的地方，記得王維與白樂天常于詩中詠及，王維的少年行：「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遊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爲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即是一個例子。

在小茶店稍憩，即登上新豐南原，原臨下河邊，俗稱「項王營，」實際上只是一片荒丘，頗爲荒涼。原上有一小碑，上刻：「漢代名區，南原鴻門楚覇王宴高帝處，」這便是有名的古鴻門坂舊址，項羽駐兵四十萬與沛公會飲於此。想象當日一個成功的皇帝和一個失敗的英雄，在此舉杯的情景，營帳森嚴，劍光燦爍，與今日的衰草亂石相對照，實不勝今昔之感。

項羽，這個英雄，也可以說是魔王，當他在此地宴沛公時，天下情勢實還較爲有利於他，他若在此地毅然的殺了沛公，歷史當改變現有的寫法，在那樣周密的預謀下，他終於忠厚的讓沛公走脫，笑壞了張良，氣壞了范增，雖然在決斷上他是失策，可是也就表明了他較沛公遠爲厚道不僅這次，即扣羌太公及呂后多年，而無恙無犯的釋出，和守鴻溝爲界，楚漢相安的諸言，而引兵自退，這都是鄙詐的劉邦所不能的。尤其是最後敗到垓下，在四面楚歌聲中，翻然與虞姬烏騅泣別，而自刎於烏江之上，眞是極其淒慘的結局，他並非不能渡過烏江而圖再舉，以他的能力實有恢復壯業的可能，那以後究竟是誰家之天下，眞未可必，而他却爲了「羞見江東父老，」拒絕渡河，這種「知恥」的心理，使我深深的感動，欽佩。縱然他是失敗了，而他的人格，實遠在成功的高祖以上，從來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實在這個寇比那個王還要王道得多！立在這日薄風寒的荒蹟上，遙想着二千年前曾經以智與力熱鬧的演過一幕偉大歷史劇的這個舞台，對于那一位失敗的英雄，實在寄有無限的感懷！

由此更五里，有秦王陵，位於戲水原上，更十里，則有周代名醫扁鵲之墓，相反的方向約五六里，有秦朝子嬰墓，但皆荒蕪不堪，時間又來不及，故皆未去，在鴻門坂憑吊後，即由新豐道赴華清池。

臨潼因地近長安，所以風俗等多半相同，不過細細訪察，探問到幾點有趣的，附記於此，即立春之日，家家皆吃春餅，名爲「咬春，」這個咬字，我覺得用得太可笑，春而加之以咬，其情趣可知！其次正月二十日，戶戶人家都製一種極薄的麪餅，再擲屋頂上，名爲「補天，」據說是紀念女媧氏的遺風，這眞是新穎的話，再就是婦女雖作濃妝，而首上必飾以白布，問其道理，乃因山名太白之故，這也眞是想入非非了。

臨潼，在天寶年以來的小古城，雖然我們在這裏只就擱了短短的四天，而竟歷遍了周秦漢唐各代的遺跡，令人沉醉於明麗的

山水之外，更沉醉於深深的歷史趣味中，時代雖已改變，而驪山依舊瑰麗的聳立，溫泉依舊清瑩溫柔的滲流，令來遊的旅人得到在其他古蹟中所得不到的實際賞惠。在戰時，牠是被丟在冷淡中，但相信將來，這美麗的小古城，是會有一頁燦爛的記載的。

綠鋼皮又停在站前，我們跳上找到坐位，從窗口中，紫翠交映的驪山，慢慢退逝在暮靄沉沉裏。

癸未夏囿公在安順六月廿日忙中偷閒往黃果樹觀瀑作長歌記之

平生慕霞客。好遊忙中得。閒情在山水。憂懷爲家國。勞怨我先任。勝奇我先陟。西南國脈通。黔中非荒僻。到此緣偶然。謝公展遊屐。黃果樹早聞。瀑布傳奇迹。安順去非遙。一時車程即。胸坎煩俗塵。來醫林泉癖。乍見不能言。心神爲驚惕。繞道遠復近。盡觀正又側。上視河拖尾。下視雲垂幕。滾滾天上來。銀瀉瑤池液。金闕縱矯龍。飛遊無阻塞。晶宮掛珠簾。中有仙子匿。沸濺氤氳騰。却覺寒氣迫。傾瀾合又分。縷縷巖角擘。玉杵舂山根。搖搖動危壁。凡響久絕耳。到此聞洶濤。(此聾人之句也)瑩潤肥潤流。瓊漿膩兀積。躍躍鮮明珠。條條白圭璧。濃綠幽谷中。長留雪練帛。橫開十丈餘。空懸三百尺。克柔且克剛。萬夫不能逆。憂懷一時忘。胸坎俗塵滌。倒翻江海。溢滿湖澤。怒吼怒吼。霹靂霹靂。終日終月終年終古瀑未終。雄聲雄氣雄貌雄體蓋世雄。瀑前得消鬱。因見泱泱大國風，欲剪瀑布億萬丈。洗恥拭血效神功。安得聲好心與腦。瀑沖清醒報國忠。公理異源流同合。瀑聲不絕吼大同。觀瀑隨大欲。歸夢萬事足。勞忙又入俗。枕上奏神曲。

倪小迂未是草於安順客次



黃果樹瀑布偉觀

四九—〇二四

甘寧二千四百里

岳劍寒

三十一年五月，因公有寧夏之行，當時筆者在武威工作適逾二年，靜極思動，亦亟願改換環境，以獲得更多旅行之機會。由該地赴寧夏，本有一捷徑可循，騎駱駝過草地約九日可達，惟須繞道於阿拉善旗之磴格里沙漠，時值盛暑，漠野旅行，棲水宿草，在筆者意想中為極艱苦之嘗試；復次如携帶公物，又兼拖家帶眷，經此浩瀚長途，其中治安與食宿等問題，均有賴於事先充分縝密之籌劃，方克有濟；否則如無周詳準備，意外困難或將難免；籌維再四，為安全起見，決定隨汽車取道皋蘭以抵平涼，再由該地轉車循平寧公路經固原海原直入寧省，此行全程約二千四百華里，按公路局規定汽車實際行程，祇須八天便可到達，而筆者却費去七星期以上之長久時間，始獲完成；稽遲之故，當然不完全是由於交通方面的原因；好在沿途所經大都為西北較大城邑，藉此時機以體認西北之一般情況，采風問俗，亦屬快舉，爰將此番旅途日記片段，輯誌於此，以期能供旅行西北者之參考。

漫談武威

武威為此次旅行之起點，自古關於武威之記載，炳耀史冊；抗戰以來又為國際通道所經，因此引起一般人士之注目。其地秦代為小月氏所據，漢武帝元狩二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率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渾邪王懼誅降漢，乃開河西四郡，武威其一也。唐開元之世，曾於此設河西節度使，以隔斷羌戎，宋為西涼府，及西夏王元昊稱帝，西敗回鶻，攝取河西地，於是乃為夏所據。明清皆稱涼州，今改武威縣，自古為軍略要地，歷代諸強角逐之場；所秦漢以還，我國的絲綢，曾由此入西域轉輸希臘羅馬，因有「絲路」之稱。漢明帝時佛教自西域經此傳入中土，而兩漢隋唐有清諸代經營西域，亦咸以此地為一經略據點，資內攘外，其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見。

縣境自東徂西長一百九十里，南北闊百一十里，西南阻祁連以與青海為界，東北撲長城以與寧夏接壤。地勢西南高於東北，而祁連山的高度，通常均在雪線以上，因此北方的冷氣流可以通行無阻地吹來，而南方的暖氣流却被摒擋在祁連山的南麓，山頂終年積雪，所以古人寫到祁連山的嚴寒凜冽，有所謂「勢壓番戎六月寒」之句。至關於祁連山命名之來由，蓋指天山之意，匈奴呼天為「祁連」故名，沿山麓因有雪水浸潤，水草豐盛，為理想的游牧區

域；匈奴謌有云：「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一語，可以充分反映祁連山對於游牧民族生活的依存關係。迄今祁連山麓的四週，仍被游牧「番」胞視爲理想的「生存空間」。近年來少數的哈薩克人也移徙到這裡，武威的土著漢人雖並不完全依賴畜牧爲生，但連山的雪水却是他們生活之泉源，每年初夏雪水自山中融注，冲刷成無數溝渠，使武威千萬頃的農田，經此灌溉而成爲沃土，由此博得了「塞北江南」的頭銜。

俗諺有云：「金張掖銀武威」，這「銀武威」的繁榮場面無疑地是靠了祁連山的雪水來支撐的；其縣境地勢自西南向東北傾斜，平野迷漫，遠接廣漠，利用雪水構成的川渠，因得支幹密佈，縱橫交錯，極灌溉之利，故農產富饒，河西及隴右一帶皆無出其右。全境有金渠、大渠、永渠、雜渠、懷渠、黃渠等六大水道，耕地面積約壹百零二萬餘畝，農產以小麥、黃米、豆蔴、土靛之類爲大宗，菜蔬瓜菓亦多生產。鑛產方面，而煤炭砂金均蘊藏甚豐。而祁連山中之鹿茸麝香尤爲珍貴之藥料，每年運銷東南各省價值頗巨，有此大量寶藏，依經濟情況之見地以着限武威的確是够得上「銀」的條件，堪稱爲「塞北江南」。然而僅憑天賦的先天優越環境以代表武威的真面目，是不够切實的，如果我們不深切地去體察觀察，將得不到一個正確概念，因爲事實上今日之武威，正有着大多數的廣大群衆在飢餓綫的邊沿上打滾，這當然是受了歷次兵燹地震災荒打擊的結果。這裏的小孩子之不穿褲子最初原因，自然導原於窮近；幾年來積習相沿，居然蔚爲風氣，好像小孩子不穿褲子是應該的，尤其難堪的是成年婦女也頗不少「褙褲不遮羞」而徜徉街市者，這實是一件有失體面的事。此種事例，推而廣之，以及於僻遠一點的農村，其情形更普遍地惡化，農村裏生活困苦的情況簡直令人難以想像，這幾年禁種鴉片，以致減少了他們一部最優厚的收益，同時在高利貸，旱災，疾病等多方的侵襲之下，生活程度日趨低落。在過去，當地駐軍，曾部份地做了一些救濟工作，可惜杯水車薪，只能救其急，而不能濟其貧，所以直到現在，蕭然四壁的農戶，除保有一些簡單農具外，祗能勉强地每天吃一點「山藥米拌麵」度日。棉花在這裏向來就很貴，因爲河西各縣根本不生產，而敦煌縣尚在試種時期，所以民衆衣被所需完全靠陝西省運濟，其因長途運輸而影响成本的高昂，是不言而喻的事實，無怪一般貧農都難得保有一床完整的棉被，通常是置備一件四季常穿的「沒面羊皮袍」，以之日爲衣着，夜爲被蓋，一年之間，有大半年必須睡暖炕，而暖炕也就是極大衆化的禦寒恩物；在西北各地，差不多每一間住房都有一個土炕，炕便是房屋中的一個主要部份，炕的大小約佔住房面積之一半，自秋迄春，永遠填塞着冒烟的馬糞，燒得滿炕火熱，以資取煖。在此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像在風雪之夜，多數貧苦大衆，無被褥禦寒，僅憑煖炕以與飛雪搏鬬，是如何殘酷的一幕悲

劇！在二十世紀的今日，由於科學之演進，人類智能已開始征服了自然，不幸在西北這角落，仍有着廣大羣衆毫無抵抗地橫遭自然的宰割，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現實。

另一方面，武威的城市景象却相當華麗壯觀，城內有一條現代化的馬路，從東到西迤邐三四里，大小店舖在六百家以上，分爲山西冀豫甘陝等幫，可是山西商號却整個地掌握了武威商業的覇權；如果按目前物價水準以估計他們的財富，確實有些使人咋舌，這固然是戰時資產增值之結果，但如非在過去奠定了健全的基礎，也不會造成今日優越的地位；我們對於正當商業的合理經營並不反對，祇希望它不是無裨於國計民生。

在以前，大量工業品由平綏路湧入大西北的內地，武威也是最主要的集散市場之一；工業品的不斷內流，說明了內地經濟情況之殖民地化，直接的造成了一般國民經濟的窮困。所以在戰後，建立西北之民生工業以鞏固民族經濟之壁壘，當爲切要之圖。

武威有國立中中交農及其甘肅省五家銀行，各以其特殊之使命出現於當地金融市場，對於當地繁榮景氣之培養，誠然頗多功績，不過武威究竟仍然是個純粹商業的城市，多量銀行的增設難免有信用膨脹，刺激物價，爲害經濟的惡果；而且銀行的任務，不向其特殊之使命爲何？綜合言之，要皆以扶助生產，發展經濟，裨益財政，福利民生爲最後之鵠的。筆者以爲今日內地銀行之過分集中，分佈不勻實爲一種偏依畸形之現象，往往富庶之區則爭先恐後，邊僻之地又裹足不前，致金融網之完成無期，兌匯國之擴展莫由，不僅銀行之最高效能不易發揮，而多家銀行疊床架屋之結果，徒使人力財力之虛糜。筆者深望國家銀行今後能轉變爲國家經濟的醫院，對於一切病態經濟及金融現象，充分施予醫治的手術，血向貧血者輸送，可以使之成長爲健康之軀，如向强壯之人輸血，或將充血而死，以故此後銀行應具醫院之精神，不應以營利爲目的，尤其是分佈要均勻，對邊遠經濟落後之區應起輸血營養之作用，勿以損益盈虧等末節是務，方能有裨於國是。

這幾年，由於國民財富的再分配，武威也應運而生地產出一羣富戶來，奢侈之風大熾，悖入悖出自古已然；以視一般平民之日夕呻吟於飢寒者，又是兩個天地；所謂「朱門酒肉臭，道有餓死骨」一語，或爲形容過甚之詞。實則在抗戰期間，肥了商人，瘦了小百姓；肥了城市，瘦了農村，則是鐵的事實。

因爲武威在漢唐盛世是一個軍略要地，又爲經略西域諸國的據點，所以自古就是很繁盛熱鬧的城市，在唐朝時候，相傳有「燈火十萬家」大約是個四十萬人以上的都會，其盛況較之今日，猶有過之。不過自秦漢以降該地常爲胡人盤據，漢族與羌戎混居的事實，由已久，其人口之繁稠，並非一朝一夕之事。所有唐代在涼州有河西節度使之設，其目的就在於鎮撫這些與漢人雜居的

甘當二千四百里

羌戎當日漢胡雜居的情形，可以引證唐人岑參的幾句詩來：「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然而今日武威人口大約祇得三十二萬之譜，與曩昔的盛況相較，無疑地像是有些遜色，這也許是當日混居羌戎的遷徙所致；而歷次災荒地震亦為促使人口減少的主因。雖然如此，武威人口在整個的河西各縣中，目前還是佔着比較龐大的數字；不論在任何方面看來，它總還算得是河西的首邑。

武威的氣候，也正如河西的其他城市一樣，因為遠距海洋，緊鄰山嶺沙漠，無海洋風之調劑，故純屬大陸性氣候。冬令嚴寒刺骨，盛夏間亦炎熱如焚，氣候轉變極速，頗有驟著驟寒之勢；往往雖時值炎夏，驕陽臨空，忽然狂風驟起，黃沙遮天，大雨傾瀉，氣候突寒，立須改穿夾衣或棉衣；及至雨霽，南望祁連，則白雪皚皚，與烈日爭輝。是以旅行西北，必須具備四季行裝，方能適應天時之變化，俗諺所謂：「早朝穿重裘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者，係指西北氣候變化之無常。

至於教育，在清季原極發達，不幸鼎革以還，災荒頻仍，禍亂相尋，教育設施，幾至完全催毀，迨經駐軍馬步青竭力整頓，方得復蘇，其創設之青寧中學，規模宏大，設備之完善，為河西各縣之冠，並分設青雲小學三十餘處。全體學生在四千人以上，除此而外，有省立師範及中學各一所，師範附小一處，縣立小學六處，區立初小一百餘處。以教育現況而論，武威不僅在河西首屈一指，即在整個甘肅省內亦佔有相當地位，這可以說是比較好的一點進步趨向；當然這一點進步的趨向，還是得之於馬氏之努力提倡，才有今日的效果，所以論及河西一帶教育事業之開展發皇，馬氏熱心扶助之功績是值得稱道的。

甘新大道

五月二十一日早晨九點鐘，整裝登車，踏上甘新公路，向東南急駛，這條公路，西起甘新交界之猩猩峽，東達永登縣之紅城子，全長約一千一百餘公里，係由馬步青氏負責修築；馬氏兼任該路督辦，採用兵工興建方式，故工程完成頗速，此一國際通路因得暢行無阻，尤以路面平坦寬闊，汽車行經其上，可以發揮最高速。率兩旁綠柳成行，蒼翠一色，增進征人興趣不少。這條路在過去二千年以來，即被利用作為重要的軍事交通路綫；在中國與胡族爭生存的鬭爭史上，盡過最大的責任。抗戰以還，由於戰局之演變，又重新地被重視起來；它是我們對外交通幹綫之一，從西北的漠野中再度被發掘出來，担當神聖的任務。十一時許車過張義堡，途中迎親之驛車一輛對面駛來，其車頂有「錦毛獅王」四字之題句，車門兩旁貼有紅紙對聯一副，文為：「新人上轎安且泰，新人下轎壽而

廣」頗饒奇趣。

古浪與武威交界之地爲雙塔堡，該地因有雙塔併肩比立，因而得名。惜於民國十六年時遭地震圮毀，劫後殘跡，僅供憑弔。一路田園豐秀，禾稼繁茂，農叟牧童各事操作，雍雍睦睦，浸淘於大自然之懷抱，實不失爲一個清平的世界。

中午抵古浪縣，其地漢代爲匈奴休屠王屬地，武帝開河西四郡後，收併武威郡地，唐改昌松縣，明清均稱古浪。縣城四週環山，在軍略上爲易攻難守之地，二十五年時中央率紅軍入境，曾一度進據，城內商市，衰落蕭條，無足記述。

素聞縣境有十二寡婦墳之遺跡，相傳爲宋代楊家十二寡婦西征至此，戰死之葬地；然無信史可徵，究難據以爲實，姑錄之，以供客中談助及旅途消閒之資料而已。此外尚有昌松故城遺址，甘酒石，抓山墩及醴滿等，或爲古蹟，或爲名勝，要皆漢唐以來之遺跡，難于詳考；而汽車又一駛而過，不獲瞻謁。

此段公路恰與古長城平行伸展，沿途殘垣敗壘，都是先民血汗的積累。其建築形式，與今日西北一帶之土墻頗有相似之處，以黃土樹枝麥草等摻和砌成，城垣依山蜿蜒，勢如長蛇，莊嚴肅穆，氣象萬千；足徵二千多年以前，我們的祖先胼手胝足以從事抵禦外侮的偉大精神，在中國歷史上，長城與中華民族之興衰隆替，有着極密切的關係，當日北方的胡人常爲漢民族之出死對頭；歷代如此受匈奴胡人之宰割統治，卽受胡騎南下牧馬之踐踏蹂躪；所以中華民族的歷史，可謂漢胡爭生存的奮鬪史。秦漢以降，漢民族防禦胡騎南侵的方法，曾把建築長城當作了一個不得已而爲之的消極應付之策，而長城對于捍衛邊疆之作用，確曾充分發揚；秦漢隋唐之世，長城險要，常在掌握，對外攻防，進退自如；迄後石敬塘以燕雲十六州賂遺契丹，以逞割據自雄之野心；長城要隘因以全失；晉綏冀等省之門戶旣開，敵騎遂得乘機而南下。此後數世紀間，中原武力迄未逾關南一步。由此可見，長城歷來皆立漢民族存亡興衰關鍵之所繫；此不過對於往昔歷史之追溯，其實今日蒙藏回苗滿漢六大宗族，已化合爲一中華民族之整體，昔日之互爭雄長，應視爲中國之內部問題，當無疑義。

至關於長城之築，史稱始于西周宣王之世，以憑險阻築長城爲禦狄之要圖；降至戰國，秦趙燕三國均位於北方，與夷狄接壤，干戈屢動，烽火連年，設防之策，亦以築城是賴；迨秦併六國，四海統一，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於是依周秦趙燕舊有之長城遺址修繕補充，東起遼東，西迄臨洮，五千餘里一氣呵成，歷史上最大之國防工程因以完成。嗣後明設三邊九鎮以固北疆，增修長城西迄嘉峪關，今日沿途所見之黃土長垣，大抵爲明代之遺跡。近世武器進步，由平面之戰鬪進爲立體式之攻擊，長城禦邊之作用雖大，當此敵寇縱橫，虜焰日熾，追懷往古，彌增慨系！

中午過烏鞘嶺，汽車盤旋而上，馬達不斷沉沉怒吼，嗚嗚悲鳴，此嶺約海拔二千九百公尺，氣候特寒，與西蘭路上之華家嶺同為高寒之原嶺，為旅客最感頭痛之區。山頂常白雪皚皚，一望如銀，盛夏過此，亦有寒慄之感。過烏鞘嶺為永登縣界，此去永登縣城邑約一百二十華里；從此地勢逐漸開闊，入於平原地帶，路旁阡陌相連，牧羣無數，時而輕風拂面，滌蕩襟懷，飄飄然有悠然神逸之致。下午二時到永登縣城，其地昔為番人居地，故又名平番，目前番人已遷移山區，深居簡出，因與漢人生活習俗之不同，頗少交往。元代在此設莊浪衛，清改技陽縣，民國二十年始改稱永登，為河西之門戶，前騎兵第五軍駐防隴西，以此地為起點。全縣人口十二萬餘，其中番人漢人均有，惟為數不多；農產品仍以黃米小麥為大宗，而番區中之鹿茸麝香狐皮羊毛等，亦有外運。

永登車站設在城外，憶二十九年春間，內子扶病相偕西行過此，曾于車站招待所內昏厥二次，嗣赴武威療治，幸得康復。城內頗有幾家較大的商號，午餐畢，沿街匆匆巡禮一週，即登汽車，再上征途。

雜寫蘭州

飯後由永登繼續向東行駛，行六十里達紅城子，此間為甘新公路之起點，有木牌樓一座，以示與西蘭公路由此分界。紅城子係一土寨，其間有店舖百餘家，車距皋蘭一百三十里，再前進為河口鎮，有檢查站設此；過此到安甯堡，為蘭州近郊之風景勝地，自遠遙望綠蔭密集，桃杏爭春，其時桃花雖已凋殘，而艷麗之風致，斜依夕陽，愈顯多姿，為岑寂之黃昏生色不少。六時許抵蘭州。

蘭州的人口比戰前增加了六七萬，由於住房不敷容納這許多不速之客之故，所以大小旅舘客棧都塡得滿坑滿谷。找住處是件難事，此種情形二十七年在武漢也一度發生過，筆者下車以後，為着尋找旅舘，不折不扣地在城關內外繞了一週，結果均告客滿；飽嘗閉門羹之餘，大有焦頭亂腦之勢；幸而有一家騾馬店願意接待，方免街頭露宿之苦。店中骯髒簡陋不堪，好在筆者經過此番勞頓，疲乏已極，未敢再抱奢望，祇求有一席之地休息，便已認為滿足。

蘭州在西北諸省中為僅次于西安的都會，居全國四縣之中心，舉凡寧夏、青海、新疆、陝西各省之交通，皆以此為神經中樞，而西北之商業貿易諸端，亦以此為發皇開展之基地，洵西北之重鎮也。城當黃河南岸，北[illegible]山崎，其北，皋蘭山憑其南，嶺山帶河，形勢雄偉，城內有明肅藩故邸，其中古木葱蘢，樓閣壯麗，堪稱皋蘭勝境。年來人口稠集，城區繁華，迥異從前。改市以來，整頓市容，增闢馬路，昔日湫隘窄狹之街道，已不復見，舖店建築，煥然一新，儼然有東南都市氣象。目前開發西北，以蘭州為推進之橋樑，前途發皇，方興未艾。城南二里許有五泉山，為皋蘭山麓之支峯。據傳昔漢帝令霍去病攻略河西，屯兵皋蘭山下，鞭地得五泉，因以名之。山上有佛寺樓閣，山

下林木森森，自然膽顧，殿宇巍峨，隱現於萬綠叢中，呈現清悠肅穆之姿態。城關四週，得山泉灌溉之利，多種菓木菸葉，品質頗佳，其菸葉銷路，在戰前曾及於上海及長江流域各地，所以蘭州水菸名馳全國。

近幾年，甘省工鑛交通及水利等諸般建設之勃興，與夫資源開發工作之開展，招致一部份技術與工程人員之集中；同時戰區人民，後還日衆，以至蘭州人口逐漸膨脹。隨之而起的是房屋不敷分配，因此來蘭的「開發」家，都大感苦惱；住旅館數月而找不到住房的事實，業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最近乃普遍地喟然有「求菜容易租屋難」之嘆！

蘭州真是個五、雜陳的城市，大街上，摩登的大家閨秀，與辮髮金蓮的小家碧玉同時出現，各別地代表着不同時代之特殊典型，象徵蘭州是在蛻變中；汽車、馬車、人力車、鐵輪車、膠輪車、轎車等五花八門，真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尤以馬車形式之花樣翻新，爭奇鬭艷，令人目迷五色，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車型博覽會。

自來蘭州便有「輪大車小，炕大房小，窗大門小」等三大三小之說，這都是頗具地方性的一些特色。除此而外，據筆者走馬看花之所得，發覺尚有下列四多，計開：菜園多、棋迷多、酒舖多、寄售所多、這也是此間特有的形形色色，是每個到蘭州來的旅客都能感覺到的。

西北一帶喝酒的風氣都狠熾盛，這裏自然不會兩樣。蘭州人對於喝酒的態度，勁直豪爽，一口一杯，頗有些像西洋人喝啤酒的作風；既不需要佐酒佳餚，亦不必求桌椅齊備，純爲尋醉而飲，只要有一杯在手，即傲岸自得；每每三五成羣，席地而坐，猜拳行令，放情肆志，舉杯狂飲，迨至酒酣耳熱，則引吭高歌；祇向醉中求樂，不管那天荒地老。其實只謂「壺中歲月，醉裏乾坤」，確有非局外人所能理會者。

秦腔戲在此極爲風行，大約每個道地的蘭州人都頗能哼幾句；現在爲一般社會所流行習唱的，要算是「蘇武牧羊」了，於是「蘇武，在北海……」，這一類的悲壯調子，變爲相當時髦的戲曲，大街小巷，歌聲盈耳，子卿有知，當含笑九泉矣。

這裏的平民生活，也許是比河西的富裕一點，筆者第一個印象是「精勾子」（不穿褲子的小孩，河西土語）完全看不見，第二是追着騾馬揀糞（用馬糞燒炕）的孩子也少有，這是說明了他們的經濟生活較爲優越。可是偸竊之風却屢見不鮮，一般寄售所似乎多多少少地給小偸們開了個方便之門；幸而市政當局對於此舉已採管制措施，寄售物品如無保人證明，即拒絕收受，此尙不失爲杜絕小偸的治標之策。

蘭州的居民，複雜之極，不過決不像新疆或青海那樣，夠得上人種博覽會的頭銜，這裏僅是具體而微的縮影，仔細分析之，則除

大多之漢人、回人外，尚有拉史夫人，盎格魯色克遜人，唯吾耳人，猶太人、蒙古人、西藏人，也有纏回與漢人的混血兒，及少數德法意的傳教士

大衆化的娛樂場所也很多，本地的老年人總歡喜到城隍廟，或其他公園去消磨一天空閒的光陰，度一「優哉遊哉，聊以卒歲」的現實生活。至於城隍廟的內幕，則有如北平之天橋，開封之相國寺，其中醫卜星相，琴棋書畫，歌劇雜耍，無所不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英才畢集，人文薈萃，大抵能在城隍廟顯身手或担任某項角色者，皆有一技之長，故「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之士，皆能於此處發現。筆者觀光之餘，深感吾國固有文化之博大精深，益信「中國有人焉」。

城隍廟內還有茶館、飯館、商店、武術家、舊書攤、古董攤、剃頭担、挑牙者、修脚去雞眼者、藝術雕刻家、象棋舉手、圍棋專家、說書先生，河北大鼓，河南墜子，本地小調，陝西腔，山西腔，有美皆備，無麗不臻；置身其地，使你耳不暇聽，目不暇接，笙歌管絃交相雜奏，無戰時之氣息，有昇平之景象。

劇院有秦腔及晉腔等五六家，前往聽曲者以商人最多。電影院在城外有二家，放影「荒江女俠」之類的故事，但却意外地受到當地人士的普遍歡迎。城內抗建堂則放影比較高尚而具有教育意義之影片，觀衆為學生及公務員。話劇及平劇亦常有演出，只可惜沒有固定的劇場。

筆者認為蘭州中山林是個名勝的所在，該處因立有總理銅像，是以得名；像高一丈二尺許，神采奕奕，儀態莊嚴，四週荒草遍徑，野花吐艷，景色清新，確是個值得瞻謁的地方，山下有茶座可供遊人憩息；春秋佳日，來此尋芳探勝者，頗不乏人。

蘭州人雖不怎樣講究吃，可是城關內外也有幾家膾炙人口的小吃館，如南關之「羊雜碎」「鷄絲葫蘆頭」，東大街之「高山肉」，東稍門之「牛肉麵」，南門外之「羊肉泡饃」等，不但味美價廉，值得一試；就中以羊肉館之作風最特殊，所僱堂倌皆身高力壯，類乎「拔劍砍柱」之士，對於顧客之一舉一動，皆以大呼小叫，齊聲吆喝，以示殷勤招待之意；而算帳，送客，安放碗筷，無一不表現「張飛喝斷當陽橋」之氣勢，致使初次光顧之膽小朋友有失魂落魄之處。這裏大宗的商業，是山西人的世界，本地土著及南方商人，都處於附庸地位。山西人是我們中國最有「致富」把握的標準商家，他們的字號在形式上往往很保守，而且有個根深蒂固不尚宣傳的特性；對於如何利用廣告術一點，從來就未曾考慮過，不事裝飾門面，也是他們多年傳統的風氣；寧願有破爛的外表，而不希望人家看透了他們的實際，並且他們的字號很少有招牌懸在門外；南關這一條街是大宗交易的中心，沒有一家山西店舖是懸有招牌的，他們喜歡在門首題出「陶朱致富」，「錦雲叢生」，「辯開

福地」等吉利語句，以代表字號名稱；更奇怪的是在武威有一家山西字號，其門額爲「致富有奇書」，可謂出類拔萃極滑稽之能事。

西蘭道上

六月五日，自蘭繼續西行，行李衣箱照例經過一番嚴密檢查手續。早晨九點鐘開車，經過以盛產甘草而著稱的甘草店，鎮上有幾十戶人家，及留人小店。據說這兒過去是土匪出沒的所在，自公路開闢交通暢利後，治安才有了進步；再前進即駛上車道嶺山地，這是西蘭公路上的三大山嶺之一；一路童山濯濯，草木不生，觸目僅是一片慘黃，予旅人以悒鬱沉悶之感。中午抵定西，西去皋蘭一百二十餘公里，車站設於城外，附近飯館極多，因在該地稍憩並進午餐，其地頗多紅瓜紅嘴之烏鴉，成群結隊，比翼掠空；此種嘴腳並紅之烏鴉，在他地殊爲少見，據稱別致；足徵「天下老鴉一般黑」之習諺，並不絕對合於事實。

一時許，重上征途，漸漸駛入華家嶺山區。途中群山萬壑，人烟稀少，舉目四望峯巒起伏，荒山無際，景象至極淒涼，僅有稀疏之羊群點綴於黃土白草間。所謂：「絕域邊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者，可謂旅行此地親切寫照。汽車繞山爬行，盤旋於山梁之間，久而不見平地；午後四時，車忽發生障碍，俟經修復，於六時許抵達華家嶺車站。當晚宿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該地有應運而生之飯館及客棧十餘家，專供旅客食宿棲止。晚間寒風凜烈，冷不可當。夜半嶸兒病忽增劇，氣促痰湧，體溫驟高，終夜啼號，不能入眠；蓋彼在蘭州時已受感冒，醫治迄未獲痊也。次晨氣候更寒，嶸兒病勢益壞，匆匆用過早點，在站外購羊毛衣褲四件，以資禦寒；時嶺上濃霧瀰漫，四氣成雲，有如嚴冬季候，旋即繼續踐程，於雲霧中摸索前進。

中午抵靜甯，氣候相當於蘭州，站前綠槐夾道，淺草平鋪，且有一小花園佈置，較之華家嶺之荒涼蕭索，又是一番景象。在該地打尖進餐，同行有回教徒二人，另往教門飯館就餐彼等一路頻以雞蛋果腹，如非清眞居舍，雖點水亦不沾脣，奉行教律嚴謹之極。靜甯之線粉及大餅，在隴東一帶最負盛名，車站附近有大餅舖兩家，旅客爭先恐後搶購一空，咸認一嚐佳味；筆者亦爲好奇心驅使，於擁擠中買到一個，但咀嚼不出它的好處來；至是所產的桃子，倘滑香甘甜，頗爲可口。

一般旅行西北的朋友，向來都慣於把這地方女人的小腳，來作談話的題材，其實在甘肅的小腳，不僅是靜甯，有西北內地，小腳的風氣，尚有最大的部份依然流行。一走三扭腰而弱不禁風的婦女，眞是所在皆是，多如牛毛，此種妨害健康的陋習之所以仍存留民間，當然應歸咎於各地領導社會之上層份子的責任未盡提

倡，天是喧騰，多年然而只局部地在大城市裏收到一點功效沒有更廣汎深入地推及於內地農村，這是「皮毛工作」的特點；當前如欲拯救這羣弱女子，以使從纏脚布裏解放出來，還有待於一般「爲民前鋒」的先生們切實注意一下內地的工作，再不要專做外表文章，偏重一時的吶喊而忽視了基本的教導。

車過靜寧不久，天忽陰沉，這一帶天時變化，從來就難於捉摸；在夏季尤多冰雹之患，爲害禾稼，未幾駛近隆德縣城，城甚小，車至此未停，因此不獲進城巡禮市景。城垣附近，行人冷落，度城內市況必蕭條異常。再前進，六盤山主脈已呈現眼簾，但見奇峯峻嶺，層巒疊嶂，再由忽焉雲樹迷離；山麓有小鎮，有店舖廿餘家，全爲回胞，有雞蛋燒餅等出賣；汽車盤上山道，冷風習習，濃雲低壓，雖着皮衣亦難抵寒；山徑之上，怪石嶙峋，芳草如茵，萬綠叢中，紅紫分披，奇花爭艷，尤以野芍藥及野玫瑰等招展於陣風之中，愈見綺麗。俯視山下公路，有如巨蟒繞山騰躍；山麓羊腸道上，有疏落之往來行人，皆如尺人寸馬；置身此間益覺宇宙之大，一己之存亡，得失在此茫茫無際之大自然中，實卑不足道。憶當年成吉思汗雄視歐亞大陸，叱咤風雲，不可一世，卒致命殞於此，其畢生事業亦隨無情之歲月烟消瓦解；人事桑滄，殆有如六盤山頂之層雲，瞬息萬態，不可臆測。人生猶細沙之於浩瀚，微小不成比例；而短促之生命過程，有似滄海中之一顆泡沫，轉眼即歸消滅；其終身蠅營狗苟而逐臭於一己之名利者，似乎並非明敏之舉。

車在山道中途，螺旋槳忽壞，不能前進，全體乘客乃被迫下車，以待修復。由路徘徊，瀏覽野景，亦大快事；惟塞風陣陣冷不可耐。六盤山道自古即「山徑險阻，荊棘載道」，爲綠林英雄剪徑之淵藪，旅行之捷途；萬一汽車無法開駛，則露宿於此，「霧露凝貂裘」之高寒山原，其危險有使人不能想像者。移時，車終於修峻，大家緊張恐懼之情緒因以安靜。擠上車向山下急駛，越過此山之路程，共爲二十一公里方達山麓；返視山腰，則濃雲低垂，山峯突際於雲層之上，有如雲海孤島蔚爲奇觀。六盤山爲平原以西唯一有草有樹之山地，由此順公路西入新疆，遙遙數千里，祗有這裏具有一點江南景色。

山下，風仍給很大。旅客中忽有人發覺嶸兒所患之病乃嚴重之麻疹，皮膚表面已有紅癜可徵，囑立即避免吹風以免病勢益加逆轉，筆者對於疾病醫藥一事，素乏經驗，對在旅行期間，調攝尤屬不易，唯有坐視其病況日漸惡化而已！

行行重行行，抵達三關口，峽兩岸群山綿延，懸崖屹立，雖無甘青交界的享堂峽之險峻，但於軍事地理上之重要性，是不可湮沒的；所以宋代遣楊延昭鎮守於此，三關口係六盤山脈之尾閭，楊六郎廟還設於峽內，騷人墨客，頗有於此吟哦吊古者。下午六點鐘到平涼，由蘭州至此約九百華里，行程越兩日。（下期續完）

棲雲興龍兩山紀遊

洪文瀚

一　途中風光好

我生性好遊，在這西瓜，醉瓜，快要上市時光，我又悄悄地離開這煩囂而枯索的城市，來到棲雲山小居了。

從蘭州到這裏，計程一百零五華里，有一條公路可以直達。所以，每逢星期日，常有遊覽專車，開到山上來。

我來這裏，是從蘭州雇馬車來的。這馬車，是西北的一種新興交通工具。車輪是用時髦的汽車輪胎，車篷則是古裝的流綫型。沒有窗戶，只能前觀，不能左右看。車廂內平鋪着的是木板，沒有坐墊。坐車的人，經常是盤膝而坐，不習慣的南方人坐這時髦馬車，眞是夠活受罪！

然而，甘肅人對待他的親友，總是很客氣的請他坐在車廂裏，自己却兩脚垂下，坐在較為舒適的車前木板上。這種情形，正如坐小汽車，須在後面較為尊嚴一樣。但我出去觀察，却偏喜和汽車夫坐在一起；搭乘這西北的時髦馬車，當然也不例外。

但，這時同行的一位「老西」（註一）和一位回榆中去的公務員，却都不願意坐在後面。你推我讓，說是腿酸，和不習慣。但車前只能平坐兩個人，總得有一個人去受罪。我看看時間已不早，於是命車夫將後面的鋪蓋放平，我就一躍而上的坐到車廂中了。

我跳上車後，并不是像「老古懂」般的端端正正坐着，是將兩脚伸直躺在車廂裏，有時還可睡覺。這較坐在車廂前面，還要舒適了？

車子沿着雨後泥濘的中正路，和益民路走去，不久，就出了東關。這時，在我們眼前展開的，是一片碧綠的農田。一條如帶的黃水，挾着黃澄澄的流水，蜿蜒在那翡翠色般的田野間。潺潺的水聲，無際的麥浪，鶯鶯的鳥語，交織成一幅美麗而含有詩意的畫圖。

雨後的平野，在微風飄蕩下，是格外的清新，靜穆。一匹駿馬，拉着這輕載的馬車，沿着黃土路上滾去，沒有揚起半點灰塵。車夫拿着一條皮鞭，像交通警察般，指示着車行的方向。

前行復前行，秦蒙恬所築的萬里長城，像一道土堤般，從公路的旁邊，綿亙到無盡藏的原野去。它經數千年來的風雨剝蝕，已沒有當年的雄偉。城堞已失，烽火台已倒，而今僅植桑夾，徒供遊人憑弔罷了！

途中沒有什麼東西果腹，我只是買了幾個雞蛋，和一塊油餅。

行六十餘里，在眼前展佈的，又是一片平原。濛濛細雨，從灰黯的天空中，斜灑到車中。我躺在車廂裏，有感于像深秋般的涼意；坐

在車前的同伴，更是縮瑟作態了。

「你躺着不舒服吧？我和你換一換。」老西回轉頭來，像體恤我般說：那位公務員也回頭注視着我。

「沒有關係，已快到榆中了。」我感謝似地笑答着。

「你不累嗎？」

「沒有什麼？」

「還是掉換一下吧？」

「不必客氣。」

雨水淋濕了馬的身，晶瑩的水珠，一滴一滴的從牠身上掉到泥土中；有時牠搖搖頭，無數的水滴，向着四方八面飛過去。斜風飄過來的雨點，已打在車前人的身上。這時，他們又回轉頭來，以乞憐的目光，向我注視着。

「洪先生：你累了吧？我和你掉換一下。」老西說：

「快到城了，不必客氣。」

「我，我覺得有點倦，想要躺一刻。」

「假如你不怕受罪的話，那很好。」

「那麼，請你……」

「好的。」

我坐到車前，他就一骨碌爬進去了；隨着那早就稱寒酸的公務員，這時也不顧一切，匆忙地鑽了進去，蜷伏到車中。但他們不能抵抗這冷風的侵襲，于是又一同坐起，來探首車前了。

風是格外的嚴厲，但雲霧已被吹散，附近的景色，像舞台上幕布被拉開般的明顯出來。這時，麥田，村樹，均葱翠如新沐；一些小鳥，重展着翅膀，飛向天空去，吱吱喳喳的像是感謝上蒼所賜予的恩惠？

到龐家祠後，車子向西拐去。泥濘的土路，慢慢地昇起來。拖曳這輕載車輛的赤馬，似不勝艱劬般的氣喘着。不多時光，這車子又從陡峻的山坡上滑下去，車夫緊抓着車旁一根麻繩，當着手煞車般的在減低速度，為的是怕牠來一個倒栽葱。

下了這危崖的高坡，又拐到另一大平原去，這裏的景色，是格外的清幽，秀麗。一條車路隱在麥田，看不見它的去向。我們循着這路走去，約摸有二十餘里的時光，在路旁亂塚上，發現許多青年林。林中有石牌一方，寫着「榆中青年林」字樣，附近還有一些菜園，菜田，我知道已快到縣城了？但城廓却隱藏在林中。直至跟前，才見了它的真面目。

我是這榆中縣城的新客，所以彼此都很生疏。我問車夫那裏有好店，他說城內有一家。同伴各自在他的目的地下車後，車夫就像識途老馬般，把我送進城裏去了。

二 榆中的魔障

天空掉下無情的雨滴，街上沒有過往的行人。坐在那冷靜鋪

子裏的小伙計凝視着我這陌生的客。車子在一個小店門口停下，我叫掌櫃的（註二）找房間，他說客已滿了。

只有一間屋子裏，土坑的面積，佔了一半。坑上坐着三四位客人，我和掌櫃說：我只是住一晚，請找一塊門板鋪在空閑地方就行。他答應以後，就將我的鋪蓋暫時搬進他自己房中了。

雨天無聊，我走到那幾個人佔滿了的土坑邊去談天。他們見我來了，很客氣的要請我坐上坑去。我用手一摸，毛氈上熱烘烘的有點燙手，我說坐不慣，於是就讓我坐在坑緣上。後來他們問起一些南方的生活。我就先從飲食住居方面和他們講，但他們太聽不大懂。

天空慢慢地黑下來，雨點打在窗前的石堦上，淅瀝地響着。掌櫃的進了屋子來，只是一片模糊的黑影。他在那屋角落裏，燃起一盞半明半滅的青油燈，放在那油污滿積的木架上。

不久，他用長盤端進來一碗白水麵條，幾碟調味，和一碗酸醋，請我去晚餐。

我倣效甘肅人的食麪方法，在麪碗中放上一些鹽，倒上一些醋，調上一點辣椒，就向口中塞，肚中嚥。但這硬麪條，我總不愛吃，後來特吩咐他煮一碗較爛的麪條。當時因爲腸轆轆的關係，總算勉強嚥下了一碗半。

洗滿臉後，我催促店掌櫃鋪床板，他說已另外找好了一個地方。我問他坑是熱的？涼的？他答是涼的，于是我就跟他走了。

房子是相當的狹小，而土坑的面積竟佔去了三分之二。牆上掛着幾株小米的穗實，和一些包衣。上面滿積着烏黑的灰塵。我進房後，一只小豬，忽從土坑的洞門裏，鑽了出來，站在我的小腳上。這出人不意的襲擊，倒使我嚇了一驚！

在門角落裏，還放着一個木柄，一把切刀，和幾件農具，這顯然是他臨時騰出來的下房。我問他有蝨子沒有？他答說很乾淨，坑上鋪的，還是一條新氈呢？

我爬上坑後，坑口忽噴出觸鼻的濃煙，頓時迷漫了全室，我匆忙地爬了下來，跑出去問掌櫃是否燒過坑？他說沒有。我問爲什麼有烟，他說爲牆給老鼠打了一個洞，從那邊冒進來的關係，停一刻就沒有的。我聽了這番理論後，又關門上坑去。但我入睡後，濃烟還是外冒。這外冒的濃烟，有些穢臭，幾乎要令我窒息了！我對他剛才所說的話，不覺懷疑起來？于是我又爬下坑去，用根木桿，塞去坑內的馬糞。結果，是仍沒有用處！我只好又把店掌櫃叫來，命他把坑口塞住。但沒有石塊，于是又把一些馬糞塞進去，再加上一些麥草，堵住那濃烟。這才使我重行爬上坑去，尋覓這夜的好夢了？

猛烈的雨聲，擾人的蚤蝨，時常把我從夢中驚醒！得得的雨滴，從屋頂上滴進房裏來，我張開眼，窗櫺上只有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我恨睡前沒有備根洋火，只得糊塗地用手去摸索，纔覺坑前

（待續）

腳後的被褥上，已是浸水了！於是我把身子移向坑後去。

當魚肚色的光芒，映射到坑前窗櫺上時，我已醒過來了。起坑後，天空還是陰沉沉的灑着絲絲雨滴！我担憂這罪不曾受足，還要把我留宿一宵呢？

三　步行原野上

行裝匆忙地走去，高空換上了靑色的帘幕。紅紫的光芒，照射到那遠方的原野上，我抱着喜悅的心情，雇了一名脚夫，走向那蒼鬱的棲雲山去。

從那冷清清的街上，出了北門，就沿着西城根走去。西城門是用石塊封閉着，我問脚夫是什麼緣故？他說今年四月裏，土匪來攻城，城裏的兵丁，因不敷分配，就把它閉塞了。

在數年以前，還封閉了一個東門。據說當時城裏常鬧火災，地理先生說是東門煞氣太甚，就把它封閉了。現在，還是不敢開。

我由西郊走去，見那沐後的原野，蒼翠得格外可愛。一條寬大的河流，在幾度暴風雨後，還是那樣淸澈，晶瑩，奏着雄壯的生命的音響，今日有着這起伏的麥浪油綠的原野，毋寧說是這潺潺流水的賜予。

從縣城到棲雲山，雖有一條石子公路可以直達；但脚夫却引我從一條僻靜的小徑走去。有時我步行田壠，躍過溝渠，攀登危崖。這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莫不使我留連，勾起我童年的回憶。

一羣羣綿羊，在草原上嘻戲着，幾個牧童，躺在河邊柳蔭下，唱着山歌，那歌聲淸脆，悠揚，繚繞在空中時，我就想起那龍巖姑娘在每次見面時候，以山歌對我的譽頌，她們見到我，總是那樣的柔情，愛慕。我還記得那幾位姑娘，每在黃昏的時光，總來到我住的碉樓前，爭拉我的手，走向那流水旁。濃情、密語、羣獻慇懃，要爲我洗濯換下的衣裳，剝開的花生米，一粒一粒的向我手中塞進去。她們的天真，活潑、美麗、溫柔、雖相隔十年了，他還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而今走向山中去，未免感到寂寞凄凉！我孑孑在途中，懷念着她們，祝禱着她們。

雄偉而幽邃的名山，迎面矗立。那壯麗的道觀，也從林蔭的深處，觸現到眼簾。這時我沉重，悒悵的心情，始轉爲輕鬆。從那潮溼的小徑走去，已到達棲雲山的預定處所了。

四　高攀通天柱

棲雲，興龍兩山對峙着。一條小河，成了這兩山的鴻溝、兩山的聯繫，是靠一座吊橋，橋名雲龍橋。在那橋的西面，有着一道石砌的長堤。旁植白楊，高拂雲天，我無以名之，就呼爲白楊堤。

河的東面，是一個廣場。場西，有戲台一座。西南，有衆神殿一所：或名泰山殿。殿前有欄，欄內有廊；可置桌椅。拾級而上，內頗敞寬，爬

衆神祇。此神想是諸神菩薩派至此間，參與每年盛會的代表了？

樓雲山拔萃挺秀，超然不凡。其中林木幽翳，蒼翠欲滴，曲磴盤旋，殿宇櫛比。山之最高峯，有通天柱在焉。

在一個雲彩瑰奇，變幻莫測的日裏，我和任君震英等幾個人，沿着那曲折的山徑走去，載歌載舞地，訪尋這幽深的景色。嚴焜詠樓雲山云：

「異境傳龕谷，　今來果不違，
客疑藏隱寺，　仙帶蔡姑雲；
山雨當樓出，　松風隔澗聞，
黃庭堪送老，　烟霧會平分」

山麓有朝元觀，是為我們借宿處，前有正殿三楹，內祀呂祖神像，紅靴黃袍，手持毛帚，幽默地笑坐那神龕中。倚欄遠眺，那興龍山的壯麗景色，悠悠東逝的流水，和過往的行人，無不盡入眼簾。

殿右有碑室六間，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本山歷史，多備載焉。

由朝元觀西行，懸崖壁立，上建洗心亭，內有悟元子手錄呂祖百字碑，及其自撰的樓雲歌，亭後有福緣樓，頗壯觀，但內中空無所有。

在朝元觀後殿，有房舍多間，前為遊山客人的住所，今改為蘭州勵志社招待所，整齊、清潔、煥然一新。

從朝元觀後門走去，北行有悟元子祠。內有悟元子神像，面黃肌瘦，形容枯槁，聞係羽化時所塑。其側，有道徒馮陽貴神像，祠內滿懸匾額，均粗俗不足道。祠前有石碑一方，書法蒼勁，鐫工精絕。這平滑而整齊的石碑，是悟元子惟一親自書勒的「悟元傳家寶」。

在悟元子祠後左右兩方的山崗上，很對稱的各建築了一所同樣大小的殿宇。左殿祀的是觀音像，右殿則是丘祖像。

從觀音殿後上，有牌樓一所。額曰：上天梯。再上，為風月嶺。怪石嶙峋，險絕塵寰，登之者懾，望之者駭。前年冬，任君來此，主持山中建築工程，督力加修闢。這一纏曲磴，已成康莊大道了。我們在良宵銀夜裏，有時爬到嶺上去，欣賞那幽明的景色，搖曳的樹影。清風徐來，使我們每個人大有飄然欲仙之概！嚴焜有詩云：

「茲嶺好風月，迴出人間世，
道人御清風，明月生蘿桂。」

由風月嶺上去，有元壇殿，或名黑虎殿。內有降怪斬魔神像，面目黧黑，形狀猙獰。後有一亭，雲彩環立。前有聯一，題曰：

「閑來乍覺精神爽
久坐方知富貴輕」

我們幾個人坐在亭中，默無一言地欣賞這僻靜而幽深的景色，東望平疇，麥浪起伏，碧綠如湖，浩煙似海。

左上，有屋數椽，排列如一字形。中有洞二：一為二仙洞，他一為三聖洞，二仙洞內，塑有秦李二仙神像。兩仙均為宋慶元時人，結茅

于本山朝陽洞。李仙名元會，後改名致享，曾爲諫議大夫。秦仙自稱秦時閣人，後改名致通。李仙出家，似有不得已的苦衷？與晉葛洪，飛昇于江寧天印山的記述，誠不可同日而語。李仙來此，有悲感詩云，

「富貴功名久不題，心灰意冷學痴迷，
　邇來性懶無人事，好向雲山深處棲。」

秦仙似乎要比李仙瀟灑，他的詩云；

「依天危閣貼重岡，細雨濛洄玉磴長，
　曲澗碧流疏宿雨，夾山紅葉映夕陽。」

由洞後盤旋而上，有靈官殿。再上，爲七真殿，內有十七尊神像，正中有七，是爲真人像，左右各五，則爲南五祖，與北五祖，道貌岸然。再上，有牌樓一。額曰三台嶺。右行里許，是爲王母宮。

從王母宮，回三台嶺，行南，有朝陽洞，爲秦李二仙修真處。前行數十武，有牌樓一座，額曰：寂靜岩。南下坡，危閣高掛，險峭之處，僅曲磴一縷，閣名白雲窩。內有神像，曲肱而枕，長約六十餘公分。好事之徒，曾爲製紙被，和一個紅綢枕頭。這張青蓮色的紙被，整齊地蓋着全身，而枕頭竟是抱着。這老先生大約是中年失偶，未曾續弦，竟抱枕而睡，長眠不起，我認爲他有傷風化，幫他把枕頭塞在頭邊。

在那神像前面，懸有小聯一對。聯云：

「叠翠堆嵐如華嶽，
　眠雲枕石即張超」

由白雲窩盤旋而上，有壽星庵。壽星騎飛鶴，大有凌雲而上青天之意。

從壽星庵出來，向下坡，是爲雷祖殿，殿內有神像三。復南行，有自在窩內有悟元子神像。像前有聯。聯云：

「洞裏有天機，難向傍人說破，
　眼前皆道氣，又從自性修成」

洞前石階上有碑兩方，這是悟元子自題的眼藥方和迴文詩，其所題之詩，共字六十有四。據稱縱橫可排成十六行，逆順反覆成六言絕句十六首，共得字三百八十四。現在我把原詩六十四個字寫在下面，至于其中的奧妙玄虛，因篇幅關係，只好歸有心人自己思索和推敲了。

「性命食精，道正真行，
　悟了真修，本務精固，
　真常作用，形泯度神，
　謹誠運法，消陰煉心，
　內外精詳，妄退心濱，
　正淨澄明，療病純敬，
　中虛得藥，神功性空，
　淨敬鉛生，道性聖淳。」

自在窩左旁有一小屋，內有土坑。屋頂是螺旋式，上小下大，形象八卦，這是悟元子所弄的玄虛，這間土屋也就是他生平著書的實處。

洞右沿石級而上，有磚砌石洞三所，平排山腰。內中空無一物，聞洞後是悟元子藏書處，道人爲恐散失，特予封閉云。左上爲藏書樓，亦遭封閉，內藏悟元子道書版刻。我從牆洞裡摸到一角，已成木屑。再經數年，不是要成泥土麼？

悟元子修眞于此凡四十餘年，述註頗多。據我所知道的，約有下列十數種：註釋有三易註略，周易闡眞，金剛經解，心經解蘊，陰符解，道德解，悟眞解，敲爻解，黃庭解，西遊解，無根樹解。著述有前後歸難，修眞九要，神寶八法，會心集，指南，棲雲筆記。

他這些述註，前曾分別印刷，交由各寺院保藏。但後來多經榆中匪軍及縣老爺先後騙走！現在剩存的，只是幾本殘缺不全的道書了。

從靈官樓循原徑下，又有牌樓一座。前書南斗台，後書七星嶺。循曲徑而上，爲斗母宮。又上爲混元閣。內祀老子像，鶴髮童顏，儼然端莊。在棲雲山上的亭台樓閣，以此爲最寬敞。在朝元洞的老道們每晨都須爬上去進香，但到那滿山積雪，光耀如銀，有許多潔淨的冰塊，可資烹茶作飯時，這些老道們，有的就搬上去居住了。在混元閣裏有一對聯，聯云：

「混元一氣，恍兮惚兮，圓陀陀獨起象外，

大道眞宗，實耶虛耶，活潑潑總在規中。」

由混元閣左上，有一小屋，中立通天柱。柱形六角，長凡二公尺，上刻軒轅黃帝陰符經。後臨深淵，有如燕子磯頭，道家稱爲捨身崖。

通天柱孤立在棲雲山巔。東面的平原，從這裡望去，更活潑了。那相隔十五里地的榆中縣城，端端正正地隱在那綠蔭深處。嬝嬝淡青的炊煙，從叢林裡昇上長空，消失在森綠裏。

濃鬱的深林，迷失了的我們歸路。淡綠的白楊，迎着山風在低訴，我們站在這山頭，已有些涼意了？于是，在那叢林裏，芳草間唱起悠揚的歌曲，尋覓我們的歸途了。

五　憑弔道人塚

興龍山是雄偉博大、花明、柳暗、寬闊的道路，從雲龍橋邊伸展到那雲杉的深處。宏敞的寺院，沿着山麓，疊砌上去，壯麗異常；自從成吉思汗的靈櫬移至此間後，遊履踵接，遠近揚名。

「興龍」這一名詞，是多麼神秘，而含有引誘的意義在裏面！但在清末葉，竟因避諱的關係，易「龍」爲「隆」。自此以後，他與棲雲姐妹山便脫了節。從此那拔萃而秀麗的棲雲山，就不復有人去問津，而與隆山卻是日益「興隆」了。

過雲龍橋至龍王廟，廟前繁植一些百合與一盞玉盤掌金蓮，

境地幽靜，景物清新。廟北有一小屋內與太白廟移來的幾尊神像。其中有悟元子神像，特具風緻，驟視之下，像是一個洋娃娃。而孔子神像，粉臉方巾，塑得更是奇妙了！

由龍王廟南上坡，旁有山神洞。再上為玉液泉，水由石縫中出，清可鑑人。泉在關帝廟走廊中。廊左有石菩薩殿，佛像莊嚴，右樓為關帝殿。神像魁偉。在這走廊上，原有過樓，南北兩間，分祀水星與火星神像。而今則窗隔樓板均空無所有，水火兩星，更不知何處去了！

從玉液泉東上坡，有靈官殿三楹。再上，為菩薩殿。殿後磚牆上，嵌有滿譯的成吉思汗遺囑。文云：「廣土衆民欲禦侮，必合衆心為一」。

由菩薩殿右上，是為太白宮。宮有成吉思汗及其妃子靈櫬。院落寬闊，房舍整齊，有護陵蒙兵，駐于此處。我們述其來意後，即由蒙人引入參觀。殿中懸有成吉思汗油畫像，體格魁偉，英俊異常。我們對這民族英雄，不覺肅然起敬！

出太白宮旁門上坡為藥王廟。再上，為三聖母廟，或稱娘娘廟。廟頗寬敞，守陵蒙人，分宿于此。

從娘娘廟西行數十武，至一山脊，可以遠眺馬啣山的景色。東下有三教洞，迎立路旁。洞之左右，有屋數楹，可以居住。

三教洞原在三聖母廟下灣，為什麼現在移到這大路旁邊呢？這是有一段神話傳說的。

三教洞的舊址不僅偏僻簡陋，沒有人去頂禮，且因年深日久多半傾圮了？據說到了道光九年三月間，山中突然來了一隻狀類鳩般的小鳥，往來飛鳴，聲甚悲傷，專以三教洞是呼。時經三年之久，未嘗飛離，老道鄉農，均莫能識。後來有一位羽士，名金教立者，一日凝神靜坐，忽有所悟，云此鳥必是三教主的青鳥使。其專呼三教洞的緣故，是欲令人重修。於是這位羽[illegible]，就大發善願，四出募化，將三教洞改建於今址。開工竣以後，鳥就寂然，不知所往了。

從三教洞南行，到那清澈可飲的太白泉。泉在太白樓下，有于右任先生所書的「太白泉」石碑一方。泉由石縫中出，一左一右，以石槽導入水櫃。櫃上鋪木板。櫃底前端，開有三個小孔，分注於櫃前三個圓洞內。洞前有一半月形的水池，盛洞中注入的泉水。在殿前石塔下，置一圓形石槽。槽上簷前，綴有石龍頭一個，水由龍口吐入槽中。從這石槽裏，又鑿一小孔，將水引注於殿前的深淵中。

太白泉，原名三元泉。至咸豐年間，始改稱今名。

殿側，各有廂房三間，明窗几淨，凡是來到這裏的人們，總得休息休息，喝杯山茶，然後心滿意足地回到山下去。

登樓，有太白神像。這裏的太白不是采石磯上的李太白，却是穿着道衣的太白星君。

從太白泉西下，有二仙壇，內祀秦李二仙神像。院中玫瑰盛開，香氣襲人，神為之爽。

由二仙壇東行至玉皇殿院中的芍藥牡丹亦正盛放，有的是紅艷如醉，有的是皓潔如玉。在蘭州，這瑰麗的花朵久已凋零。我們來到這裏，一切底景物和時序，却把我們重引到這萬紫千紅百花爭妍的春光中去。

童年在家園裏，母親告訴過我，說玉皇大帝，是至上的神，他坐在最高的一層天；這次，我們從玉皇殿爬上去，却還有一座虛皇殿。據那老道說：虛皇是在虛無縹緲的雲天間。這一來，我恍然明瞭虛皇大帝，是世界無上的主宰了？

從虛皇殿出來，經過一所綠陰蔽天的雲杉林，林裏長着一些松花和蘑菇。我們從那崎嶇而陰濕的草叢中走去，悟元道人的石塚，已從那綠陰深處，映現到我們的眼簾了。

幾座石塔，兀立在一塊牧草如茵，坡度相當平緩的山麓上。這地名叫做新庄溝。旁有墓廬。守墓人大蓋是爲着自給自足的原故在墓前山地上，特闢一些菜園和農田。滿目青葱，另是一番景色。

一隻黑色的小狗，見我們這一羣人來到，覺得非常稀罕、驚奇。牠汪汪的早就迎接出來了，隨後守墓的老道人，引我們上山去。

悟元子是姓劉名一明，山西扶縣人。號悟元子，又號素樸子，又號被陽散人。據說：他在乾隆己酉年間，西遊甘省，路過榆中訪秦李仙蹟於棲雲山。見其山青水秀，就結廬於此，潛心著述，精研道學。他在這裏苦修了四十餘年，才羽化登仙。

他來這裏時光，棲雲山的古剎，僅存半山靈官殿一楹。於是他就雲遊四方，募化重建。先開棲雲後修興龍，經十二寒暑，諸神殿宇，始得完功。

悟元子有高徒兩人，一名馮陽貴，一名康陽會。馮是湖北人，康是甘肅臨洮人，據說他這兩位高徒，得道要早。他們羽化後，其骸骨均葬於悟元子的墓前。馮墓居左，康墓居右。墓穴砌磚成塔，前有墓鑽和塔銘，多出唐璉的手筆。

我們在他墓前憑弔後，就同到墓廬去飲老道爲我們所烹的山茶。老道和我們談起一些關於悟元子的故事。我覺得他那種苦心孤詣，修建道觀，和潛心著述的精神，的確也值得我們崇拜。

六　遊太白泉

從蘭州來的遊客，只知有成陵和太白泉。的確，成陵因由荒漠，經千山萬水，奉安到興隆山來的。自然誰也不願意放棄機會去訪謁。至於太白泉，他有着一泓可愛的泉水，所以遊的人們總得到那裏去喝杯山茶，或用一頓午餐。

太白泉的可愛，不僅是有着清冽可口的泉水，而更可以遠眺馬卿山秀麗的景色，和棲雲山旖旎的風光。

在一個細雨迷濛的午上，我們想觀賞棲雲山在雨中的景色，

於是提着一籃饅頭，幾根蘿白，和一些臘肉，猪肉，上太白泉去野餐。

我們到太白宮後，護陵憲兵隊的李排長，也加入我們這旅行團，他很高興地備了一隻公鷄，一些鷄蛋、松花、玫瑰花、百合花，和烏龍頭，冒在雨中走上太白泉去。

任君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朋友，他不僅能設計中外的建築圖案，且能寫綺麗的詩篇，烹調中西的名菜。我們到太白泉後，他曾一手烹調許多可口的菜餚，什麼松花燉子鷄，玫瑰花炒鷄蛋，百合花炒肉絲，臘肉炒烏龍頭。這些新食譜，都是他來山中後的新發明？

午飯過後，老道泡來一壺山茶，我們幾個人閑談着。向西望去，是拔海二千多公尺的馬鄉山。山上積雪如銀，而牧草如茵。一條漪漣的小溪，從那邊蜿蜒到棲雲與龍兩山之間，清流激激，有如匹練，傾聽水聲，恍然如鳴。

四圍的雲彩，忽然飄向東，忽然飄向西，絲絲的雲霧，籠罩了這整個的大地，一片蒼茫，渺無邊際，我們分不清天空與地和水。微微的風，忽從西南吹了過來，我從窗口望出去，只見茫茫的雲霧，翳變成無數道神禮，從水面逐波飛去，忽自猙獰地飄舞在空中，他們翻得正劇烈的時光，忽又變成無數匹的駿馬，怒不可遏地躍過危崖，深淵，似要奔向僊闕。去掃除島上的妖氛，不多時光，叢林裏草澤間，復湧出白茫茫的薄雲，上面好像有一位面熟的老者，從這薄雲悠然地飛向空中去，當這些雲上升的時光，忽有形狀不一的十數朵小雲彩，由四方八面飛過來，環拱着，護衛着這慈祥的老人上升。當他飛昇到棲雲山頂的時光，老者忽然不見了！那朵朵的雲彩，棲息在通天柱和混元閣的四週。我們從太白泉望去，那不就是雲中的瓊樓玉宇麼？

一陣香風吹過來，使我們每個人都飄然欲昇！向東望去棲雲山巔的薄雲，已散漫地奔向霄漢，我急提目光，向空中去搜索，已不見那慈祥的老者，懸掛這孤雲了。

孤雲昇上空後，陰霾的雲彩，就像赤紗般蕩到天的遠方。綺麗的彩虹，忽然步出雲層，跨過山谷，深溝、流河，躍於棲雲山後，伸展到西山的頂上，像地球的赤道儀把天空分成明暗不同的兩種世界。

當一輪紅日從那棲雲山巔昇起時，這彩虹就像含羞的處女般，躲進雲層的懷抱中了。

大地底一切有了這光和熱，特別顯出生的活躍，老鷹飛向空中去，棲棲的雨雀，汪廠長幾個人，就到果樹林中去摘了許多櫻桃和野杏，都同我興高彩烈的談笑着，我卻沉默地懷念着那掛祥雲的老者。

片刻，我忽有所悟般的想到了，那不就是混元閣中見過的老子麼？我笑了，我好像發掘了他的神秘！他們見我這突由其來的一笑，也莫明其妙地呵呵大笑了！

從衡口向南望去，那與龍峽中獨起一峯，很是秀麗。據說在那山峰上，原有一所相當寬敞的太白廟，內祀太白星君，與玉皇大帝，及孔子諸神像。在民國十八年的時光，榆中大旱，民生凋敝，一些老百姓以為峽水的不旺，是因為河旁的山峯上，重壓一太白廟，把東來的水流壓住了；於是商得榆中縣長的同意，手持鐵鎬鐵鍬等工具，像排山倒海般地把它折毀了。

當時在那廟上修持的老道，見這羣情洶湧，手持鐵器的民衆，說要毀廟，把他魂都嚇走了？他驚惶地跑到地上，磕頭哀懇，但一般民衆，認為這是他們生活上的大敵，仍把這壯麗的建築，毫不遲疑地摧毀。老道哀求無效，只好號淘大哭，失望地搬了幾座小神像，和一些牌位下山去，

我走到泉旁，見那澄碧如鏡的水底積着不少小石子。據老道說：凡求子嗣的人們，只要向樓上太白星君磕頭哀求後，下到樓來撿上一顆小石子，交給太太，就可生孩子了，他指着一些樑上懸掛着的「有求必應」橫聯說：那不就是求得子嗣的人還的願麼？

甘肅的人口本來很稀少，於是我也大發慈悲，投進洞裏不少小石子，讓那求子求孫的人們以可多摸幾個，多生幾個孩子。

我們在那裏玩了很久，從一條僻靜的小徑回來。叢林裏送來陣陣花香；樹上高懸着鮮紅的野菓。清麗的景色，旖旎的風光，讓我們無償的去欣賞。願這仙境般的世界，永恒地留在這苦惱的人間。

註一：「老西」是甘肅人對山西人的稱呼。

註二：「掌櫃」是西北人對一般人的稱呼。

三二年八月於棲雲山

孫福熙啟事

鄙人因事務忙碌，無暇兼顧，特辭去本刊總編輯，專任本社顧問職務。諸君惠寄稿件，除必欲個人介紹者外，封面請寫：「重慶嘉陵新邨十號旅行雜誌編輯部」，以免輾遞多費時日。至賜函個人，請寫「雲南呈貢縣城孫福熙收」為盼。

先叔祖子超公行略

林蔚人謹述

故國府主席，先叔祖諱森，字子超，一字長仁。號青芝老人，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生於福建閩侯縣尙幹鄉，民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逝世于陪都。其先世系出殷比干，傳至遜祖穆公，當唐末之世，隨忠懿王，王審知，由濟南南下至固始，輾轉而至閩侯；初居枕峯鄉，及明中葉，徙尙幹鄉。尙幹原名陶江，故吾族世稱爲「陶江林」，繁衍已千餘家矣。故鄉山明水秀，東南林巒尤美，吾族祠堂在焉。明末，大學士葉向高掛冠回籍，往觀吾族祠堂及其環境，喟然嘆曰：「後二百年此土當出非常之人，任非常之事，其林氏當之乎？」卽欲以千金易其址，卒不如願。僅於祠堂之側，購地數弓，建立石塔，以制勝風水，事見福建省志。

父道炳公，少時家無寸土。曾爲人佃農，因欠租，田主毆傷其股，乃棄農營商，十餘年，積小貲。居家時，倡公益，解紛難，衆望歸之。

先叔祖幼時精敏好學，年十七歲，遊琯頭鄉青芝山，與山僧雄辯晚明顏王諸儒之學說。青芝山爲閩江下遊名勝之一，斷巖峭壁，深谿飛泉，足供游人鑑賞。中有石洞，爲明代葉向高讀書所。先叔祖好山林之雅趣，厭家宅之喧擾，遂居於此，日與山僧研討學問。性好客，無客則終日不怡，故客不時至，至則抵掌縱談明季及太平天國事，往往秉燭繼日。 歷如數家珍。輕財重義，赴人之急，傾囊空橐而不吝，以故閩學子弟多來歸。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泰半出其門下，後五年肄業鶴齡英華書院，習英語，洞悉西洋文明與民治精神，時目睹清室腐敗，志切興革，聞國父倡導革命于嶺南，乃赴滬組織福建同學會。旋同盟會成立，卽率全體學生加入，中多南洋華僑子弟，故與彼等奔走南洋各島，募集資金，以供同盟會之需，此時先叔祖母鄭孺人已來歸，百端籌措，一身勤苦而不以絲毫辛勞爲先叔祖告，因斯致疾，不數年逝世，人或勸先叔祖續絃，曰：「爲革命者不顧家，家室非吾所急也。」

二十餘歲，舉學遠遊曲阜杭州，瞻仰孔聖岳王之遺風，四十歲後三度太平洋，一度大西洋，足跡遍歐美諸洲，縱覽各國山川，結交天下豪傑，年五十五返國，任福建省長，既倦于游，乃構居于青芝寺之側，名之曰嘯餘廬，有終焉之志，因自號青芝老人，廬之西，有小徑，曲折通古洞，卽葉向高讀書所也。又於山之陽，預築生壙，墓碑自書「林森存骨」等字。平疇縱橫，參差其下，目之所及，約十餘里。

族中前聞先叔祖任國府主席，相率來京，冀獲官職，先叔祖僅設宴款待，資助旅費，一一遣其歸里，以示無私。鄉子弟間有犯殺人者坐囹圄，鄉先輩請先叔祖營救之，先叔祖不以私而忘公，乃推却自嘆曰：「殺人宜速死，勿以污我」。常於還鄉掃墓時，人或勸其置產爲退修養老之所，先叔祖曰：「革命以天下爲公，豈有私產爲」？爲國府主席十二年，崇尙節儉，布衣疏食，無異平民。其弟婦與姪媳等居閩侯，家無僕人，躬操井臼，朝夕辛勞，衣不曳地，布履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倡，

先叔祖樂育英才，除撙節歷年俸給，置林森獎學金及林森鄉獎學金外，既以私貲派遣青年科學家赴國外留學。族中後進好學者，亦多加意培植。民十八派遣族婿溪升留學法國，溪升于九一八事變時，努力爲國宣傳，積勞成疾，死于法京。民二十三遣其嗣子京留美，後二年歸國任綏遠省政府秘書，太原陷敵時，捐軀殉國。故鄉小學以祠堂建校址，先叔祖以其敝陋，出二萬元建築校舍，鄉中學子莫不沐其仁風也。余於民二十二年由美返國，任金陵大學經濟學教授，曾謁先叔祖於主席官邸，暢談教育。先叔祖曰：「汝既任教學府，尙須精勤，吾鄉教育風氣，將賴汝整飭，汝其勉之！」卽令左右取紙筆，書「業精於勤」四字賜余。

先叔祖兩月來政躬不豫，族人聞之，多以爲吉人天相，當可早占勿藥，孰意抗建大業未完而身先殂隕。謹以言行足以表式于鄉邦者濡淚述之。

（八月十一日重慶大公報）

岷峨紀遊

趙明修

不絕中原鼓怒鼙，閒將文字紀岷峨；應持半部平天下，一卷離騷恨太多。
吳簫吹澈客心憂，君在渝州我萬州；豈謂盧敖愛山水，抛來手帙導神遊。

梅川痴雲盧雲氏於萬縣佛學社

不佞半生栗碌，俯仰依人；惟性嗜山水，所至之地，必遍訪名勝。上年隨貴陽丁公春膏入蜀，供職財政部四川區稅務局，未幾調樂山司征榷；雖時僅六月，而嘉陽勝蹟，飽覽無遺，并考訂當地逸事，詠之詩歌，志在筆記，彙成一帙，署曰岷峨紀遊。自慚譾陋不文，尙乞大雅教正是幸。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夏五月湖北廣濟趙明修筱麟氏識於古渝州

遊成都日記

丁丑暮春，貴陽丁公春膏，長財政部四川區稅務局，予隨節來渝，案牘勞形，烟塵滿目。秋七月而有外勤之命，調派樂山，辦理統稅；是月二十九日，離局乘渝蓉路汽車出郊，過化龍橋，沿嘉陵江上行，大田多稼，一片黃雲，正收割時期也。車越山過嶺，疾馳如駛；經璧山、永川、榮昌、隆昌、內江等縣，是晚宿椑木鎮。

三十日晨車過內江縣，在城內稍停，乃步入街衢，見市容整潔，馬路以三合土築成，銀行林立，蓋自流井之鹽場，內地之糖廠故也。惜鹽糖廠距離尙遠，不便前往參觀，頗覺悵悵。復上車行，經資中、資陽、簡陽而入華陽縣境，下龍泉驛，遠望一碧平蕪，沃野千里，成都省會在焉。未幾，抵牛市口下車，正下午四句鐘也。坐黃包車進城，寓城守東大街永成旅社，沐浴更衣，因連日車中顛播，乃入睡鄉，不覺東方之既白。

舊歷八月一日，早膳畢。遊武侯祠，驅車出南門，遙望古柏參天，圍以丹垣，抵門首額曰漢昭烈帝廟；正中奉先主遺像，冕旒端拱，猶是南面天子；東西殿奉關壯繆、張桓侯遺像，兩廡列趙雲、孫乾、張翼、馬超、王平、姜維、黃忠、廖化、向寵、傅僉、馬忠、張嶷、張南、馮習、龐統、簡雍、呂凱、傅彤、費禕、董和、鄧芝、陳震、蔣琬、董允、秦泌、楊從、馬良、程畿等文武二十八人，各竪短碑紀姓氏及隨侍事略。帝傍奉皇孫北地王劉諶而後主禪不與焉，亡國敗家，不入廟食矣。更進一殿，奉諸葛武侯

遺像，杜詩所謂先主武侯同閟宮也，羽扇綸巾，確肖神機妙算狀態，碑碣中以吾鄂鄉賢黃雲鵠先生石刻最爲名貴。後苑惠陵，即昭烈帝墓，古木參差，維以修篁，一代帝王，千秋黃土，不禁感慨係之。入城遊春熙路，整齊清潔，兩旁植法國梧桐，扶疎掩映，一望無際，房屋多古式，鮮洋式層樓者。商場亦繁榮發達，問丁公祠方向，據稱祠現供民軍起義時彭烈士家楨銅像，唯街尚以丁公名，以志甘棠遺愛，復相與談丁公逸事而去；遊少城公園，園爲遜清滿洲將軍居留處，鼎革後改今名，規模宏壯，布置井然。廣場中建辛亥保路死事紀念塔，高入雲表，河流環繞，四週可以持竿釣魚，有動物舘陳列熊、豕、禽、獸，博物舘陳列各種標本，圖書舘藏中外書籍，武器陳列舘陳古時刀、箭、戈矛、鎧甲、籐牌、及舊式槍炮，邊區風物陳列室藏苗族服制、器用物品；金石陳列室有古代銅鐵鑄像、及鐘彝、殘碑、石棺等，內張獻忠七殺碑字已剝落，不可辨識，僅有「一丶丁」筆劃可拱髣髴而已。此外名花異卉，不可勝數，出公園至二十四春舘食蒸餃，味美價廉，堪以果腹，回寓九句鐘就寢。

二日早膳後，乘黃包車出小西門，遊草堂寺。至則寺爲軍隊駐紮，不許遊人入內，工部之不幸歟！抑余之無緣耶？乃購杜拾遺陸放翁黃山谷三大詩人遺像以志紀念。折過浣花溪，僅小溝一道，無復有製箋人矣！至靑羊宮，殿宇巍峨，中奉元始天尊及仙道眞人法物，有銅鑄靑羊二隻，蹲踞殿隅，堪稱名貴。唯殿之第九進，有唐明皇及楊貴妃偶像，不解何義，以道院之清淨，何以供風流天子，況明皇幸蜀，玉環已在馬嵬坡香消玉殞，其七夕長生殿連枝比翼之誓，竟發現於道院，離奇怪誕，不可思議，因未語道衲與之研究，姑付之闕疑耳。

青羊宮傍有二僊庵，係奉呂純陽與鍾離祖，亦壯麗宏敞，有駐軍未往，遂至百花潭座憩息；百花潭茶者，乃環城諸水匯流最深處，水紋翻作花瓣形故名。入城詣國立四川大學參觀古皇城僅殘垣一段，是否即蜀藩內苑，不敢臆斷，唯兩邊東西御街，及東西御河顧名思義，非子虛也。前有石坊鐫爲國求賢四大字，無時代人名；後坊鐫旁求俊義四字，係清乾隆七年御筆。正中寶座，聞 蔣委員長前年入川，命改講演台，即今之 總理紀念堂也。復折往北城角，遊文殊院，廟宇壯麗，僧侶數百。予選購六祖法寶壇經一本，藏之行篋。至姑姑筵，欲嘗清御廚黃敬臨老先生所治口味，不料因暑期休假，尚未復業，大爲失望，與空過易牙之門也，夜返寓就寢。

三日凌晨，即興盥漱畢，坐人力車出東門遊薛濤井，望江樓在焉，樓臨岷江上游，（市政處改爲成都郊外第一公園） 水淸淺，傳蜀中所製錦緞，必先在此處洗濯，其質乃佳，故又有一樓名曰濯錦樓；井在園之中央，修竹千竿，清翠一碧，園內茶社，即汲井水烹茗，以餉遊客。乃遶枇杷門巷而上吟詩樓，飲龍井茶，讀薛校書詩數首；帆檣上下，款乃聲聞，想見薛校書當日吟詩逸趣；余觸緒傷懷，遂口占四絕，購薛校書遺像以

歸。

錦官城外聳高樓，萬里橋邊一望收；
讀罷遺編洪度集，美人何事不千秋。
浣花人去我流連，古井猶存藹暮煙；
自歎汲深愁綆短，冷官況味有誰憐。
掃眉才子女兒身，薄命紅顏墜溷茵；
一樣天涯淪落感，弔卿我亦淚沾巾。
當年色相都參透，脫節居然入道山；
今日修篁千萬个，此中隱寓有禪關。

復問洪度集現藏何處，適管理員洪君適聲，年逾古稀，道貌岸然，詢余是否鄂籍，余具以實告，卽承邀入雅座，暢談其尊人諱錫爵字桐雲，前清以舉人需次鄂渚，於光緒乙未年署理廣濟，其時隨侍任所，年僅念餘，邑中世家大族，猶能記憶；迄今四十寒暑，兩鬢已霜，河山變易，今日得於錦官城外，邂逅吾先君作宰之地方人士，斑荊道故，洵非夙緣不至此也。復以一事相囑，卽桐雲大令宰吾邑時，公車北上，道出蘄黃，題赤壁蘇文忠公一聯曰：

樽酒薦奇文，聽萬斛泉源，八大家中公眞健者；
湖山留勝概，趁一帆風色，五百年後我又重來。

前見某報登載，誤爲南皮張香帥所作，不但身分語氣不合，抑且埋沒其先人作品，於心不安，終思有以更正。今幸與余遇，卽以此託，余應之曰唯唯；遂語我洪度集，須至學院街舊書坊尋覓，價洋一角，余與辭而出。下午遊中山公園，僅楊引之烈士紀念碑，餘皆茶室，無足紀述；欲遊子雲亭、駟馬橋、昭覺寺，因道遠未果。再詢張獻忠萬人塚、鐘砠山，鮮有知其處者，遂作罷，留爲他日再遊之資料耳。

謁昭烈帝廟

漢祚綿延火德昌，千秋陵廟尚馨香，冕旒猶是南天子，殿陛空留北地王。一代眞龍屈草澤，三分正統繼高光。我來屏拜祠堂下，古柏蒼蒼藹夕陽。

丞相祠堂

我昔過隆中，草廬曾造訪，今拜丞相祠，遺像又瞻仰。羽扇握經綸，方巾披鶴氅，盡瘁而鞠躬，勤勞何鞅掌，君臣同闕宮，魚水交可想、兩表見丹忱，澹泊誰嗣響。

嘉定凌雲寺烏尤寺紀遊

樂山，卽舊嘉定府，今劃行政督察爲第五區。當岷江尾閭，合銅雅二水；匯流處商賈輻輳，民物殷繁，風景奇特，以凌雲、烏尤二寺最著；渡江登九峯山，拾級而上，懸巖峭立，多就巖上鑿佛像，及劈窠大書，惜年久佛像爲風化，字亦漫漶不可辨，僅史致康之龍字，長丈餘，筆勢飛舞，尚稱完善。山門鑿大羅漢，笑容可掬，寺向峨眉山，故旁有揖峨台。廟宇軒敞，僧舍井然，大雄殿後，藏經樓有玉佛，云自西藏携

來。大佛在山之陽，露天危坐。高三百六十尺，係唐時海通和尚依山鑿成；面臨大江，莊嚴雄偉，海通之心精力果，堪與大佛千古矣。山頂東坡讀書樓，占全山最高處，縱目一覽，萬象涵虛，雲水蒼茫，想見東坡公當日潛修學業成一代大儒，足爲名山生色。更右越小嶺，青衣島突出江面，河流環繞，青螺疊翠，如在水晶盤裏，頗有身未往而心先醉之概。山勢頗陡峻，上絕頂，烏尤寺始見；（寺原名烏牛宋黃山谷改今名）輝煌壯麗，琳宮仙闕，傳係建自唐代，不無可信。客堂懸名人墨蹟，古色古香，堪稱鑒賞，僧亦好客，談吐風雅，旁有爾雅台，位於危崖上，建小樓，署曰漢犍爲舍人註爾雅處，不知者誤爲郭璞，則謬以千里矣。憑欄遙矚，遠挹山光，下聽濤聲，風雨晨夕，玩月吟詩，眞可滌去俗塵萬斛也。余謂凌雲寺以雄渾勝，突兀軒昂，有廊廟之概；烏尤寺以高古勝，超逸之致，有林下之風，二者各極其妙，非一登臨，未可以神會也。尚有八仙洞萬景樓，龍泓寺諸名勝，遠近不一，容日再遊。

洞簫緣記

丁丑之秋，客遊嘉定，與遼陽劉君麗東，同登九峯山之凌雲寺，覩大佛莊嚴，聽洪濤浩蕩；忽有聲自半天飛來，其音清越，余問劉君，此何聲也？胡爲胡來哉？相與四顧，覺聲自洞中出，乃近前見一年少，正吹罷洞簫，餘韵悠揚。叩以里居，自云門其姓，志玄其名，係黔人，爲朝謁峨眉，道經是邑，遊覽名勝，偶爾撫弄，不料爲大雅見賞，實深慚愧。余視其簫有詩曰：我生漂泊境蕭條，傲骨生來不折腰；恰似伍員遭末路，傍人門戶去吹簫。刻工亦精緻，知爲奇士，乃曰山頂有蘇子樓，曷一登臨乎？遂同出洞登峰，巔有危樓矗立；奉蘇氏文忠、文定昆仲遺像，瞻拜畢，至亭少憩，門君復吹快排子雙音一曲，哀猿叫月，聽之實欲淚下。余亦慨然曰：坡仙遭北宋黨錮之禍，被讒遷謫，投閒置散，其赤壁二賦，動乎天眞，飄飄然有遺世出塵之想，以視余今日身世如出一轍。然先生爲有宋一代通儒，千載而下，尚有定論。余也何人，敢以比擬。門君曰：君不悟賦中水月之喩乎？盈虛消長，天道靡常，世間事當作如是觀耳！遂一行下山，訂遊峨歸來再晤之約，越數日，門君果來訪，相見之下，俱道峨山勝概，遂請其就余居下榻，以便聯床夜話，門君首肯，歷三晝夜，縱談今古，時而謳吟，時而嘯歌，時而正襟危坐，研究宇宙人生觀，皆具哲學理想，確有獨到處，發人深省。舊歷八月十五欲辭別，余堅挽之曰：我等天涯作客，雖無室家之樂，而每逢佳節，得與良朋，暢談心曲，良宵不爲虛度也。門君然之，遂展紙揮毫，爲余畫虎一軸，姿態橫生，兇猛之狀，怒之毛髮悚然，不亞唐伯虎眞筆也。復承贈我詩有「別離此後休惆悵，莫把光陰等逝波」一律，余亦答以「芒鞋竹杖天涯客，野鶴閒雲不羨仙」之句，相對惘然。是夜月明如晝，門君再弄其簫，惜此時劉君麗東已東下，否則三人對月，確有李謫仙詩情也。次晨竟一聲珍重而別，門君年方念六歲，一邛一笠，踏遍東南十一行省，此去將出劍門，而入西安，飽覽

華嶽三峯之勝，增其學歷，其志量烏可限哉。吁，青衫淚落，客子傷情，萍水相逢，得賡同調，謂非三生石上有夙緣歟？因執筆記之以志雪泥云：

遊凌雲寺遇門生志玄賦此以贈

不慣隨波應左遷，偶逢佳士却欣然，丹青惠我風生壁，（承畫）文字交君月正圓。（贈一虎軸）（舊八月十五日）大佛喜能傳笛韻，坡公幸許結詩緣；芒鞋竹杖天涯客，野鶴閒雲不羨仙。

醒園紀遊

出張公橋半里有園曰醒園。倚山築屋，就石疏泉：每當溽暑之際，裙屐留連，咸以此爲避暑勝地。蓄山之麓，有古洞數處，深邃陰森，寒氣逼人，洞口有泉，涓涓不絕，考碑載園主人之祖鏞琦字洎農，鑿山泉記云：棲霞洞旁有一小洞，向爲苔蘚所封，某歲夏避暑洞中，睹石竇水珠滴瀝，如傾雨點，日夜不斷，乃征匠工，鑿塞通幽，扶倚夷窄，日光透露，洞遂豁然開爽；當盛暑熇熇時，至洞則洒然如秋云。又鑿一池以蓄泉水，澄澈甘美，渾是竹露清虛之氣，烹茶欵客，清肺除煩，李文饒之惠山泉，不是過也。噫，自有此洞，卽有此泉，泉隱於洞，無人洗剔者；然則山水之顯晦，亦有其時歟？彼才人傑士之抑塞未彰，可毋憤也。待其時焉可矣云云。因特紀之，並附以詩：

竹公溪上好盤桓，古洞泉幽滴未乾；地僻那知城市近，樓高但覺海天寬。平生不羨趨炎客，今日居然作冷官；合是詩人留戀處，菊黃時節再來看。

陳莊紀遊

嘉定隔江有陳莊，耳其名久矣。丁丑秋九月，太原楊傑三先生，招同遊覽，宿雨初霽，天爽氣清，出迎春門渡江，由山麓拾級而登，越松濤嶺，見公布遊莊公約，距莊門不遠也。更前進，叢篁夾道，青翠欲滴，濃陰深處，禽鳥爭鳴，玉先山館，卽隱在此中，露出一角。前行數武，遠挹三峨，如擁懷抱。近臨嘉樂，如在膝前，岷江合雅水匯流，嶽色與波光爭媚，帆檣上下，北達南通，昔武陵漁人，尋得桃源仙境，不是過也。攷莊主人，字宛溪，性嗜蓮棄仕歸來，結廬此間，就天然泉石，點綴成景，以頤暮年。復關心社會事業，因是處有靈巖之美，創設大規模絲廠，以贍養一般窮黎。惜自九一八後，商業不振，折閱殆盡，而主人亦遂物故，今日莊門開放，任人遊觀，蓋亦世亂方殷，滄桑變易，有由然也。嗟呼！王謝風流，烏衣門巷，一朝冷落，燕入人家，豈眞然耶？殆亦尋常百姓之自由出入王謝門第耳！以視今日之遊，後先同慨，質之傑三先生，曷以斯言爲不謬歟？

重九嘉州感賦

年年客裡過重陽，此日重陽倍感傷；烽燧漫天悲國難，哀鴻遍地痛家亡。河山破碎孤臣淚，骨肉流離客子腸，欲向凌雲問大佛，幾時劫可免紅羊。

重九嘉州感賦

蜀中名勝首嘉陽，大好湖山紀異鄉；高塔雲連橫北郭，斷
橋煙鳥挹平羌。海通鑿佛蛟龍靜，（相傳山下有蛟龍窟舟楫經過必遭覆沒唐時海通禪師鑿大佛以鎮之）
玉局題名姓字芳，（石壁有蘇東坡載酒時遊處字跡）更有烏尤山突兀，嶙
峋在宛水中央。

吳園即景

青衣江畔，有平原，曰青衣壩，居民皆以蠶桑為業，吳除主人字名鹿芹，獨於此處拓地三弓，闢小園一座，蒔花種竹，多採異地名種，手自栽植，故園中花木蕃而果實肥，蓋寓恰情於生產者。小築三楹於萬卉叢中，四時清香臨鼻，不入其堂，不知此中有精舍也。聞鹿芹主人，於前年物故，今為其夫人郭女士（即郭沫若先生之姊）所居。能承遺志，勤於園事不衰，故年獲純利不貲。余每週必一渡青衣江，公餘之暇，涉足園中，滿肚皮不合時宜，藉以滌去。時著氣已消，涼颸忽至，黃花滿地，白雲在天，觸緒興懷，不能無詩；

青衣江上野人家，小闢三弓地種花；鄭草謝蘭燕桂樹，名園無
數盡仙葩。
更從何處覓園林，花有清香月有陰；橘正黃時柑子碧，纍纍滿
樹盡黃金。
籬邊秋菊正含英，似識淵明倒屣迎；魏紫姚黃爭吐艷，一齊低
首拜先生。
屋小如舟護短籬，蒼松翠柏亦多姿；主人去後春常在，巾幗須
眉仰女師。

登高標山有感（并序）

山占嘉州金城最高處，一名老霄頂；上有萬景樓，清名士王漁洋過此，留題詩句，載在邑乘；樓今荒廢，僅存遺址，俯視闤闠，一覽無餘。

客中纔過重陽節，乘興來登萬景樓，宿雨新晴朝日麗，淡烟微
靄曉雲浮。三峯遠挹峨眉秀，二水交流奎閣收；（稱雅二水會流處有奎閣）極目
幽燕無淨土，陸沉有禍痛神州。（時中日激戰平津失陷）

八仙洞紀遊

洞以八仙名者，係昔人慕老氏，鑿巖以居之義，遂以名焉。余駐樂篼，權政公餘，偕楊麟書同志往遊，出半邊街，渡岷江，林深箐密尋徑而上，山不高而深藏，如處子，然懸巖鑿洞，凡三處，各鐫佛像於其中，金碧輝煌，尤以觀音洞龕，石櫟柱玲瓏更具匠心。考碑載明嘉靖間，洞主璉師，往來於峨眉瓦屋間，常携雙鶴渡江，終日不語，隱居此中，鑿獅象莊嚴佛座，其徒問曰：佛教至空而無師，鑿巖石而不化，豈我佛西來意耶？師曰：非至有不有，非至無不無，無有乃化，有有乃神，斯化矣等語，妙悟通徹，遂題其洞額曰：三有洞天云，因紀以詩：

偃山浮閣望依稀，（偃山浮閣四字清彭汝賢司馬題）結伴登臨入翠微；石磴苔封凝滑屐，叢篁露滴欲沾衣。一塵不染真空諦，三有能參悟化機；洞口白雲任舒卷，煙霞滿貯一囊歸。

龍泓寺紀遊

龍泓寺，與嘉州隔江相望，蘇東坡讀書寺中，山上有洗墨池，鉢「魚化龍」三字，係坡公手書。山下產魚，首皆烏色，傳為墨池水染。味極鮮美，為嘉州特產。寺左右兩山環抱，門臨岷江，頗饒風趣。山為石質，沿巖鑿無數佛像，惜年代久遠，石為風化，像皆殘缺不全，有斷脛者，有折肱者，有模糊不堪認者，榿杌之狀，恰是經過滄桑浩劫。寺宇荒涼，古洞蒼苔塵封未掃。有老頭陀撞幽冥鐘，年逾古稀，問墨池真蹟，則瞠目不能對，安得起蘇髯而一問之耶？因紀以詩：

扁舟容與渡江來，古寺龍泓話劫灰；無限興衰家國恨，一龕彌勒化塵埃。

滯迹嘉陽菊已黃，秋風江上客情傷；墨魚不及鱸魚美，蓴菜肥時憶故鄉。

嘉州公園觀菊感賦

姹紫嫣紅鬥艷妝，一叢籬菊正芬芳；情高應是蘇黃品，晚節非同桃李狂。曾向瑤池分湛露，獨泛彭澤傲繁霜；淵明去後誰知己，三徑歸來歸自傷。

灘頭行（并序）

岷江盡處，會桐雅二水入江，有灘曰九龍灘。當夏秋之交，洪水氾濫，箭流奔放，舟行覆溺不知凡幾。冬季水枯，灘始出見，自蕭公嘴至九峯山大佛腳，盤渦沸騰，江路僅一線可通，舟楫上下經此，槳船失用，舟子必躍身入水，用纜牽挽，方得逆流而上。余每次由青衣壩返嘉，必經此灘，買小舟僅容二人，舟子篙槳并用，方至灘頭，爲急流打退，有始從何方來，仍向何方去之勢，使盡畢生氣力，終不得少移尺寸，無已，一躍入水，如前法推挽，良久始達彼岸。事後成灘頭行以紀之：

蜀江多險灘，灘逾蜀道難，蜀道崎嶇尤可人力剷，兇灘惡水鬧之心膽寒。飛瀑奔流萬馬力，一瀉千里真壯觀。下有磷磷之卵石，上有浩瀚之波瀾。天地風雲忽變色，蛟龍怒吼起急湍。行舟至此舵失用，舟子一躍水底牽，使盡生擒龍虎力，汗流如雨口吐煙，分移寸進達彼岸，中流砥柱心彌堅。人生到此須努力，慎勿自餒徒潸然。

紀牛華溪宴公祠之遊

牛華溪介犍樂兩邑間，其地產鹽額占川省第二位。井灶櫛比，烟霧濛籠，市逢一四七場期，商賈蟻集，貨物雲湧，馬路亦修潔，公園

位於鳳凰山麓上有晏公祠，即灶民醵資建築以祀晏安瀾鹽運大使者也。由公園過流花橋，攝衣而上，石徑倚斜，松篁掩映，登山頂至祠憩息。祠爲古式結構，成平面工字形，無層樓傑閣，而幽雅別緻，異於他處。四圍花氣襲人，清香噴鼻，中奉晏公木主，當風日清美，登堂遙望，三峨九頂在目；沫水縈迴如帶，神怡心曠，眞不知置身何處也。考晏公民國初元，任四川鹽運使，時値鼎革之後，大清銀行在川省倒閉。其先灶民向銀行貸款，不下數百萬，至是政府應按戶追償，公蒞任未久，稔知灶民痛苦，建議政府勿予窮追，以解倒懸；復訪聞犍樂兩邑，灶商常因引岸涉訟，歷久不休，乃秉公剖斷，解決糾紛，呈報大府立案，用杜後患；其他改訂鹺綱，興利除弊，尤其餘事。因是灶民德之，於其去也，建崇祠以奉祀，亦猶峴山墮淚碑之遺意耳！嗟：今之居高位秉權政者，動輒言解除吾民痛苦，而居心掊刻，暴斂橫征，飽入私橐，比比皆是，以視晏公，能不愧死哉！宜乎其不享祀也已。

南華宮晤智慧和尚

南華宮在嘉定市中心，係烏尤寺腳廟。長老傳度，於是處設佛經流通處，備經典及報紙，供人閱覽。後進有精舍，曰念佛念法念僧之處，蒔花種竹，清淨無塵，予患疾月餘，倦遊山水，常詣是處靜坐，知客師智慧和尚，時在山養病，一日與余相値於此間，縱談其棄塵離俗後，由滇步行歷安南、緬甸、而入印度、參學凡三歷寒暑；精攻藏梵文言，會兩謁甘地慕其苦行；至印地風習知之頗詳，惜統治權屬英箝制自由，不勝感歎。復述其渡瀘水時，幾中毒癘，卒能生還，誠佛門有志之釋子也。吁，讀史至漢唐有張騫之持節，班超之專長征，幾費周章，始得一通西域；玄奘求經天竺，亦歷盡劫磨，方返中土。此數人者，在當時足跡所至，不過今之印度耳，而史册大書其功，以視智慧和尚一瓢一鉢，行脚萬里，來去自如，其難易爲何如耶？和尚勉乎哉！

遣病

余患疾月餘，百無聊賴，時倭寇日深；太原上海相繼淪陷，而敵人狼子野心，行將犯我首都，金陵危如累卵，余滯迹嘉陽，愁病交加，東望鶴樓，恨無兩翼，心旌搖搖。汾陽楊公儆三，餉余以美化文學名著叢刊一書，囑閱之聊以遣悶，遂依次披覽，內凡十種，朱劍芒原序，大別爲志樂志哀二者，如葉紹袁窈聞冒襄影梅庵憶語，李漁喬王二姬合傳，陳裴之香畹樓憶語，孫道乾小螺庵病榻憶語，或哭其妻女，或哭其姬妾，皆爲悼亡傑作；張岱陶庵夢憶，汪价三儂贅人廣自序，蔣坦秋鐙瑣憶，周生揚州夢，或紀其舊遊，或紀其所歷，一觴一詠，胥堪排慮，皆爲懷舊紀勝之文；至沈復浮生六記，則寫情紀勝，兼而有之，志樂志哀各臻其妙，堪爲客中醫病良劑。唯按諸作者泰半爲明室逸民，遜清入關後，痛國破家亡，存懷往事，寄閒情於文字以表見其幽思，蓋有心人別具懷抱歟？以昔方今余之感想又當如

嘉州竹枝詞（并序）

余流嘉數月，既遍訪名勝，稍遊逸者，兹於本地風光，以竹枝詞紀之：

坐茶社

嘉州到處是茶園，座滿高朋笑語喧；鎮日么師忙不了，無人不是擺龍門。（么師茶房名，擺龍門四川土語）

上烟館

吐霧吞雲閣笑薰，膏名福壽土川雲；此中君子知多少，禁政原來是具文。

買相因

市廛貨物競模糊，公道招牌處處新；莫道價錢擡高巧，前頭還有硬相因。（硬相因招牌名）

打牙祭

橫切蘿蔔直切葱，二盤回鍋味豐隆；鱔魚黃燜肉白片，備斟大麯醉頭風。（大麯酒名）

進香

蘭若莊嚴布置精，進香檀越儘歡迎；原來都是女居士，野鶯家雞辨不清。

帶手

問柳尋花路莫迷，并由帶手候蹉跎；試看日落黃昏候，蹀躞公園却爲諧。

追悼饒師長紀事

西曆一九三六年七七，我河北盧溝橋變起，中日戰事展開，歷時數月，我新舊兩京先後淪陷，寇猶深入不已。於時川軍動員達十二師之衆，陸軍二十一軍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奉令率部東下，廣德一役，敵憑飛機大砲，向我猛攻，我將士用命奮勇爭先，危城失而復得者數次，國華師長竟以身殉，噩耗傳來，川人士聞之，莫不悲憤，乃於舊曆十二月十五日舉行追悼，以慰忠魂，予輓一聯曰：公與黨國干城，傷心壯烈犧牲，一戰成仁無慚俊傑；我是蜉蝣過客，回首故鄉淪陷，三冬追悼哭元戎云云。按饒師長字竭臣，四川資陽人，生平勵志學行不事生產（聞某家僅薄田數畝陋屋數椽），治軍紀律嚴明，視死如歸，視其他抱享樂主義者，田連阡陌，宅第凌雲，擁嬌妻美妾，其爲人賢不肖爲何如哉！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竭臣有焉。

登凌雲山放歌（并序）

歲戊寅元旦，江蘇周君英哲暨樵逸宗兄，邀作凌雲之遊，時某君攜鼓山畔，適與相值，乃同登蘇子樓茗談良久，歸成長歌一首。

主人飲罷屠蘇酒，一管生花筆在手；客中度歲漫無聊，况有寒梅開笑口。東家兒女樂洋洋，著綠穿紅鬥艷妝；古寺進香

祈幸福，街頭散步賞春光。嘉陽風景眞奇壯，大佛烏尤隔江望，凌雲九頂氣昂藏，遠挹峨嵋三峯向我今相約謁山靈，蘇樓頭廓大淸彌勒見人含喜氣，小紅隨侍故多情。悠悠六合風雲惡，羽檄交馳日月黑；可憐東北淪胡塵，骨肉流離歸未得。更有南宋方息兵，不堪回首石頭城，昔年虎踞龍蟠地，無復秦淮簫管聲。河山破碎已如此，生死關頭須刻爾；覆巢之下卵豈完，誓與仇讎抗到底。聞道元戎　蔣介公，指揮若定萬夫雄；氣吞三島紓神策，收復中原指日功，寄語前方諸將士，大仇未報國之恥；不滅匈奴誓不還，衛霍勛名當仰止。

登離堆

嘉陽山秀，而文離堆尤爲奇特；余歲首既登凌雲，元宵乃上離堆，策杖攀登，成廿八字

離堆四面遶江水，如此江山畫裏收；晴磬一聲山寺午，天風環珮下烏尤。

皇華臺紀事

皇華臺爲淸代館欽使處，建於嘉州外城平羌門內，下臨岷江沿港，揚子直接此處溯源頭也。面對九頂三峨諸山，如在几席，登立當風日淸美，濃綠撲眺，波光山色，上下輝映，神怡心曠，誠足消遣世慮。按臺自鼎革後，邑人改爲小學，嗣因軍隊佔據，學校廢而臺跡荒涼矣。今爲本邑紅十字會所重加修葺，恢復舊觀，偶一登臨，因紀以詩

何年此處起高臺，雄踞江城一壯哉；無數好山猶隔岸，一齊擁翠渡江來。

澄然一碧接天浮，岳色波光眼底收；東去大江流日夜，都從此處溯源頭。

紀五通橋之遊

五通橋爲犍爲巨鎮，居川省鹽品第二位，風景極美，有中國瑞士之稱。余驅車前往，至則其地一溪流水，兩岸人家，闤闠相對，雞犬聲聞。小橋如虹，貫以通往來，居民皆營鹽業，鹽務機關亦多。溪曲折成之字形，水不深而淸可鑑人。舟短腹寬，中設竹椅供人坐眺，容與中流，仰面觀山，蒼翠一碧，峯皆秀潤，層疊有致；如文字之入佳境者然。溪畔黃葛樹比，大者幹盈數抱，夏秋之交，枝繁葉茂，維舟其下，驕陽不入，風生水面，雅趣不亞錢塘。予是日泛舟有句云：霧藹煙籠鹽世界，山環水遶鏡中聲，惜尙未續，蓋紀實也。抵四望關，隔岸即竹根灘，另一市集，與有橋可通，堪稱利便。唯兩處常苦水，優美不能與五通橋并論耳。予嘗謂江浙山水，西湖最佳，然亦多藉人力點綴，有脂粉氣；此則妙造自然，天成美麗。江浙目前淪爲敵手，血雨腥風，不堪回首，若五通橋得天獨厚，亦饒無慾，不啻世外桃源歟！

書購三蘇全集感言

嘗讀眉州志藝文志載：蘇子集板藏眉山故里三蘇祠堂，以坊間無完本難覓。余於丁丑秋余奉調樂山辦理稅政，由成都買舟沿岷江下駛，經眉山郭外，距祠僅數里，因洪流甚急，不能泊岸，殊覺耿耿。及抵樂就職後，終以公務未暇前往拜謁。本歲冬，適陳蘇湖君介紹眉山李君相青晤於嘉陽旅邸，因託其代訂三蘇集一部。比承首肯，本年三月，集由水運到嘉，啓緘檢閱，都八十卷，內子瞻東坡集四十四卷，子由欒城初集十九卷，欒城後集五卷，欒城三集二卷，欒城應詔集二卷；老泉嘉祐集四卷，謚法三卷，附錄集四卷，用夾江紙印刷，舊式裝潢，積案頭，蘇氏父子兄弟祖孫於一室，郁郁皋皋，不誠偉觀也歟。雖然余年來餬口四方，折腰五斗，風塵僕僕，席未暖而又已移，辜負韶光，學植荒蕪，今獲是集，未審能許從容攻讀乎？抑尤有進者，古今藏書之家，貴有子孫能世守其業，故昔人有黃金散盡　收書滿架，琳瑯自不如但願後來佳子弟，殷勤莫使飽蠹魚之句，反覆玩味，未知吾家子弟，將來能世守其業否耶？

解組書感（并序）

予上年九月來嘉，迄今荏苒半載，處處塵粟，無補時艱，邇者國難日深，忽奉解職之令，感而賦此；

瓜期屆滿暮春時，桃李無言笑語遲；蜀地山川留指爪，楚天雲樹笙迷離。一月行李詩書伴，兩袖清風琴鶴隨；最是難忘嘉樂處，峨岷與此繫人思。

堪歎求榮如病魔，只今結果又如何；因貧出仕翻爲累，不合其流莫我遮；秋月春花歡步步，白雲蒼狗幻須多；半年緣結嘉邦客，幾度臨歧躞蹀跡。

遊峨眉山日記

戊寅舊曆四月十七日，陰。黎明枕畔聞雨聲淅瀝，披衣起，天光爽朗，即御短服，叩一竿擔，搖就緒，八時半啓行。出瞻門，竹瀝乘滑竿前進，野花夾道，芳芬襲人，桑林與柳堤參青，麥浪雜秧針競綠，一群春時節也。抵蘇稽渡，即銅河二水匯流處，春波新漲，流漸怒，沿途領略野趣。十一時即至蘇稽鎮，樂山第一區署在焉。鎮室頗多，輿夫均在此處過癮，不禁爲禁政前途一哭。更前行三十里，即鎮子場，遙望三峨，峯巒畢露，殆峨神歡迎遊客歟？進午餐，四時二十分到峨眉縣，詣東關大佛殿，觀銅鑄千手觀音高二丈餘，係無窮和尚募化；又銅鐘一，係明萬曆丙午年鑄；出寺往興聖寺投宿，該監遍能款待殷勤，夜與話時事，具見關心大局。偃息寮房，計劃明晨出發路線。

四月十八日，陰。清晨即與遍能師辭，以白蜜一壺，飲而甘之。乘人力車十里至報國寺，前殿供楚狂接輿，中曰彌勒殿，曰釋迦殿，曰

七佛殿，曰普賢殿，均雄偉。施西吟翠樓，係廿四年，蔣委座主辦軍官訓練團時辦公處，令人肅然起敬，佩　委座之注意國防也。出寺由左登山行八里，即龍門洞，懸巖飛瀑，其下有澄潭，水如碧玉，游魚潑剌其中，毫不畏人，大有濠濮風味，經鐵索橋，路始崎嶇，過廣福寺，而達雙飛橋，即黑白二水匯流處，銀濤雪浪，奔赴牛心石，合流而入散文河。清劉光第有聯曰：雙橋兩虹影，萬古一牛心；蓋紀實也。由此上行，經白龍洞、金龍寺，而達鑑觀樓，樓結締如城府，傳爲公輸子造，有銅鑄接引佛一尊，身高丈六餘，無足觀。更上經海會堂、佛牙殿，均頹敗。十一時至聖壽萬年寺，首曰毘盧殿，有銅燈爐一，光色黝黑，係嘉靖元年無窮禪師鑄。中曰磚殿，係磚石螺旋砌成，銅鑄普賢騎象，高二丈六尺，重萬鈞，誠爲巨觀。小憩移時，僧弘機捧佛牙出觀，蓋以木匣，重十三斤，長尺二寸，寬八寸，厚三寸，黃綠青色相間，據稱中國四大名山，各有其一云。後曰新殿，藏有鳳葉靈文蓋貝葉經，余曾於荊州玉泉寺見之，未詳觀。更上五里，即觀心坡，又五里即息心所，中經石太子，乃頑石中露人形狀，或即俗云石胆，未知是否？在此下望，峨眉縣如芥子耳。更越放光坡，而達長老坪，孤峰聳拔，以蒲公長老會於此處結茅故名。再上又越一嶺，即初殿，又名鷲殿，爲蒲公見鹿開山處。維時日已西斜，山中雲霧突起，飛煙籠罩，覿面不辨人影，少頃霧散日出，雲皆下降，千巖萬壑，填滿如平地。土人云本山一日氣候懸殊，瞬息變態，若遇驟衆晦暗。立即雨至，復由上天梯而至華嚴頂，其下九顆子古樹一株，獨幹虬枝，葉分九種，又名九江樹，更進五里，即蓮花石，寺內有石一方，形如蓮瓣，色深褐，拭之潤如抹汗。再上即鉢天坡，長而且陡，難若登天；坡盡即洗象池，普賢洗象遺跡尚存。入寺投宿，與監院勝華師圍爐叙談；夜九時知客請觀燈，急出立坪前，俯視四山，燈火明滅，愈久愈多，光餘飛昇，不可數計。據稱凡發光之處，均窮巖幽谷，向無人迹，傳係住宅香火神燈，入夜飛來，蓋沿萬盞明燈朝普賢之說也。唯現經科學家研究，係山中千年腐葉發光，不無可信。不耐高寒，乃轉寮內偃息，是日上山行八十里，兩足倦步不覺。我也

四月十九日，晴。晨起立坪前俯視，不見樹影，雲海蒼茫，一望無際，間有峰尖數點，隱露綿雲中，恰似海中島嶼，幻景逼真，即銀色界。準早齋，七時一刻，由洗象池出發，越羅漢坡五里而至大乘寺，古稱木皮殿，有成化年代鐵碑一。復上閻王坡，亦名獼猴梯，磴道積雪，猶未消融，經白雲寺，又三里即雷洞坪，據稱下有雷神洞，豎鐵碑禁止人語，碑今毀。過此即八十四盤，羊腸小徑，傍臨危巖，凡三缺處，下視深不見底，令人股慄。又三里即接引殿，廟貌維新，聞方丈聖鈺爲釋界泰斗，現掛院至成都掩關矣。更上七里坡，由太子坪行宮鐵瓦經永慶寺而達祖師殿，通天祖師肉身在焉。更上即沉香塔，塔毀於火，而又上即天門石，有巨石中闢如門闕，爲登峰頂必經之處。再經七天橋，而至普賢塔，內有和尚肉身，再進地順平坦，即至絕頂，舉目四顧，大

四九一〇五八

有昂頭天外濯足扶桑之概。詣臥雲菴，（今改寶頂）方丈昌如引登二樓，在樓緣天休息；（是處爲前年稱登庵登山時下帰處前曰翔光樓後曰羅居樓予選居羅居樓）進茶點，知客引觀睹光臺，金剛巖，棋盤石諸勝。午齋後，詣正殿禮普賢菩薩，（即金頂）殿外大書「東觀雲海，西望雪山，」八字。殿後捨身巖繞以鐵欄鐵索，現經廿明蜀大令改爲「天下第一巖」，并勒石大書曰：「凡捨身皆愚人也，」用意殊堪稱許。銅塔二座，各高丈餘，據稱係廿年經火災，移置於此。由金頂直下大雄寶殿，往觀銅碑，惜災後尚委棄於地，現擬建亭移置。山頂殿宇凡四：曰正頂，曰金頂，曰寶頂，曰錫瓦殿，均宏大，土木工程尚未舉事。趨西越白龍池，又一峰曰千佛頂，更一峰曰萬佛頂，因距金頂遠近不一，僅詣千佛頂一遊。日暮返臥雲菴，齋供畢，俱豆花冰腐，尤極可口。是晚金頂觀燈，較洗象池所見尤多，佇視久之，上與星斗輝映，殊不辨四維八方也。寒氣襲人，轉寮與中國佛教會常委徐國治及林光瀏二居士，圍爐共話，復聽昌如長老講峨山掌故數則，乃就寢。是日御皮袍及毛大衣，尤覺寒氣砭骨。

四月二十日，晴。凌晨昌如長老請觀水光，門外霜華滿地，寒風撲面，遠望天半朱霞金光，一道一輪，紅日冉冉東升，佇視羣峯，噓氣噴霧，似雲而薄，上與日光返映，作殷黃色，萬頃波濤，恰似海天浴日景象，半小時即滅，蓋昨午海底兜羅錦雲未起，佛光不至，今晨一現水光，飽我眼福，謂非此行姻緣滿足歟！復導觀雪山，遠在康藏打箭鑪又瓦屋瞞經諸山，均歷歷在目。齋罷，與昌如長老及徐居士共攝一影而別，循原道下山，過七里坡，同行者指巖上第一山三字云：「全晃者可卜發譽，」予審視之勞，歸見山字；且行且語，不二時仍抵洗象池休息，擬明日下山。

四月二十一日，陰。晨起四山烟霧溟濛，雨意立至，監院勝華師仍欲逗留一日，予不可，承贈山產數色，拜而受之，鄭居士國武并以來日方長，後會有期相約。下鑽天坡，經蓮花石而東過長壽坡，紆迴曲折，往來人可對語，不知尚隔兩重山也。抵過仙寺時，大雨如注，仍鼓勇前行，經長壽礄，越觀音巖，下臨幽壑，上仰飛泉，雨雖急而玩景觀山，益覺嫵媚。過化龍礄，盤陀石上，書普賢佛號，字大如斗，爲九老洞第一道山門。九老僊府，又名仙峯寺，廟宇巍峨，爲全山之冠。前殿供趙玄壇，進香雲集，士女羅拜，芸芸衆生，求財心切，宜其虔誠膜也。詣大雄殿過舍利塔，七級浮屠，金光奪目，殿外空坪可望觀音峯，壁立天半，適聞猿聲，攀枝升降，不知凡幾，足償洗象池候山居士未至之願也。洞在寺後約三里，高丈餘寬二丈，余與陳丕元各持蠟炬入內，行里許，有石龕石床，係玄壇修道處，蝙蝠燕子，其大如鴉，飛鳴上下，時與人狎，余詣神前頂禮，未識玄壇亦知有千載下今日窮途潦倒之一族人否耶？出洞下山，經水井坡而至黃家閣，再下即九十九倒拐，路愈陡峻，折轉愈多，是否爲九十九，亦不省記。過扁担坡，一路層巒叠翠，怪石嶙峋，溪流潺潺，豁人心目，行雖疾不覺有倦容也。

十二點三十分，抵洪椿坪，日光照耀，好鳥喚人，寺亦莊嚴，鐵釜四分置上下；殿角大椿一株，已枯萎；左象鼻巖，右寶掌峯，秀色可餐，甲於他處。鐘二時復下山，沿大坪寺山脚，覓小道前進，溪流蜿蜒，以亂石置溪流中代橋樑，人行其上，水聲與籟聲相應，將近黑龍江口，兩山一峽，無路可通，經將兩山鑿孔，貫以橫木，置板其上，銜接連串，以通往來，頗有棧道風味，余仰觀一線天，俯聽萬斛泉，銀河瀉玉，流連不忍去，許爲全山第一勝境，再下合來時原路，折往神水閣，僅敗屋一椽；大峨石上有陳希夷福壽二字，蘇東坡雲外流春四字，郭子章靈陵太妙之天等石刻；玉液神泉，則在福壽石隙下湧出，涓涓不竭，余在荊州見：泉山志載：智者大師衣鉢寄此閣，易即是其眞蹟耶？再前進經慧鐙寺，純陽殿，華嚴寺，雷音寺，而過解脫橋，是夜宿伏虎寺。是日下山行百零五里，足力疲乏，雲板二響，乃蒙頭而臥。

四月二十二日陰，晨起立空坪，望後山形如虎伏，姿態舉背，知客安師，導觀寺內御書詩碑，及殿後羅漢井遺跡。迤東有羅漢堂，觀音殿，張三丰狂草石刻，蛇立鶴陰，龍蛇走馬，不可名狀。西有三豐殿，兩旁懸三丰亂筆山水條屏，筆勢奔放，饒有仙氣，墻與狂草並美。進早參見客堂門貼有四川省建設廳新訂字條，詢以何爲？據稱兩月前成都聞有空襲，要人眷屬覓地逃避，名爲租訂，實則鳩占云云。吁！成都要人畏敵空襲，遂護眷屬如此，其周且至也，吾儕小民，將何以堪？遂辭別下山，過虎溪橋往觀委座講演處，沿小路經寶寺莊子龍廟，保寧寺，而上報國路，至此已履平地，行三里過聖積寺，係丕元留聖積晚鐘爲本山勝景之一，不可不一往遊，乃繞道入內，黃葛二株，蔭可十畝，老寶樓銅鐘圍約十圍，爲峨山第一大鐘，鐘鑄普賢坐象，及銅燈爐均名貴，尤以後進銅塔一座，鑄佛像四百七十尊，及刻全部華嚴經於其上，願力宏大，功德不可思議。出寺上道，興聖寺在望，長老遍法立寺前合掌迎予，此行圓滿不留，乃解裝休息，時上午十一時。過午後遊峨眉縣城，遊綏山公園，至是余遊程告畢。

四月二十三日，雨。遍辭相留堅留小住，予不可；驅車出東門，乘滑杆回嘉定，是日春寒降三十度以下，終日顫栗不已，計是行時間短促，未遊觀花，未歷諸山中勝境，但目的已達，宏願克償，羅非佛緣不至此也。晚七時，抵神水院，飲薑湯而臥。

按峨眉山自麓至頂高一萬一千一百尺，週五百里有奇。山中氣候，一日數變，晴雨不測。

寺之最著者，爲報國、伏虎、萬年、靈巖、天門、磔峰等。他如大坪、洪椿、長老、太子、雷洞諸坪及錫瓦殿、清音閣均稱大觀。峰巒層叠，若玉女、寶掌、獅駝、筍譙、鑪鉢諸峰，備極崢嶸。

石有：寶光、太子、大峨、天門、舍兒、蓮花、玥鑰、法輪、飛來、象鼻、片心、仙人、羅漢、太湖等形如物者不可勝紀。

橋有：雙飛、仙女、七天、涼風、鐵阻、鐵索、木棧、石梁、凡積流斷塹，均藉以通。

洞，有九老、三仙、鬼谷、伏羲、女媧、左慈、龍門、猪肝及無名者千百。

水有：黑白雙溪、龍門峽瀑布、飛龍諸泉。

險有：鵓鴿鑽天、猢猻梯、蛇倒退、長壽、放光、壽星、羅漢等坡，難若登天。

草木有：抄欏樹、浮屠松、菩薩籐、普賢綫、木涼繖等，奇花異卉；尙有藥類如黃連、三漆等品名，不可勝數。

禽有迦陵，（其鳴佛現了）獸有人熊，（其鳴陀佛）虫有蛙、琴蛙，有巨蟒等異產。

古蹟有軒轅問道處，涪翁習靜所，蒲氏老人村，東坡摩巖字，右軍河南碑及釋迦仙迹，指不勝屈。

異景見稱者：金頂祖殿後，絕壁萬丈，朝夕雲海霧氣，集散無定時；至未刻有佛光如鏡，各現其形，夜有神燈飛滿巖谿，尤爲不可思議。

其他蔬菜有：雪木竿、普賢菜、樂[illegible]菌、黃瓦菜、冰腐乳、青籐椿、巔花椒、等味均鮮美。

至山中普通稱謂，除釋道有固定者外，餘均冠以居士二字，如男居士女居士，虎曰黃居士，蛇曰長居士，猴曰山居士，力夫曰担居士，尼僧爲二和尙，道衲爲無量佛。

又山行僱人代步曰揹子，其制以木架背上，兩手承之，人坐其上，負之以行，亦爲他處所罕見者，因附記之。

嘉渝歸途一瞥

淹滯嘉陽，幸臨瓜代，峨嵋山水，歡送征人，四月二十九日晨，汽笛一聲，民律輪解纜東下，途經犍爲，行四百里，而抵宜賓，全輪共載乘客十三人，飽覽兩岸山光，來隨如雲，波澄似鏡，乘客中有粵漢鐵路工務處長羅遠慈，中央大學教授陶聯斌，均在峨眉先後相遇者，至此又同一輪，抵足傾談，頗不孤寂。

四月三十日晴。上午進宜賓城，（古爲戎州清稱敘府）遊公園大觀樓，巍然矗立。出西門，詣弔黃樓，由半邊寺渡江，樓早廢，今地以樓名。斜行半里，即涪溪。上跨以橋，更進即涪谷，有巨石如磐，浮於溪上，開裂處可一人側身過，又有級上升，如登樓然，石鐫名刻甚多。游紅亭，今廢，流杯池，係就石鑿渠，曲爲八折，引溪水注入，置杯上游，放乎中流，兩旁列石坐客，杯亭處臨於其坐者立飲之，是黃山谷先生讀書宴遊處，攷先生在宋時，以直言忤時宰，右遷涪州別駕，不使之任，安置黔戎二州，凡[illegible]載寄懷山水，從容題詠，幾無微不自得者，殆世所稱阮籍而不惘者其人歟？仰慕流連，及暮始歸。遶道山谷寺，廟宇荒蕪，門前有石一方，形如硯，曰硯石。黃文節公祠左，有匾曰不繫船，頗幽靜，餘無足觀。入城已萬家燈火，至集賢茶社，聽歌女清唱，粉白黛綠，搔首弄姿，聆其音悉江浙籍，蓋因國難而流落來此者，漂泊天涯，不禁有同情之感，乃賦二十八字：

清歌一曲好玲瓏，檀板輕敲額暈紅；我亦天涯淪落者，與卿同是可憐蟲。

五月一日，晴。晨起偕劉陶二君觀金沙江與岷江合流處，故宜賓又稱雙江至會江碑俯視金沙江雜泥沙並下，濁流奔放；岷江則清可鑑髮，澄波浩淼，至此已合污同流，入揚子江矣。民安輪十時啓椗，經南溪江安行三百二十里，而泊瀘縣（即沱江合流處）入城遊公園，復登忠山，即諸葛武侯征蠻駐兵處，武侯祠今改瀘縣職業中校，江山平遠，賞遺址尚存，迤西下山，至百字亭遊覽，兩山一谷，中跨以橋，上有飛泉，經年掛壁，下有危巖，昔邵鄉賢黃鉄鶴先生宦遊時題曰滴乳巖，又鐫石爲洞，顏曰雲々洞，并自書蒼々先曝棲巖，課易省過焚香飲乳聽泉處，夜宿民安輪上。

五月二日，晴，輪行甚疾，揚子江至此以下水道漸深，沿途經合江，江津及各小埠而達重慶，是日行六百里，在輪中整理日記，僅過小南海，出艙一望，突立江心，形如孤島。午后四點，輪泊儲奇門登岸，下榻西大街大中旅社。

流杯池題壁

流觴流谷好徘徊，觴詠風流亦快哉，此去蜀南遊跡遍，最難忘處是流杯。

△代郵▽

樹元兄：請示通訊處有信待轉。

鉞啓

桂林療養院

內兒科 主任醫師 英延齡
外骨科 主任醫師 周澤昭
皮花科 主任醫師 潘士華
鼻耳喉科 主任醫師 陳序圖
婦產科主任醫師 周澤昭 女醫師 鄭莞

環境幽美 病屋通爽
設備完善 巖洞安全

（留醫留產）

診症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一時
下午一時至四時

急診：隨到隨診
院址：象鼻山對面左南環路九號
電話：二二五三 二五三九

董事長 謝 謇
院長 英延齡

入蜀補記

盧士琳

余以三十一年春，由香港避寇返里小住，旋來陪都供職，沿途見聞頗多可記。茲擇其有關史地及風土者錄之，得十六則，名曰入蜀補記，非補放翁入蜀記之闕也，乃補志舊游之鴻爪耳。

一　惠州西湖

余等一行由九龍步行，歷八日始達惠陽。城外爲西湖，又名豐湖，雖視杭州之西湖爲小，而景物亦頗可觀。蘇子瞻曾官此，故其堤亦曰蘇堤。蘇妾王朝雲歿於惠，葬湖邊，有亭翼然，歷代題詠石刻頗多。湖中一島，舊設豐湖書院，今爲省立中學講舍。梅縣宋湘翰林題聯猶在，聯云：「人文古鄒魯山水小蓬瀛。」陳炯明及楊坤如墓亦在湖濱，陳墓頗宏壯，碑爲章太炎炳麟所書「陳競存先生墓」五篆字，不書官職，亦無其他記載。其妻子墓附其旁。按陳爲海豐人，距惠頗遠，葬於西湖，殆欲藉名山而傳後世。吁，亦陋矣！

二　老隆

由惠陽乘舟，直達老隆。老隆爲東江上游一小鎮，屬廣東龍川縣，初無籍籍名。自廣州失陷，香港進口物資，多先運寶安縣屬之沙魚涌（涌讀如冲，）僱人挑至淡水，裝船溯東江上駛，經惠陽，河源而達老隆，再裝車運曲江，其　　甚狹小而旅館食店日增，商人莫不利市百倍。乘車東　　江西；至歧嶺乘舟，可達潮汕。

三　藍關

老隆以東十餘里，沿途皆山，號曰秦嶺，地名藍關，有亭一，額書「雲橫勝跡，」傳卽韓文公赴潮時遇韓湘處也。考續仙傳載，文公從子湘少學道，嘗聚土覆盆，頃刻花開，花片上有「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公不曉。後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中途遇雪，湘冒雪而來，詢其地乃藍關也，公憶前句，足成七律一首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敢將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爾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按藍關至歧嶺甚近，由歧嶺乘舟可達潮州。文公當日經此，殆可置信。惟秦嶺山脈，地屬陝豫，公原籍鄧州南陽，卽在秦嶺之南。原詩所謂秦嶺應卽指此而言。如謂秦嶺卽在藍關，似與詩意不合。故藍關之秦嶺殆係後人附會。又世傳韓湘爲八仙之一。據袁

子才園隨筆隨載湘爲唐會昌三年進士，非好道者，其好道者爲另一族子，有韓詩可證云。

四 程畋故鄉

余家平遠，與梅縣、興寧、五華、蕉嶺五縣，清爲嘉應州，古稱程鄉。韓江上游，首稱義化河。按南齊時處士程畋居是鄉，以節操自勵，不求聞達。平居以禮義廉恥敎其鄉人，衆皆感化，故名其鄉曰程鄉；名其河曰義化，亦稱程江。程故居在吾邑壩頭鄉，距余家約二十里。

五 壩頭司

余離家日，先至壩頭墟候車。壩頭爲吾邑十五鄉之一，清代於墟市置衙門一，俗稱壩頭司，光復後即廢。按此官爲巡檢，屬於知縣。清制各州縣市鎭關隘遠離城邑者，均設巡檢分治之，職權冗雜，經費有限，官既勞苦，民又病焉。民初縣各區區長及今各警察分所長，頗類似之。

六 南台

車過石正，遙望南台，如巨人臥地上，頓憶舊遊，不勝感喟。按南台爲吾邑名勝。山間多僧舍，如金粟山、桃源洞、白雲洞等，各擅勝境。最高處爲[illegible]帝廟及武仙殿，殿祀[illegible]，與國謝[illegible]清季釋褐復遊此、題詩壁上云：「仙風吹我到南台，策杖登臨倦眼開；一鳥驚飛隨石墜，萬山奔走化潮來。神仙事業李陳蹟，草莽英雄孕霸才。知爾精靈冠南服，九龍諸島不勝哀！」蓋時値鴉片戰爭之後也。殿前廟後，縣崖削壁，視泰山之捨身崖尤險絕。太平天國末年，鄉民曾據此自衛，砲壘猶有存者。山頂終年水不涸，且有稻田，農樵自力謀生，不啻世外桃源。夏涼如秋，冬暖如春，風景之美，遠在莫干天目之上，方之匡廬亦未遑多讓。惟以交通不便，遠地來遊者少，其名遂不彰耳。

七 龍川毛墓

嘗日達興寧，越二日，轉車赴曲江。過龍川城郊，因車損小憩，訪毛墓不可得，爲之悵然。按龍川居老隆上游。交通部曾設材料分庫於此。三十一年春，該部駐港人員撤退經此時，毛技士文鐘以憂憤成疾，卒遂葬焉。毛君籍吳縣，清華第二次官費選送赴美，習工程，得碩士學位。返國後，歷任京滬滬杭甬及京贛[illegible]技正、秘書、工程司、以勤慎廉能著。惟性不喜奔競，終以技士終，年僅五十一，惜哉！國民政府曾

八 連平

晚宿連平大華旅店。連平在萬山中，城小民稀，耕地甚少，惟民智開通，人才輩出，如清初顏希深官至貴州巡撫，其子檢官至直隸

百餘聲勢煊赫傳播遐邇。今其後裔尙多游宦在外者。而「三世四督撫」之盛，嶺東人猶稱道之。伯壽所建別墅，頹垣尙存，余得句云：「亂山高下入連平，社事猶傳累代卿；斷瓦頹垣殘照裏，舊時燕子不勝情！」

九　石山

桂林環城數里，多石山，皆拔地峭起，殊鮮聯絡，晴天遠望如碧玉簪，晨光曦微中視之，則誠如宋人所謂「疑是蓬萊海上山」也。其著稱者城內爲獨秀峰，在舊王城內，今以省府所在，禁止登臨。城外爲象鼻山，頗形似，余有絕句云：「象鼻山前水一灣，澄淸如鏡照衰顏；行吟澤畔思量遍，未許身如杜牧閒」。蓋其時奉命赴渝，述職，急不容緩也。

一〇　王城

桂林王城，俗傳爲明季桂王所築，實誤。按明太祖封其姪文正之子爲靖江王，建國桂林，王城即當時所築。桂王爲神宗之孫，名由榔，即位於肇慶，是爲永曆帝，次年奔桂林，後走雲南入緬甸，爲吳三桂所弑。王城入淸後，迄未拆除，改爲貢院，今爲廣西省政府辦公處。

一一　三元及榜眼

左爲「狀元及第」，右爲「榜眼及第」，皆淸代人物也。按淸代考試制度，鄉試中式第一名爲解元，會試中式第一名爲會元，殿試一甲第一名爲狀元，是謂三元。鄉試中式者通稱曰舉人，會試中式後，殿試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賜同進士出身，通稱皆曰進士。狀元之次爲榜眼，即一甲第二名，一甲第三名則爲探花。今科舉已廢數十年，人多不知其緣，故錄之。

一二　六寨

金城江以西，沿途所經市廛，大率營食宿業，茅茨土階，異常簡陋。晚間燃油燈，光綫微弱，景況殊覺淒涼。一夕，宿桂黔交界處之六寨，聞杜宇聲，不能入夢，得句云：「荒山茅店亦城廛，攘往熙來暫且眠，冷雨淒風憐獨夜，一燈如豆聽啼鵑！」

一三　花溪

花溪離筑市數十里，汽車半小時可達。衆山環繞，流水瀠迴，樓閣亭台，散佈其間，誠勝境也！河濱爲公園，貴筑縣政府在焉。兩岸垂柳千條，中橫一橋，吳達詮主席題曰壩上；若秋風秋雨時過之，眞令人魂爲之銷。橋南爲尙武俱樂部，東行百餘武爲花溪小憩，中國旅行社所設，結構雖小，而幽靜雅潔，兼而有之。若夏間寓此，聽流水之

游漪披淚風之習習，羲皇上人，殆不是過。市街在其東，休沐日，生意鼎盛。余有句云「萬花如海說花溪，堤上橋邊柳拂堤，河畔朱門好兒女，問誰起舞聽啼雞？」

一四　夜郎

過貴州桐梓者，多不知其爲古夜郎國之地。按夜郎爲西南夷小國，漢時其國主見漢使問：「漢孰與我大」，後世謂：「夜郎自大」者本此。漢滅其國置縣，在今桐梓東二十里。或謂在今湖北恩施者非。

一五　白巾

黔渝途中，鄉民無男女長幼，率多頭裹白巾。即重慶市內，亦時有所遇。異而詢之，或謂係戴孔明孝。後閱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載：「南人難得烏紗，率用白紵爲巾，道路彌望白巾也，北人見之，遽訝曰：「南瘴疾殺人，殆比屋制服者歟？」」是白巾縱非爲孔明而裹，亦由來已久。惟所言「又南人死亡，鄰里集其家，鼓吹窮晝夜而制服，反於白巾上綴少紅線以表之。嘗聞昔人有詩云「簫鼓不分憂樂事，衣冠難辨吉凶人」是也。」此則尚未之見耳。

一六　雞毛店

又黔渝道中小客棧，俗稱雞毛店，門首均懸燈籠，書曰：「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近閱明顧元慶簷曝偶談記征途叢石之言曰：「記得離家日，尊親囑咐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邅」則「雞鳴看天」由來久矣。

友記

合益行

地址：桂林定桂路　電話：二八〇八　電報：〇六四五

—農業經濟專家主持—

（主營農林產品貿易）

搜羅各地

糖、米、油、麥、

代客買賣　價格公道　忠誠克己　消息靈通

※兼營泊來工業原料※

諸君光顧無任歡迎

四九—〇六八

歷代名將在滇古蹟

程兆熊

一、昆明沐氏別業——一統志：在城九龍池隅，號曰柳營。

二、昆明南樓——一統志：在城南門內，明西平侯沐英駐節於此。

三、昆明聚遠樓——一統志：在城內五華山寺中，日本僧曇演所建，明都督沐晟重修，樓北有泰然堂，堂後有真意亭。

四、昆明敬思堂——舊志：在城內，明洪武廿五年西平侯沐春建。

五、昆明召思堂——明雲南通志：在城西太華山下，內有西平侯遺文，滇人思侯如周人之召伯，因以名堂。

六、昆明棲鳳亭——舊志：在城內，明黔國公沐崑建。

七、昆明縹渺飛樓——一統志：在城西太華山麓，明黔國公建。

八、昆明水雲鄉——一統志：在西湖，明黔國公別業，一名西園，有樓名簇錦，山茶樹四面簇之，故名。

九、晉寧州忽納寨——一統志：在州西，舊志明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等入雲南，元梁王李維走晉寧州忽納寨，赴滇池死，即此地。

一〇、太和縣[illegible]華樓——舊志：在城西北，無為寺，元世祖駐蹕處，萬松鬱然。

一一、太和縣五華樓——元史地理志：大理路城中有五華樓，唐大中十年南詔王勸豐祐所建，元世祖征大理時駐兵樓前，至元三年，嘗賜金重修焉。

一二、趙州元世祖故壘——舊志：在白崖驛東七里許。

一三、趙州小國公營——舊志：在城南華嚴寺後，明西平侯沐英平大理其子沐春駐兵於此故名。

一四、趙州金吾屯——州志：在彌渡西山堡子，明初有宗室金吾將軍鎮守甚東衛屯此。

一五、趙州御井——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元世祖南征駐蹕於此時旱，軍士渴甚，世祖禱於神，以劍插地，泉忽湧出，因井之且覆以亭。

一六、浪穹縣三營——舊志：在城東三十里蓮花山下，元世祖入大理，以此為吐番襟喉，留軍三百戶鎮之，因名。一統志：明洪武十五年平雲南，藍玉遣兵攻拔三營萬戶砦。

一七、建水縣將台——舊志：在城北白鶴舖，明定遠伯沐昂駐兵處。

一八、楚雄縣國公營——縣志：在城東一里，明正統三年麓川

四九—〇六九

思任叛，黔國公沐晟往征，師還駐於此。

一九、宣威潁川營——舊志：在城東一里，一名古城，明潁川侯傅友德築土城駐軍。

二〇、宣威礮台——舊志在城南一百二十里，可渡河之南，明潁川侯築以敗烏蠻者。

二一、麗江縣華馬國——府志，即舊巨津州名，昔元世祖駐蹕於此。明土知府松華馬國詩：政暇西行華馬國，鐵橋南渡石門關，北[illegible]黑水通巴蜀，東[illegible][illegible]危萬里山。

二二、鶴慶傅將軍營——一統志：在城南六十里，明傅友德征佛光寨，駐兵於此。舊志鶴慶府志作松貴營。

二三、保山縣馬茭洞——舊志在城西寶蓋山後青崗坝，舊址尚存，洞中水流不竭。

二四、寶寧縣銅鼓——府志：在城隍廟，爲馬伏波所遺。

二五、祥雲伏波岩——舊志：在城西二里，舊有伏波祠。

二六、騰越尚書營——舊志：在城北三十里，明靖遠伯王驥駐兵處。

二七、龍陵老鄧營——府志：在鎮安東十里，鄧子龍征緬駐兵於此。

二八、龍陵等子舖——府志：在西山渡，昔鄧子龍征緬歸由此，

二九、文山縣洪衣關——府志：在治南馬白梅子箐間，明時交趾黎利叛，成山侯王通師還，黔國公沐晟以土司龍宜有勇略，令設關以守，即此。

三〇、蒙化沐寨——府志：在南澗北十五里，明沐英征月斯郎柵木爲營於此，今呼總兵坡。

三一、保山縣濯纓亭——府志：在噴珠泉上，明鄧子龍鎮永時常憩於此。

三二、保山湖心亭——府志：在池中，明參將鄧子龍建。

舒桐道中避難即景 方九峯

破曉離城去，煙籠萬頃田，松聲疑驟雨，山氣卜晴天，起伏崎嶇路，奔流瀑布泉，眼前有好景，未許我留連。

重九日偕友人登高 前人

氣爽江天闊，登高一快哉，孟嘉游帽去，桓景避災來，山上楓多赤，籬邊菊半開，邀君入茅店，小飲兩三盃。

於夏夜讀偶感 前人

客牕燈一盞，把卷到三更，南畝蛙聲壯，西樓月色明，荒塘連水白，更鼓繼鐘鳴，隔院隣鷄唱，詩成夢不成。

桂粵之間

陳凡

憑祥勝蹟

筆者於最近曾作桂越邊行，在龍州逗留了一個時候，遂循公路南下憑祥，此次前去憑祥，一則因東走粵南所必經，二則因想去鎮南關一觀形勝。是時適海競强師長，要去村南一帶督視勵匯工作，廣西高等法院院長何僑鳴先生，龍州關稅務司劉貽麐先生，廣西第六區農場何場長等，又相約趁便前去鎮南關，故一路頗不寂寞。

我們循邕龍公路南行，沿途並不難走，路右有平而河由平而關流來，直達龍州水淺只通民船，爲由如龍至越水路之一；行約八九里，到小嶺城附近，公路依山鑿道，右側高崖臨水，頗爲險峻，年前日寇由邕犯龍，沿公路北攻不逞，即改道平而河左岸之彬橋入犯，兩路均爲龍州南部的險要，行四十里，到鴨仔灘，亂石星佈河中，歷歷可數，大概因爲遠望如鴨群泛水，因以得名，過了鴨仔灘，再行十餘里，即至江隴隘一帶，在嶺叢中左行右轉，形勢甚似崑崙關出江嚨隘不遠，於山隘間有一古城門，即龍憑關，爲龍津縣與憑祥縣交界處，立關上向南遙望，山影蒼茫，乃爲國境所在，不久到憑祥之那堪墟，邕龍路與鎮南路即由此分手；邕龍路東走，鎮南路南下，各有前途。到了那堪亦即到了憑祥名勝之一的大連城了。

大連城在憑祥縣城西北五六里，乃清末廣西提督乃蘇元春經營邊防時候的大本營，大連城並不是一座城，中間只有一條小街，房屋數十戶，本爲蘇宮保駐，此時官兵的住宅，後來乃由民衆遷住其間，與街道直角相連的有一座建築宏敞的「武聖宮」爲當年供奉關帝之所，圍着街道四週的，是連環的高山，在稍低處，則用石築墻，使其連成一氣，故山勢環列如盆邊，街道所在如盆底，大連城之名，即因此而來。山上有大操場二，乃蘇宮保當年點兵之地場內部位，尚有餘跡可稽。附近連城的山頂上，均築有砲台，藉資撫衛。蘇元春當時很看重這個地方，視爲南邊軍事重心，所以列爲禁地，拒絕外人通過，凡外人由越南經鎮南關去龍州的，行抵連城，都須繞路而行，以前車路未通，龍憑往來，非一日可達，因此蘇氏又在大連城與憑祥縣城之間，建了一間「來安館」，作爲外人中途留宿及與外賓接晤的地方，現在已經把毀無存，只剩了一塊短碑，一片三合土的地基和一道橋，供人憑弔了。蘇元春當時對於邊防的經營，即以現在眼光觀之，仍不能不佩服他氣魄的雄大，設計的週至。他在廣西沿邊各重要山嶺隘口，均築有砲壘營房，砲台數目是有一百三十餘個之多，砲台所在的山頂，標高都在四五百公尺至千公尺左右，我們只要想像一下，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之下，要把一尊

十二生的的大砲由山脚拖上山頂，需要多麼辛苦，多少時間，就可以體味當時的艱鉅！聽說當時是先就山勢闢路，然後用數百人之力一步步用鐵纜把大砲絞上去的，有時費盡一天之力，始能上得一尺數寸，當時邊地居民稀少得很，邊疆的地方則幾等於無。蘇氏爲着移民實邊，在有些地方先花錢建築一間關帝廟，引誘附近的人來拜神，漸漸來的人多，也就成了墟集，比方鎮西的葛麻墟，憑祥的隘口墟，都是這樣成墟的，大連城內當時也不成墟，蘇元春又想了一個辦法，凡是來趕墟的人，都發五枚銅錢。凡是挑東西來賣的人，他都派人前去收買，這樣交易漸漸興旺，來的人也漸漸多，就成了墟了。

大連城西北隅，有一個山洞叫白玉洞，爲當時蘇元春起臥憩息之處，洞在半山之上，坐東北向西南，洞頂平滑有光澤，上下數層，螺轉相通，諸字題壁甚多，四處有乳垂垂，形態不一，但使記者感興趣的倒不是自然與人工能造成的勝景，而是在那裏所刻鑿着的蘇元春的思想。在第二層，有一塊頗爲寬敞的地方，叫「來仙亭」，爲當時蘇氏扶鸞之地，巖頂及下壁有蘇氏所題大字一曰：「又一蓬萊」，一曰：「儒骨佛心」，跋記均謂扶鸞所得。是知迷信乃爲蘇氏頭腦的一面，在第三層，有一個地方叫「養心處」，乃蘇元春起臥之所，巖頂刻有星宿圖，分染紅藍兩種顏色，星旁各有名字，曰：「紫微太極之星」，「太微垣外之星」，「北斗」，「太陽守」，「天槍」「元戈」「三公」「八穀」「相星」「土司空」「青印」「器府」等等，不一而足。另有一個掛燈的地方想是表示月亮所在的。當年蘇氏就是睡在抽鴉片的床上，作其所謂仰觀星象的玩意，在「來仙亭」西南面前地又仰望洞口，如半月形，蘇氏在其下自題「明月與天分一半」七字，凡是這些東西，後多都成了不滿意他的人深文周納的材料，說他有心做皇帝，結果被清廷黜職充軍，使後人爲他可惜。

勒馬鎮南關

第二天我們先去離縣城三十餘里的隘口，然後去南距隘口墟八里的鎮南關，行三四里許，即至風流坳口，正面有伏波嶺，中通隧道一條，乃桂越鐵路去鎮南關所經之處，現在已經關閉不准通行。廿九年冬日寇由龍州退竄越南，到了那堯，即分據伏波嶺及洛東之金雞山砲台與右輔山各砲台，頑抗我軍之追擊，我們因爲缺乏重兵器，打了一個月，到最後迂迴到日寇砲兵陣地的後方，才把牠打退。風流坳在伏波嶺之左，小路直通鎮南關，路在兩山夾峙中，如行甬道。荒草高可沒人，爲昔時邊民唱歌苟合之地，行坳將盡，有和棉村，路右即右輔山，仰視三峰連峙，犄角相連，即鎮南關三大砲台所在地。循羊腸小徑直上，走了三十五分鐘，才到了後關門，入門不遠，即是「鎮中臺」，「鎮中臺」爲鎮南關三大砲台之一，其南

為「鎮南臺」，其北為「鎮北臺」。論高度，以「鎮南臺」為最高，「鎮中臺」次之，「鎮北臺」又次之，論建築之雄偉亦如此。砲台均用花崗石砌成，工程相當偉大，各台大砲均為德國克虜伯廠所製加農砲十二生的口徑，射程一萬二千公尺，南台射程，聽說可達諒山，都是一八九〇年或一八九一年出品。現因棄置太久，零件損失，非大加修理；不能再用。且即能應用，在此立體戰爭時代，一無掩蔽，作戰亦甚困難，所以實際說來，但只能當作古玩了，從「鎮南臺」遠望，八里外的同登車站，那一列整齊的房屋，看見得清清楚楚，東南三十餘里的諒山，亦可以看到個模糊的影子，在諒山之東，有一片白光反映而上，即諒山河，如用望遠鏡縮短距離，則所見更加清楚，同登通諒山之公路及諒山通鎮南關之鐵路，彎曲如蛇，更為醒目易見，右輔山為左右諸山之雄，矗立峰巔，環視附近諸山，連綿叢簇，均匍匐其膝下，故據高臨下，周圍數十里，俱在其控制之中、鎮南關附近國境形勢，均為三角突出，成楔形插入，在越則為斛形包圍，若無右輔山之險，實在是我居劣勢，故當年建砲山上，確得形勢之上。

三砲台登臨殆遍，即經後關門下山，山路陡峭，比上山尤難，上半截原有石級可踏，數以五六百計，惟因年久失修，早已荒蕪塞路，故得先用手撥開茅草，然後前進，茅草又俱高桿闊葉，偶一不慎，即有割傷手足的可能。因此由山頂跑到山下，差不多需要一個鐘頭的時間。沿途於亂草中，每發現野生桃樹，南方春暖，桃花早已盛開，一陣風吹來，靜靜的落下幾瓣，更使荒山顯得寂寞。

下了山，先至廣西全邊對汎督辦署南關分署，略事休息，然後去看鎮南關。鎮南關關門即在對汎分署門前，城門不高，建築亦不算雄偉，右邊連接右輔山上的城牆，尚存雉堞，亦歷歷可數，左邊城牆則早已圮毀，氣勢更頹。鎮南關與山海關等各關齊名，但以現在情形看來，如果有什麼人受了古人文筆的誘惑而來，他一定會有點失望，關南有路通同登，早已不通，關外百米遠左右，有鐵絲網橫着。中越兩方商民交易，有時隔着鐵絲網互相傳遞，貨去錢來，叫做「鐵絲網交易。」無形中等於封關，海關分卡早已撤銷，現在只有對汎分署為唯一機關，也只有牠一座房子孤零零地守在關內了。

南關水土，為廣西沿邊最惡劣的一個地方。水質尤惡，以之煮茶，冷却之後，呈黯綠色，如果是隔了夜，則水面凝一薄膜，一般人說，乃因所含礦物質太多之故。開秋冬兩季，嵐瘴特濃，早上非八時以後，不易看到日光，且因地處西山峽谷間，空氣重濁。病者多係發痧與寒熱症，有瘴疾地之稱。以前海關有三個職員，都死於惡性瘧疾。南關以北縣境，初來者痢疾亦多。聞防軍章善祥團長說，如手足破損了皮，而又碰着了草上的露水，往往在十數日間，潰爛至於見骨，以前日寇居大連城時，雖有良善的醫藥設備，也多敵不過瘧疾和痢疾，死的不少。

寂寞走思明

從南關回到憑祥縣城，再在當地打探一下去東興的路程，朋友們都說如從愛店，九特過十萬大山，一路在九特以下一段，土匪甚多，非有三五條槍護送不可，而且所需時日又較多。我想一來花不了，想快點跑到廣東這麼多的保護費，二來因此又改了初意另尋別徑。由憑祥去東興再好走的莫如過兩明經上思出欽防的一路，惟又是需時甚久。故到了思樂之後，仍取道由十萬大山下那良一路。

由憑祥去下石那一天，仍與海師長同行，海師長談到剿匪工作，他說邊匪成份，除原有鄉匪外，多爲逃兵及避役壯丁，他們有私走私，無私可走則行搶刼。故剿匪亦同時可部份的消滅走私。地方行政人員，對於軍隊剿匪，有時未必十分歡迎。因爲他們怕因此而引起民衆的恐慌，但不剿又正足以擾亂民衆生活，最近因剿匪而繳到的槍枝，有些可是公槍，縣長說是當時乃借與民間維持治安的，但究竟怎樣可落到匪窠又不清楚，現在政府鼓勵土匪自新，但有些地方規定，土匪自新先要繳欵，這又予土匪自新以一個困難，且爲不良的鄉鎮長製造機會。可見要肅清土匪不但要軍事上無漏洞，亦要地方行政上無漏洞，方能一廓而清。

下石再作東行，整段都是寂寞的路由下石到明江共七十里。那太陽猛烈得很，單衣而行，尙是汗流浹背，沿途所見稻田，泥土均又乾又硬了無滴水，今歲入春以來，尙未降雨，看着播種期近，農民都非常焦急，沿途碰到一些鄉人，和他們談到年歲，他們都說如果再不下雨，今年的雜糧更無法下種，他們恐怕連木薯山芋也栽不成，去年思明一帶旱了一次，到了秋盡冬初，明江又與他們鬬氣，大大地漲了一次，把要熟未熟的稻子淹了不少，把泥墻木屋摧倒了不少，元氣已經傷了，今年要是再誤一次，就更難受得了！我看着旱田遍野，不禁可想到農田水利對於廣西的重要。當日下午二時許到了寧明，見了韋瑞霖縣長，我們便談及水利，他說寧明縣今年中心工作之一，就是興建水利。去年已用地方力量造了一個華利鄉水壩，可灌田二千餘畝。今年擬用縣力建造廣平增懷兩壩，同可灌田三千畝，另向省農田水利貸委會借欵建渠園蓮罡兩壩，共可灌田三萬畝，此事已得閩宗驊廳長同意，就要開始進行，寧明縣有耕地六萬餘畝，現已墾者只有六千餘畝，只得六份之一！如果全部水壩都成功了，全縣年可產穀十六萬担，除供給寧明三萬人食而外，每年至少可餘一萬担左右，因爲沿途都見童山濯濯，所以我們又談到造林，他說要想成功，第一要整飭治安，否則民衆深怕樹多藏匪，不但不願種，就是有人種了，放火燒山亦將無法禁止，

由寧明縣治再行二十里，于下午四時許抵達明江縣城，縣城不大，要找一間較乾凈的伙舖落脚都沒有，結果到縣政府去借宿

四九一〇七四

了一宵，和方棠美縣長談到廣政他首先高興地說，邊地民衆都十分老實，只要政府辦事公道，無不樂從，故政令推行並不困難，目前做縣長的，所謂「一手要錢一手要命」，意思是說一面要徵糧徵稅，一面要徵工徵兵，這都是要民衆出錢出力的，本來是最難辦的事情，但他說明江徵政推行頗爲順利，逃避徵兵的也極少，他和所有邊地行政人員一樣，都慨嘆找尋行政幹部的困難，縣府裏的科長，高中畢業的似乎沒有，莫說作設計工作，就是普通政務，有時也非件件自己動手不可，因之分工無法達到理想，也任影响着行政效率的增進，邊地各縣年來因爲破路運米，使民工相當辛苦，以去年而論，在憑祥縣，平均每一適齡民工，每月須爲公家出力四天，寧明縣，及明江縣適齡民工均有三千餘人；去年一年，寧明征工共五萬餘工，明江共征十五萬工左右，平均每民工每年須爲政府出力半個月至一個半月，負担不能謂輕，但民衆都口無怨言，再不能不說是好民衆了！不過民力雖多亦宜善爲節用，始不致于就誤業農作，影响生產，如是有所浪費，也就是政府的損失，比方破壞公路，有時已做到了直接指揮者取限定的標準，等到上級派人來視察，又說與理想仍有相應，于是又得動用民工，等到再上級派人來看了一次，又另有一個標準，便又得再次破壞，這種更番動用，不但浪費民力，簡直足以破壞民衆對政府的信念！明江井出食水，水質亦不佳，吃井水的，易得痢疾，用水洗臉，一年半載之後，能使眼睛發花，方縣長說他到此年餘，眼睛已日感視力不足，許多人要請假走，邏由就是這一項，邊區衛生設備政府應該早爲設法改善，水土方面，也該有個正確的研究，用科學方法去求補救，想非不能解決的問題，由憑祥以東寧明明江思樂等縣橫亘了半個桂南而國民中學竟沒有一所，小學師資頗成問題，如果縣沒有錢，省也應該代他們設法設法了，

由明江到思樂縣城去九十里，一日可達，縣城房屋可數百戶，較之兩明均大。桂南戰爭時期，思樂縣城曾前後淪陷三次，第二次淪陷時敵人縱火燒城，得完好者另有十七家，其餘都成了瓦礫之場，如在現在都多已恢復了、思樂城爲米、鹽、桐油、（生油）集散之場，現在除桐油交易因無市面稍疏外，米、鹽、生油，交易仍盛，廣西並不產鹽，故鹽多由廣東運來，米、油出路多向廣東，但目前米粮出省不易，東運不多，鹽、米兩物的價錢，一個是愈西愈貴，一個是愈東愈貴。

現由廣東挑鹽入桂出售的，每墟（三日一墟）均有數百担之多，由桂販粵的則有糖、鷄、木薯片、豬仔、生油等。

由思樂過廣東東興全程共需五日，第一日由思樂縣城到上思縣的平福鄉，共長一百一十里，第二日到十萬大山北麓之平良，共長八十五里，第三日爬十萬大山，扶隆墟約七十五里，第四日到那良墟，約七十里，由那良下東興，陸路七十里，水路五十餘里，均在一日內可達，記者這一次由桂入粵跑的即是這一條路。我得到

李文雄縣長的帮忙，找到了一個販鹽到思樂來貨了正要回廣東，老徐作伴，他是那良人，正要回那良去，我的行李就託了給他。

第一天到上思縣的平福鄉，宿在汚穢閉塞的小伙舖裏。與那些靠兩邊的脚板和一條硬朗的担桿吃飯的人，頭頂頭，脚碰脚地睡在一起讓死屍布似的破棉絮貼着身旁，借着松木燒成的火光，看着盲人在替那里終年走在路上的人卜問吉兇休咎，心裏有一股寂寞而又凄凉的感覺，接着第二天到了平良屯，屯屬上思縣鳳凰鄉潤海村位置在高峻的鳳凰山下，另有七家人，是一個躲在樹林中的又小又荒凉的村落。我們本來可以宿在米海村或那蕩鄉，但老徐却一定要宿在那裏。他的理由乃來自經驗，因爲橫在平良屯，前面不遠有一條小河，是明江的上源之一，（明江發源于十萬大山）昨天已下過雨，當晚又陰雲滿天，他認爲如是宿在米海或那蕩如果當天夜裏下雨，第二天就很少過河的希望，所以非在當晚涉水渡河不可。當時我們走到河邊，看見經過昨夜的雨，河水已經不淺，渡口有人築壩碾米，水已滿過了壩上很多，而且正在因勢急流，浩浩作聲，流速不小！看看那笨重的水磨正在飛快的急轉，它也說明了水速未容覷。更加以守磨人的警告，我們更有戒心，但不渡河明日便難繼續跑路；于是另得捲高了褲管，跑下水去。等到一脚踏下，才知道水深及臀，連脚都提不得一步稍鬆，水便想把我們推到壩下去。我們咬緊牙齦，踏隱脚步，經過堅韌的支持，終於帶着一身水花。到了對岸去。我不禁這樣想人，到非此不可的時候，也就無所謂危險了。我們到了可以落脚的人家，把行李放下，我打開帶來的桂省府民廳編印的上思縣，圖摸索着平良屯的所在，早在蠶虫似的十萬大山叢嶺之下，有它的一個位置，而且在附近打着幾個用兩支小紙旗交叉的記號，（指示匪多地方的）因此在睡覺時，便把在龍州購買的「龍州駁壳」，（短劍）放入了自己的被窩。

冒雨渡十萬大山

在平良屯過了一夜，等到被村鷄的啼唱驚醒時，方想起自己已經平安地過了一宵，再想想橫在前面的是遠近知名的十萬大山，我警告自己，前面是有艱難的路！

吃過了早飯，換穿了草鞋，由平良東南行，向扶隆進發！擺在前面的嶺是一層比一層高，瞻望前路，一道白綫繞山腰，或山脊蜿蜒而上，如一條長蛇，直探到最高的山脊去。昨夜又下過雨，當綴尚未全晴，故陰雲仍低，山嵐亦重，是一種清明時節的天氣。不久雲脚升高，陽光得從雲罅透射雲下諸嶺，使衆峯俯仰之間，一片通明上暗下亮，作成個簡單的背景，使高低如鋸齒的山峯，更顯得輪廓清明。其時遠處山谷之間，有白雲緩緩飛起，薄似輕紗，隨風飄捲。近山

未見陽光，則顯露一片深黛色，和松林的深翠掩映相襯成了那幅闊大無邊，單純渾潤的水墨畫底不可缺少的材料。

在山道中行十餘里，到了較高的地方，走在山脊上，其時北望鳳凰山由西南向東北伸延，峯尖起伏，如一道長城橫列在一邊，我們走着的一帶山巒又列在另一邊。另外路的左邊，遠遠處又是一派高山，于瘋瘴中或明或暗。三列高山所圍成的兩個盤谷地區，矮嶺不可勝數，互相擠擁如牛羊，都是密菁叢簇，與山光嵐影相聯，造就了一片悅目之色。下瞰兩邊山峽間，山水奔流下山，分成三道小溪，順山勢屈折下流。牠們都是明江的上源，流到上思那蕩鄉然後匯合，經龍城墟屈而西北流，過縣城南再屈而西南流，過百禰墟又西北至平福墟承受平福水之來注，再由西北折轉西南出縣西北角之遷龍洞入思樂縣境經那棋墟屈北流經拉擂，板藏什八諸村，又西南過思樂縣城，經北江墟入明江縣境，南經板棍墟北經那吞墟再西行到縣城西，入寧明境，有交址河及合下水自西南來注，相匯後西北流，經寧明縣城之東，曲流三十餘里，至瓜村左入龍津又東北流六七里入上金縣境，與左江匯合，廣西河流多自西向東，惟明江則先自東向西，然後東流，屈折之多，亦爲全省河流之冠。那時我們走在山脊聽明江上源流水擊石，怒號不已，而附近十年以上的松樹又不少，乘風發响，聲似波濤，其餘山窪灌木叢，受風亦偃臥俯仰，不平而鳴。所以全山都只聽見浩浩泱泱之聲，人聲沒有，鳥聲沒有，可說是除浩浩泱泱之外，萬籟俱無，四處空濛，只覺得自己是走在一個最沉靜的境界！一邊跑路，一邊仰望山頂，總以爲快到隘頂了，但是跑了又跑，轉了又轉，仍是一樣的遠。大概看高山如瞻仰有道德修養的人，看見牠和自己站脚的地方差不多，以爲很快就可以與牠平頂而立。等到真的跑過了，知道路的艱辛，路的遙長，才感到自己的渺少和對方的偉大。

在離隘頂十餘里處有一個半里不到的山坳，叫做大風坳，在到達的時候，老徐就先向我提出警告，叫我到了那邊要紮穩脚根。而且那時候已開始下雨，山邊小路，寬僅盈尺，路途又滑，常時要留心失足下山，所以特別警惕自己轉了一個山角，就到了叫做大風坳的地方，當我們踏出了第一步，烟雨紛紛，便乘着巨風從東南山尖上橫掃下來。老徐挑着五十餘斤一担東西，受風更大，跟着風搖搖擺擺，使他只能紮住馬步，握緊担桿暫停前進。我雖然有一把雨傘，也不敢撑開，只讓雨當面直打，衣服則被風吹得拍拍作响，剛才爬山本來爬得一身大汗此時只覺全身冰冷如在水中我們的辦法是風大時穩立不行，俟風勢一弱便繼步直過，這樣經過了多次堅守多次前進，然後渡過了的過坳之後在稍塞高遠處向大風坳再看一下，牠正處在前後兩面高山之間，小路筆直如魚脊，連在兩邊，像是一度橋樑，左右兩邊都是低谷，所以沒有屏障，風從兩邊山頂直奔而下，如下山猛虎，牠正首當其衝。有時風勢大，由左邊吹過

右邊，受了衝激，又屈捲而回，所以風向很難把握，更為行旅者增加辛苦。

過了大風坳已走到半山以上，烟霧更濃，滿山滿谷都堆塞着白棉花似的，五十步外，就是睜破眼睛也看不到東西。若果不是還看得見身邊有一節山，一塊地方，簡直不知自己是在地球之上，上了一層，總以為牠是隘頂了，因為在我們將走到的時候，見牠在濃霧中的暗影，已經是最高的地方，可是等到爬上了，又發現另一個更高的山的暗影，這樣讓希望和失望交替了不少次，才在模糊中發見了一道由木編成的小柵門，老徐告訴我守隘兵所駐的地方到了。

入了小柵門拾級而登，數十步後，即看見幾間非常矮小的茅屋，牠們的建造是圓身圓頂的，有點像我們在圖畫上所見的蒙古包，大概這樣可以減少風力。牠們在茫茫白霧中間，只像是幾朵大蕈。那時候風雨更大，吹着人的口鼻，有點辣辣作痛。守兵是南寧區專保分署派出來的保安隊，他們都在茅屋裡穿着棉衣烘火，見我們經過，便有幾個出來檢查。十萬大山多匪，凡是隘北墟期，民衆辦貨上落，他們便派槍送隘，每人收送隘費國幣一元，平日他們雖不派人護送卡守，但挑東西經過的仍然要收，空手行過的則免費。聽說他們收了這些錢，是要交到上面去的，不過收錢既無收條，又無其他憑據，究竟如何計數，我們就不得而知。他們有時也向帶米走路的人要一斤半斤，有時或要他們照來價讓一隻鷄，賣一隻鴨，所以挑東西過路的人，都不大願意停留在隘頂上，一年之中，不少日子是煙雨霏霏的，如果是在冬天，則更常常下雪，他們的生活想是孤寂而單調的。

過了守兵所駐的地方，並不就到了隘頂，隘頂還要再上兩層。老徐一邊辛苦的爬，一邊在罵着：「鬼叫你窮啊」！聲音有點痛苦，有點悽涼，這是發自他生活深處的聲音！

到了隘頂上衣盡濕，我仍然未敢打開雨傘，因為風比剛才更大，望望脚下那段下坡路，斜峭如立企梯，路邊擁塞濃厚得差不多可以抓起來森林的白霧，前也究竟是深谷抑是削壁，一概不能看見。下斜路又不易穩脚，所以特別戒慎，這一邊的道路，本來有尺餘寬，可行馬馱，但欽防淪陷之後，即為軍隊加以破壞，所以現在非常難行。有好幾處地方，路已毀了，跳又跳不過去，只好用手攀着巉岩的石，踏着石尖一步一步試探過去。空手的還覺麻煩，挑着東西的所承担的危險自然更多。我看着老徐過去時，兩條小腿為着撑持全身重量弄得筋脉緊張，也為他屏住了氣，老徐說，這一條路在民國十七八年，曾由廣東煙商捐錢重修，才弄成現在這個樣子的，以前則更加窄小。當時煙帮每帮人馬槍枝，動輒以一二千計，聲勢十分浩大，他和另一個同行的老吳以前都在烟帮中出賣過安全與血汗，當時西入雲南東下廣東，在這條路上他不知丟下了多少

腳毛，吃過了多少風雨，出錢播種的人早已腰纏貫滿嬌妻嫩妾，良田美宅，一方面或者還在用不歡不淨的錢，做着不乾不淨的勾當，只有誠實的他們一個頭髮斑斑今年已經五十二歲，另一個也已到了中年以上，十餘年來，仍在隘南隘北，靠腳力養父母妻兒，我看見在山上來來往往爲運鹽的人，每個人的肩頭都被扭桿磨得乏紅又腫，費八天工夫來回一趟那良思樂，除了沿途伙食剩下了一百數十元，買不到三十斤米。在崎嶇的山路上長年走來走去，掙不到自己和妻兒的溫飽，經年累月，滾滾的山水冲不盡他們的貧窮，蕭颯的山風，吹不去他們的痛苦，由父到子，由子到孫，仍然沿着扶隆坳上那石級上所踏下的三長制一短調的節拍記着，來辨認由山腳到山頂的里程，在他們的生命的深處，與中國廣大窮苦的人民的命運都有一根不見的線在相連，我不禁爲他們有點憂鬱同時想到我一天只在顧慮着自己生命的安全，甚至這一担行李的安全，未免太自私了。

由隘頂以南，即那良所轄，從隘頂至隘腳不過之扶隆墟，約三十餘里，我們當夜就宿在那裡，到了離扶隆墟尚差十里左右在大風坳右的狗屎隘聽賣粥的人說，在我們過隘之前一日，風雨更大，在大風坳不知吹搁多少竹帽，有兩個挑鹽的到了就是所在的地方，冷到當場病倒了。我們經過時所見的兩担無主的鹽，想就是他們的。我們都爲自己的經過慶幸。將近走到山腳見路旁有一塊大石碑，原來是記述光緒十九年重修扶隆隘的事的，現在摘錄一段，以見當時的事蹟。

「考扶隆隘爲兩粵交界之區，其山崎嶇險阻，中有鹽叢一綫，曲屈險行六十里始達西地。當咸豐末年，同治初年，西地干戈，幾擾所至蹂躪，而不擾及東地者乃恃此隘限其戎馬之足，而使之不敢逞也，至同治六七年，西地稍安，提督馮力，年官大有東地不發，米粟騰貴，商民往來挑米運糧，以濟荒歉，而苦隘之難躋，附近鄉人始謀收而平之，行者便焉。」

下了十萬大山，方想起以前桂粵兩省當局都曾有開發十萬大山之擬定。照筆者此次行路所經，見山上固無森林之利，若說從今日起在山上植林，在此山高路險之地，即有成就，將來木材運輸亦太困難。且各縣距多士田泥嶺，均賣山濯濯，如果有心造林，何必捨近而圖遠？捨易而就難？若說種植普通農作物，則山勢陡直，藏水不易，耕植亦多障碍。至于鑛藏何以，筆者外行更不敢說。只聽說陳伯南主粵時代，曾聘專家多人前往探測，結果認爲藏量不豐，所以兩省當局若欲開發十萬大山實宜先作切實之探勘。

由那良入東興

過了十萬大山第二天到了防城縣屬的那良鎮，他與東興，都是防城縣大鎮之一。鋪戶有數百家，人口約六千餘。地方出產，以

桂皮八角爲最多每歲出口所值，恆在數百萬至千萬元之間故地方富力不惡防城人在宦界有地位者頗不乏人，尤以陳伯南主粵時期，隨之出外「創世界」者尤風起雲湧當時鄧某（以提倡男女分游有名於粵）主持廣東全省禁煙局，是即所謂「寓禁於征」時代，隨之者撈獲尤多那良鎮有不少建築宏敞的洋樓，都是他們的產業，自粵省還政中央以後，到海外作寓公的現在仍作寓公，所謂歸隱於鄉的則仍優游日月，爲那良添了不少熱鬧，看着那些可作縣史說明的大廈，又聽着人們講述政府推銷公債錢早收了，債券却至今仍未見來，以及街上的麻將聲，和還有少數人在玩着鴉片等情形，它編在一起，再拿來和以前廣東政治比對比對，令人感到年來的進步實在太少了！防城四年以來，足足換了六次縣長，而且都是一任來則新人連貫而來，舊人相率以去的，人事習慣仍似從前，行政有什麼辦法會好？以前謊做了它，都自視爲朝不保夕，等閒過渡，故均不願作十年五年的計劃，而只以一時一地的因應爲已足，那還有什麼政治可談？筆者離開了廣東兩年多，此次得路入那良東興到處接觸，覺得舊時的空氣還濃得很。廣東人天天談人事問題，爲什麼談來談去仍是人事問題，那良因與越南接近，故交易素以勢爲本位用國幣向鄉担買米，他們甚且不收，中國人而以外國紙幣爲交易本位，這也是因政治落後而來的怪現象，非設法取締不可的！

此次筆者由那良去東興，走的是水路，在那良上了如梭小艇，從明江放流而下。河底均細砂大石，水清且淺，甚爲可愛。可是水太淺，就是那種吃水不深的小艇，有時也得由船夫下水推船，石卵礁船底各各作聲，人坐艇中，真如游戲，行七八里，到馬頭圩附近與北崙河合流，那裏有個地方叫灘潘，屬安南地。由此以下人稱「國際河」，因我清吏與法國劃界時，訂明以河中心爲國界所在，所以兩方船隻均可航行，但不能自由泊往彼岸。此種微妙的劃界法，不清不楚，時常易起糾紛，在灘潘有法越戍守兵房一座，迫視河邊，最近正有大量仕敏士從芒街溯流而至，我們的船下水時，尚見有民船插着三色法國小旗裝着仕敏士溯河上駛，因此又惹起不少猜想，一般估計，此等仕敏士或爲加强工事而來。

沿途五十多里水路，有三十多個小灘，若是盛夏雨足，乘小船如坐快車，三小時可達。可是我們這一躺限於水淺，足足費去六點多鐘！從上午九時許開船，到下午四時始到，足足在艇上悶了一天！

甌海帆影

樹元

從永嘉到龍灣

> 這是一塊被人遺忘的土地，那麼遼闊，那麼富庶，而寄棲在其間的人，都曾在炮火下受過血的洗禮和教訓，他們都堅強的生活着。

我們可以稱這一塊地方為「烽火中的桃源」，它靜靜地站立在甌江之側；而且一樣有着繁華的都市面和熱鬧的街頭景色，戰爭對於他們不過是一種週期性的警告；他們生活在國防的前線，受過許多慘痛的血和恨底鍛鍊，受過更大的犧牲和損害，但是在精神上，他們更堅強的奮鬪；物質上，他們更積極的建設；永嘉——這一塊偏安一角的土地成為現在浙南甌江流域惟一精華的所在，每天有許多船隻從上游駛來停泊在這兒，又有許多船隻滿滿地載了貨運銷到內地去，所以甌江是她的一條生命吞吐線。甌江起源於龍泉經過雲和麗水青田永嘉而注入海洋，甌江的經濟運轉，全在這一條水流中波動着。

甌江邊每一個小城鎮，都有到永嘉去的「快船」和「快艇」。船隻航行到青田等待潮退時再順流而下，到溫江後，就有小火輪拖帶船隻直到永嘉。永嘉（溫州府）具備着一切現代都市的條件，雖曾淪陷二次，可是在城裏我們簡直看不出一些戰時的跡象，相反的，到處是奢靡浮囂繁華生活的照射；平坦廣闊的街道，高大聳立的洋樓，滿街滿巷大減價的廣告和黑壓壓的閑蕩的人羣；許多商行，貿易行，控制着甌江的經濟命脈，上海帶過來的貨色，都在這兒集中，來從內地來販貨的商人也集中在這兒；同時因為灌溉的便利及土地的肥沃，米糧蔬菜也比較便宜。敵人兩次的登陸，祇劫去大批物資，並未予以破壞和燒毀，同時已往也沒有遭受過敵機的轟炸，所以市面依舊很繁榮；每當有敵艦逼近甌江口，並且向岸上發炮打擊時，他們仍是照常營業鎮靜有方。在他們判斷認為是有登陸或被轟炸危機的時候，才划上自備的小舢，捷徑駛的河港內，疏散到山鄉去。等謠言過時，又是天下太平，歌舞昇平了。在永嘉到江心寺去正和在桂林非到七星岩去不可是同樣的性質，江心寺在甌江中的一船形孤島上，頭尾各有一座小山，山上都豎立一個寶塔，祇需很便宜的代價，就可僱到一隻專供遊人渡江用的舢板，扯緊白帆，兜滿了風，船身在水流中飛也似的橫駛到江心，靠近島邊，上陸就是「禁止華人入內」的海關的高級職員辦公處，洋樓佔據島的三分之一的面積，沿着廣闊平坦濃蔭蔽日的山路走，嚼着橄欖，瞧着潮水不息的漂蕩，在日落的當兒，實別有風味。江心寺在島的中央，是紀念文天祥的廟屋（文天祥逃出江北，曾在此

四九一〇八一

艙，都再出海到福建去）因爲長久無人管理已破碎傾圮，廟門邸一副金漆已經剝蝕的聯對寫着的字句是：

「潮長長長長長長長消
雲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進大殿去的甬道階磚已破碎，二旁花木枯凋，籬笆散落零亂，所謂大殿已失去了紅漆的門窗，空洞洞的正中祇供着文相國的塑像，兩旁壁上，全是直的橫的刻着正氣歌之類的碑石，因爲被多數人的敲拓，字跡已模糊破裂。後邊有一條曲折濇滑散亂着枯枝腐葉的小徑，綠蔭中幽靜的通到一個小庵，在庵前有一個古井，據說銅錢擲物下去是浮在水面永不沉的，有銅錢庵裏是預備着給你換的，可是我們「撲通……撲通……」地丟下了好多銅幣，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井裏黑黝黝的什麼也看不到。庵的前面有一棵「合身樹」，中心爲樟樹，外圍圍着榕樹，一塊兒同根生長，枝葉參差，浸入江面。以上就是江心寺的大概，船夫陪着你東指西點，啲嚕咕嚕的玩一趟可要敲你一大竹槓，這名勝古蹟所給我的印象，確三呼負負而回。

永嘉無論城內鄉下，河道紛歧，有小船航行，船是二頭方形而聳高，紅漆上面繪着金龍，船身偏闊，故坐在船上搖曳特甚，但因槳闊而大，船行速度很快。樂清人常用此船，渡過相隔遙遠的甌江口到他岸去；眞所謂大海中的一葉小舟，在洶湧的波浪內，幾何是被潮泥在水底，當船身被衝擊在波峰上時，全船的人就用力下壓轉入波谷內，這樣一起一伏，將船身轉移到對岸去。我們坐着這種船，在二岸栽滿着油菜花的田野底河港中，欸乃的前進着；四月的天氣，恬靜的田野上，送來了一陣陣泥土味兒的南風，二旁廣闊的油菜花田夾雜着許多叉歧的河港，伸展到遙遠無涯的那邊去。周圍盡是平原，沒有山脚的困阻，更使我們回憶到江南那豐腴的田野，和一片金黃色的油菜花。船再前行，出入產柑的區域，「甌柑」是甚以肉汁豐富而肥大著名於東南的。二岸無數以籬笆隔離成一區區的灌木的叢林，就是柑園，四月採摘時期已過，樹上祇空空如也。可是因爲物價不斷的上漲，影響到柑園的沒落，個戶都坎了柑樹，改成稻田，因爲「米」比「柑」更可以賣得出價錢，又因甌江封鎖，「甌柑」不能運銷外海，而內地運輸也不便，祇有少數能運入內地來，故柑價幾乎便宜得不能令人相信，但經將柑園改爲稻田的結果，「柑」價卻一天天的上漲着。船過龍王廟，不久就到龍灣——龍灣距永嘉東三十華里，是近甌江口的一個小村子，敵人在此曾兩次登陸佔領永嘉，可是江邊並沒有特殊的痕跡可尋，祇有被敵人焚毀及機鎗打壞的幾所房屋，接連三個凸出於江中的小山底最外一個是「軍事重地不得入內」的龍灣炮台。据說一座大炮老得幾乎不能使用，是從前閱兵用的禮炮，現在拿來作鎮守甌江口的要塞炮，事頗近于滑稽。沿江高拱的堤岸上，荒草叢生，

舞隔幾十丈路，都有剩下水泥的建築物，說是清季的炮台，現在祇是一些徒供憑吊的廢物而已。晚上，月光冲洒着寧靜的堤岸，奔馳的江水，顯出故國的淒涼。江水像一片廣闊銀色的綢緞，在黑夜裏泛動着，流向遙遠的月色迷霧的地方去。雲朵遮住了亮月，江面上反映出一塊塊雲朵的陰影，黑鬱鬱的有一片細瓦的碎波，在起伏着，水流衝擊的海蟻，響徹了整個黑的原野，粗獷的淒切，這茫茫急湍的水，是那麼遼闊無邪的翻着，敲碎了給我們帶去了一切愁悶，引起了我們原始的幻想，跟隨着流駛的水，使人漸漸的回憶起來，回憶起來……大風起了，江面上「嘩呀……嗨呀……」高低起伏的浪濤，一陣又一陣的滾滾着象一條巨獸撲向那掙扎中的小舟，小舟在波峯浪谷裡，像一頂臨風欲墜的紙鳶似的漂浮着，船夫們拚命一划一划的都很有力的使船身離開了波浪險惡的地方，真正的海岸線離此還有幾十里路。在一個清晨，黑暗中我們摸索登上一個高山，滿心想看到海上的日出，可是爬到山腰，陽光已不客氣的斜射到我們身上來，及到爬到山頂，所留給我們的，祇是迷霧中一個火紅的太陽球，速度很快的離開地平面向上昇着，輻射出萬道金蛇，穿過早晨厚積的迷霧；整個遠遠的東方，金黃染沐浴在金黃色中，構成一種神秘色彩的區域，在高山上，我們所遠眺到的海，祇是混然一片白茫茫的水，接連上天，眞所謂「水天一色」了。海和天是不分不離着，無涯無際的甌江口外有幾粒黑色的陸地影子，這是敵艦停泊的島嶼。從前敵人再從艦上放下汽艇，潛入甌江登陸。

從龍灣回來，我們是航行於大江了。航行在江上的許多大船的形式，深深使人體味到十八世紀前的中古的情趣。這種船作長橢圓形，很高大，二頭尖尖的彎得半天高，成一個圓拱的式樣，船身是用五寸寬的細木條排列成的，桅杆上插有紅旗或紅燈；褐黃色的顯出風霜浪跡的帆蓬，好幾副一排掛在帆桅上或橫落在船板上；二旁低深處為水手划槳的地方；這種船正和課本上圖印着哥倫布航海用的一樣，然是可看。當順風滾潮的時候，速度快到極點。開船前，船家將他們的第二生命——帆蓬和繩子，整理停妥後，水手就敏捷的爬上很高的桅杆，在頂端補上紅旗，在夜間再掛上紅燈，然後啓碇，將船身撐入上遊江流的中心去。船身起伏震動，傾側得很厲害，有時水浪更會灌入船艙內但船身四周有水槽，並無關係；每當順風時，水手很舒適地躺在甲板上打盹，祇需一個舵手操縱航行。他們都很能巧妙的運用帆蓬，風對於船的速度，正面順風船行最快；正面大逆風次之，正面小順風再次之，斜方向風更次之，無風時更又次之，正面小逆風，則船行最慢。當航行快逼近封鎖綫時，水手都警覺的起來了，駛近封鎖綫哨崗一個轉側，船就橫向他岸岸邊的闖不衝去；到將碰着巖石極危險的一瞬那，又一個急速的轉灣，船身傾斜得非常厲害，然而水手用脚及撐篙巧妙地抵

住了與石衝出的危機；進入了緩流區域，船沿岸慢慢的划行了一段距離，過了封鎖綫後，又急速的把船身直放中流。飛越封鎖綫，並沒有如意料中的那樣緊張與危險，封鎖綫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只是洶湧迴旋着的江水而已。再上航江面就漸漸狹窄起來了，二岸全是被潮水浸濕，凹陷很深的泥岸，陽光照在上面蒸騰起一陣陣海上腥臭水藻的味兒；近中午，這種氣味更重，使人欲嘔；在封鎖綫外，船內早預藏了大量的清水，因爲到了永嘉附近，潮水的漲落，將江水終日攪成一片濁混的泥水，不能喝也不能洗滌東西，所以每隻船上都剩出一塊地方來作爲藏清水之用。

我們可以這樣說，一個好水手就是一個好天文學家；真的，晚上他們休息在甲板上，看着天上的星斗，他們很嫺熟地告訴你，那邊一顆叫什麼星，那最亮的一顆又叫什麼；以及它和氣候的關係；看了某一顆星和怎樣的月色，他們就知道明天的風向和強弱；他們更熟習潮水的漲落和天氣的好壞。因爲他們的一生，就是和水和氣候作着永久搏鬪的戰士。

這一種中古式的大船，都是放到海洋中捕魚用的，在秋冬之間，供船家置備了酒肉、香燭、紙錠、挑選個黃道吉日，祭祀了海神龍王後，船中貯足乾糧和清水，四周又繫帶了十數隻小舢板，駛出甌江口去捕魚了。因爲在封鎖綫外，沒有什麼政府機關及軍事當局來干涉，大船在淺海中，互相劃定了捕捉區域，擇地拋錠後，於是水手們帶了捕魚工具和一日所需的乾糧清水，登上小舢板，三三兩兩的各自航行開去，穿梭在洶湧澎湃的波陣中，和驚濤駭浪相搏鬪，他們用血汗生命去換得一條條鮮眼閃色的魚；他們以冒險，機警，敏捷，去贏得一口綿延生命的飯粒。傍晚小船回歸大船，水手將一天所捕得的魚交給老闆，魚活的養在水裏，死的就用以佐餐。夜晚休息的時候，船桅上掛着紅燈，船頭船尾都有人輪流看守着，如有颶風大雨的預兆，各船就互相照呼，紛紛划入淺水港灣中去。大漁船都備有鎗械，以防海盜的襲擊，也備有石灰包，以防大魚衝鬪與毀壞漁艇。捕魚時如真正遇到魚羣，不上半月，就可滿載而歸，但是也有捕捉了數月，祇有寥寥數尾魚。於是他們祇好再祭天地，另找新的區域。這樣一去數月，回來的時候，村坊上的人在龍王廟，前炮竹震天價響的來迎接，結果必然是船老闆拿出一部份的魚來大家分享分享。船能夠回來，家裡的人才放下了心，因爲每一趟出海去「發財」，終有幾個年輕的船夫，勇猛而壯烈的犧牲了。

抗戰開始後，大漁船遭遇到敵艦，即被毀，小漁船也時遭敵艦的砲擊，因此一隻隻一隻隻的漁船沉入海中去漁家一滴血一滴汗的結晶就這樣融化在海底。可是他們需要生活，祇能在海岸綫旁很警覺的苟延他們的生命，他們痛心着每一代用着祖宗留下來的遺產，和自己的生命被敵人無情的摧毀，他們還有什麼話可說，祇能以行動來報復鬱積在心底的仇和恨。在永嘉我們可以吃到

（未完）

許多種類的海貨，和許多奇形怪狀的魚，那可怕的觸尾和閃光的鱗片，使我們不敢下箸咽嚼；雖然它是這樣的有味。然而也滿是值得使人留連的，每當黃昏的時候，砂灘上的景色，值叫人浩然擊掌而歎。潮水退後，在閃礫的砂灘上，一羣裸體的小孩，那末天真活潑的撿着貝殼，當他們撿到一個五色發光的美麗的貝殼底時候，他們就高興的跳躍起來。是的，祇要你細心，你可以撿到螺形，蚌形，烏賊形，扁圓形……等形形式式美麗的貝殼。在高低的泥岸上，被太陽晒乾了的地方，一個小洞一個小洞，你去掘開來，可以發現許多小魚，小蝦，小蚌和不知名的小怪物，那些棲宿在水塘附近的村戶都是拿這些來維持食用的。

雖然從永嘉到龍灣那樣短短的航行，已有許多血的事實警覺着漁民。他們生活在國防的前線，海岸的前哨，曾受過不少敵的教訓，然而他們仍舊在烽火中鍛鍊着。我們僅希望這一羣誠樸，堅強、結實的戰士，漸漸的成長起來，因為漁家數年來的血債，需要勇敢的漁民自己來贖取！來解放！

本社兩大刊物：

旅行雜誌

旅行便覽

歡迎 介紹 投稿 批評

雲南興文銀行
桂林分行營業廣告

本行辦理存款匯兌及其他法定銀行業務，手續力求敏捷，若蒙惠顧，竭誠歡迎！

一、通匯地點：

重慶 成都 西安 桂林 柳州 宜賓

西昌 貴陽 箇舊 昭通 會澤 下關

佛海 麗江 祥雲 鎮南 永勝 玉溪

彌渡 永平 順寧 平彝 文山 蒙自

除上列各地外雲南各縣均可通匯

二、總行所在地：雲南昆明市南屏街口

三、桂林分行行址：桂南路九十三號懋樂大樓

電報掛號「五一一九」

電話號碼「二一〇八二」

貴陽十天

孫濟福

四九—〇八六

公路漫長的伸展着，各色各樣的交通運輸工具在這一起一伏的翻山越嶺的交通脈管上行走，我們一行的十餘輛汽車是緊接着行駛的，黃色的沙塵漫天地飛揚，以致車子的去路有點模糊不清。

迎面時有疾駛而來的汽車，兩車在那上邊絕壁下臨深澗的路上摩擦而過；如果司機技術生疏一點，他的汽車就會到那百丈的翻底作永久的休息，所以無論司機也好，旅客們也好，經過這些地方時每一顆心無不緊張。

炎夏的天氣是那麼地酷熱，太陽在頭頂上晒着，那高度的熱量，溼的帆布製成的車篷，汗珠子在毛孔裏攢來攢去終於大粒的攢了出來，浸透了整個身體，公路上被車輪揚起的沙塵不時捲進車裏來，衣服，面部和頭髮都因此改變了原有的顏色——車內密不通風，空氣是那麼地混濁燥熱，喉嚨是那麼乾燥也得不到一口冷水去潤澤它。這味道是怪難受的，內心無時不在企盼着「貴陽」的早點到來，以求憩息，可是公路是無窮無盡的伸展，公路周圍，大大小小的山峯，疏疏落落的村莊老是在不斷地浮動。

車子終於在離貴陽約有五華里地的「三橋站」停住了。凡是由重慶方面駛來的車輛都要在那裏接受檢查，看看有無私帶貨物乘客的情事。

在抗戰的今日，運輸匆忙，汽油的供給困難，許多的商車已不得不改用酒精或木炭節制汽油，並爲劃一軍運起見，政府早有明令，禁止軍用汽車私自售票私帶客商的，我們這一行雖然所乘的是軍用車，因爲我們已辦了合法的手續，並在車子通行單上的備攷欄內塡註有我們的姓名，證明着不是司機私帶的旅客，所以檢查員對我們的盤查也就很快的結束了。

政府雖已明令禁止軍用汽車在中途私帶旅客，沿途設立固定關卡檢查，但是否能收預期的效果呢！固然此外還有比較妥善的辦法，就是另外設有流動檢查隊以巡察車行駛在公路上隨時攔車檢查，私帶旅客或貨物的情事被發覺的終究很少！司機對於應付檢查的經驗是那樣地豐富妙計是那麼的多！他們雖有管轄的隊長領導着，然而有時車輛很多隊長有限汽車走上了公路他們簡直如脫籠之鳥，爲所欲爲，而隊長所能管轄得的僅是少數，或許連這少數的也管轄不了，總之隊長隊員相差無幾，不愛錢而真正奉公守法的人，到底很少啊！

關于渝筑公路上的情形倒可談一點自己親眼所見到的或同行同學所轉告的一二趣聞假若有一位旅客或一位爲國効勞

的戰士在渝筑公路上碰着了汽車，即向他們招手說「：請你給我帶一程路」在招手的時候，他們倒能即刻停住他們疾飛的汽車，但當他們聽到「給我帶一段！」這一句話即會馬上開車將車身略向後退一點，點點頭，一溜烟的開走了，可是如你說「給你們多少錢……」這倒剛符合了他們馬上停車的目的，好像在那酷熱的天氣裏，吃到冰淇淋似的，同時你可以即刻爬上了汽車，要是這位旅客是年輕的女士或是一位年青的太太，遇着了這種機會，她就可走「紅運」了，不說拿少的錢甚至不費一文亦可乘上汽車，而且還可享受坐駕駛室的權利同司機者並排地緊靠着坐，駕駛室的坐墊是裝有彈簧的，在這抗戰期間交通極感困難車輛很少行駛，購買客票經登記後還須等待一二個月的時間，中途能獲得這種「雅座」真是談何容易；記得自己由重慶動身時是費了許多手續和周折，才在那裝鹽的車子裡，在那凹凸不平的鹽包上掙得了一個坐位，當那車子行駛時顛簸得厲害的時候，假使你不用手使勁地抓住那支撐篷蓋的鐵條，你準會由那堆得高高地的鹽包上滾下車去！

我們一行在三橋站下了車，總算完結西南道上的一段——渝筑段——危險的行程，同學何君却不幸在桐梓縣境松坎附近，覆車，折斷右小腿。這一段路翻山越嶺固然顯得危險但同時也顯出了它的偉大，它在民族解放聲中負有重大的使命，它越過了四川的大山，經過了貴州雞峙的羣嶺，確是我們國家的一條生命線，是我們國家的一條大動脈。

下車以後我們被黃包車夫拉進了貴陽的市區，投進眼簾的是熙攘的人羣，流線型的小汽車和成對在閒步中的青年男女：……這一切表出貴陽的繁榮不錯，的確，今日的貴陽是與以前不同了，現在它是西南交通的中樞由重慶至西南東南各省去，大都先投向它的懷抱。

物價的不亞於重慶，旅館的客滿，都證明人口的激增，像上海亭子間大小的房間亦高標着十五元的房金，而陳設並不見得雅潔，住定了旅館，換下那套堆滿了沙塵的衣服，稍事休息，吃過了晚飯，大家都聚集在房間裏，商議着如何設法搭乘赴金城江的汽車問題，因為我們曉得在貴陽購買客票的情形會與重慶海棠溪車站的差不多，在四月間登記的旅客要等待至六月間才能輪到，所以在重慶就準備走旁的路子，事先備得有介紹信，商議的結果是於次晨由我與同學×君持函去川桂線區司令部接洽赴金車子事宜。

晚上，街上蒸發着一種汗臭，粉香，油香……交織成霧，使人們和夜的清凉的氣息絕了緣，雖然還沒有閃爍着的霓虹廣告招牌戲弄着你的眼睛，可是那些一樣地刺人的燈光也就够得上裝飾這城市的繁榮了。

在貴陽首屆一指的電影院「貴陽大戲院」的門口左右豎放着兩塊黑板，上面用白粉寫着香膩肉感的廣告，吸引着大批的顧客，在人行道上伴着西裝革服的男人走着的女郎，依然臉是雪白的，唇是緋紅的，襯着新艷時式的旗袍，豐滿的胸部，纖細的腰部，這一切都顯出了女性的曲線美，更象擺動在兩隻着高跟鞋的細長的腿，愈顯出了忸怩的姿態，在他們的身上嗅不到一絲火藥的氣息，閃爍的燈光照明着冠生園附設西餐部。這幾個大小不一的木製的釘在牆壁的藝術字，它們在向有錢的人們招手，冠生園的大門兩旁的玻璃櫥內很藝術地陳列着大小不同的罐頭，餅乾，蛋糕，……正中的大門不時地吞吐着各色各樣的人羣，他們是有閒階級，和有錢階級……前方忠勇將士之浴血苦鬥，同後方人民埋頭建設的精神無法從這里看出一點來。

已是晚間十一時了，馬路上的人們還是那麼熙來攘往，目前貴陽的日趨繁榮誰亦無法否認，戰爭使貴陽披上了一層新的外衣。

與同學×君由川桂線區司令部回來，異常的興奮，接洽車子事宜頗為完滿，我們得到了一紙線區司令部司令給貴陽車站司令的手諭，內容是×校學生×××等×人准乘本部便車赴金。我們是不但感到興奮而且似乎還帶一點矜傲，人家等待了一個月或二個月尚且難說保險有車可乘，而我們抵達貴陽的第二天就順利地啓程……實在值得……

現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為找車的事情去担憂，去煩惱了，因為我們已得到了這樣的一個靠山——車站司令部，凡經過貴陽的一切車輛（汽車，）無論軍車和商車，都得向車站司令部辦理行手續，否則無法通過，這樣一個對車輛有統制權力的機關肯給你以便利，還會嘗等車的滋味嗎？

去車站司令部後，在那邊經辦行車事務的×副官，很客氣的給我們一個完滿的答覆，如遇有車駛金，即刻通知，並記下了我們住的旅舘的名字，地點及房間號數。

抵筑後的第三天，是一個陰沉的天，彤雲佈滿着天空，使人感到有點厭倦，這是將要下雨的前奏，果然，不久就淅淅瀝瀝地下起來了，雨勢越來越大，馬路的表面也漸漸由潤濕而成泥漿，假使你站在馬路邊上有汽車打從這泥濘的馬路上駛過，那點點的泥漿就會沾滿着你的兩隻褲管，貴陽的馬路大多是這樣的，既不是柏油路又不是水門汀的。

正當吃中飯的時候，茶房領着一個帶鴨嘴帽的同志來到我們的桌前，手裏提着一張便條紙，問我們那一位是孫先生，原來是車站司令部×副官差他來的，為了車子的事情，馬上要我去一趟，於是隨即與同學×君放下了那碗未吃完的飯，去車站司令部，×副官告訴我們，現在有××委員會裝汽油的七輛車駛金城江，停

四九一〇八八

在飛行路，要我們隨即來部辦理通行手續的人同去，並在該行車單上備攷欄內塡寫我們的姓名。

回旅館後，轉告其餘的同學，匆忙地整理行李，叫好了黃包車，懷着交織着緊張欣喜的情緒，冒雨向飛行路進發，在途中不時地催促着車夫快跑，怕遲了會趕脫了汽車，到達飛行路，果然有七輛連號的篷蓋卡車很整齊地排列在路的一旁，我們把行李搬下了黃包車在這泥濘的路上車輛轉動得快的緣故所有的行李及每個同學的身上都沾染着點點黃色的泥漿，我們的下半身也全被雨浸濕了。

那七輛車子的附近，擠滿着各色各樣的人，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亦有小的，有軍人，有：：在他們中間有的忙着搬行李上車，有的撐傘站着，有的站在那邊淋着雨等待那位忙得東奔西跑的隊長，來支配搭上那一輛車。

我們的行李堆集在路旁一株柳樹的底下，雖是一株有繁茂枝條的柳樹，但亦免不了斜射的雨絲的侵襲，那大顆的雨點不時的打在它們的上面，我們亦都躲在路旁的樹底下。

「隊長，請指定我們搭乘的車子，以便把行李先搬上去，」同學×君爲想把行李先搬上車，免得被雨水濕透，終於上前去招呼着那位隊長說了上面的話。

接着我與同學××二君亦上前去圍住了那位隊長，大家異口同調的用一種懇求的語句，向他投擲過去。

然而，他終究是一位對這交通極度困難期間帶領車輛很有經驗的隊長，他看淸了我們是由車站司令部介紹來的，並在行車單上有我們的姓名，沒有在他身上化過一文錢，終於以一種婉轉柔和的口吻拒絕了我們的懇求。

「隊長，這一次無論如何要請幫一點忙，我們限於川資，不能在貴陽久住，同時又須按期趕往××省政府報到，」同學×君再度這樣向他懇求。

「各位同志，請原諒，並不是我不肯給各位幫忙，實在這一次人數太多了，同時車輛載貨又重，」隊長向我們解釋道：「你們可去向車站司令接洽，換乘另一批搭客比較少的車輛，你們自己亦可舒服些，車站司令部的辦法多得很呢！」

我們何嘗不明白他這一番話裏含着的大道理。車站司令部固然辦法多得很，可是我們與車站司令部負責的人不是至親戚友，託人介紹只有一次人情可付，至於說換乘搭客較少的車輛，我們亦很明白，目前在筑金（城江）公路上行駛的車子那一輛不是擠滿貨或人，在這交通困難的時期，能勉强擠得上已算是幸運，那能享受那種寬鬆舒適的福氣啊！

我們知道對一種唯利是圖市儈性的人們，是無感情可講的，就換用一種口氣對他說：

「喂！隊長！請認識清楚，這一次是車站司令部要我們來搭乘這一行車子的，如確無法搭乘的話，請向車站司令部交涉去，」

隊長聽了這話，誰料在他那狡猾奸詐的臉上塗上一個笑容，很懇切地邀我們去看那每一輛車子的內容，他邊揭着遮蓋着車子後面的帆布，邊指着裝在車內的油桶對我們說：

「你們看車內是堆滿着油桶，無容身之處，且已超出了載重量，在路上怕還會拋錨呢！」

其實，那堆滿油桶的每一輛車上除已有的坐上的搭客外，還留得有容納一二人的空隙，但我們亦不能過於同他爲難，也得爲隊長的利益着想，假使不留出一點在中途裝「黃魚」的餘地來，即以每條「黃魚」三百元計算，隊長亦就要損失幾千元的收入了。

雨還是不停地在落着，路旁柳樹下堆着的那些行李，大半被雨濕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衣服亦含蓄得有了相當的水量。

身上披着一方油布以擋雨的人力車夫，拖着很沉重的行李在泥濘的公路上朝着我們原來住過的旅館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着，車夫在這一段飛行將距旅館約有五華里許的行程上，同時感到比來時重多了，來的時候車夫拉的是那麼地快，我們的心情又是那樣地輕鬆，同時不但每個人的行李及衣服上增加了許多水分與泥漿，且在每個人的肚皮裏裝滿了煩惱，憤懣，難怪車夫是一步一步地走得慢了。

好在旅館方面沒有把我們原住過的房間賣出，大家把行李搬進房間，可是茶房却以一種驚異的眼光在看我們，那驚異的眼光裏好像在問，「怎麼！又不走了？」

在去車站司令部的路上，我與同學×君商議着應如何對×副官說，「照實實在在的情形告訴他聽罷！」同學×君這樣說。

「恐怕不行吧！他會怪我們沒有用，並討厭我們再次去麻煩他，」我表示自己的意見

走進了車站司令部的辦公室，×副官正埋着頭在寫什麼，我們走到他的面前我冒冒失失地喊聲「×副官。」

×副官擡起頭很奇怪的看我們，在那視線里好像傳遞過來一句問話：「爲什麼，你們又回來了？」我們說明了回來的原因後，×副官的表示，果不出我的所料，他並說：「現在帶領車的隊長都是這樣的，沒有出錢的旅客，總是不願意帶！」

我們感覺到事已至此，唯有懇求他再賜予一次的幫忙，結果，經幾次的哀聲懇求，最後他說了這樣的話：「這事情是有些麻煩了」隨即×副官又轉變了口氣說：「好！你們先回去，如有車當再通知你們，」

二天過去了，車站司令部亦沒有差人來過，於是同學都着急起來了，猜疑着，催促着要我與同學×君再去車站司令部，探詢一

下究竟。×副官給我們一個很幽默的回答「車子是有的沒有汽油。」

這一個幽默的回覆轉告給同學們後大家認爲×副官已無意再爲我們幫忙了，要走另外的路線去了，長久這樣等下去總不是辦法，所以當晚大家又聚在一個房間里商議着走另外路子的辦法。

「去登記，坐買票的車子。」一位同學提議說。

「要登記，第一天抵貴陽時就該去進行，現在已過了六七天再去登記，又不知要等待何日才能輪到有車子坐。」有一位同學這樣言語在表示登記還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

但是事實擺在面前，除開去登記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於是決定準備次日晨都去中國西南運輸公司貴陽站登記。

一早起身我們便到中國運輸公司貴陽站去，那裏曉得別人比你更早，貴陽站門口已擠滿了形形色色的人，你只好挨在人家的後面等待進行得那麼長的隊伍，好久纔得移動一步，好容易進了大門，進了攔行的柵欄門，一步一步看看快要換近那登記人的櫃台，然而登記人辦公的時間已到，他是不肯爲你延長一秒鐘的，「拍」的一聲，那窗門關上了，因此我們無法在登記簿上寫上姓名，只好帶着餓癟的肚子和疼痛的腿，疲倦得要死的轉回旅館。

大家認爲還是再到車站司令部去想辦法，不想再去登記了，藉感到出錢買票尙且這樣不容易，那我們不從腰包裏掏出錢坐搭油車子，受氣、忍辱當然不算冤枉。

我與同學×君二人硬着頭皮再去車站司令部，但這一次倒運氣好，剛逢有二位第×軍××兵團的軍官在那邊辦理通行手續，×副官允許我們搭乘他們的車子赴金城江，在行車單上塡註上我們的姓名。

由那二位軍官所佩着的符號證明了他們是第×軍××兵團的排長

「×排長請問你們的車子停在什麼地方」我們隨着他們出了車站司令部同學×君和顏悅色地向那位穿馬靴的排長叩詢着。

「我們的車子停在圖雲關」×排長回答道，在另外那位排長的圓胖的臉上我們却能敏感的發現了他的鼻端和雙唇織成的兩條深紋，在那深紋裏是蘊藏了多麼深厚的鄙夷和厭惡呵！

當「圖雲關」三個字竄進我們的耳膜時，象徵着這一次又要傷腦筋了，因爲圖雲關離開貴陽城區約有十餘華里呀！

事情的結果不良，雖可預卜，但我們也不願就那樣輕易地予以放棄，於是同學×君很機警地發出下面的問話：

「我們的行李可否現在一同搬到那邊去?」

「圖雲關離這裏很遠，現在已是傍晚時分了，那邊又沒有旅

舖，我們的車子要過幾天才走」×排長這樣說，暗示着暫時不必把行李搬過去。

「那我們現在派一人先隨同二位去那邊，行李明天一早搬去，行嗎？」我提出以上的意見，徵求着他的同意.

「老實告訴你們，我們一共祇有五輛車子，不幸在途中有一輛翻車現在又把它的零件裝在其餘的四輛車上，附搭你們一二人是不成問題，這樣多的人實在難以辦到」×排長終於略帶笑容地吐出了拒絕的眞情來。

我們二人做夢似地認爲事有轉機了，於是就更卑躬屈膝的說了許多話，想去打動他的同情心，自己感到自出生以來從沒有在人前做出這種的形相過。

他們二人看到這樣乞憐似地不斷的懇求着，無法擺開我們的糾纏，就想出一條妙計來，露出很誠懇的樣子對我們說：「那麼隨你們明天一早去車站司令部等我們好了，我們的通行證還在車站司令部，你們放心，沒有通行證，我們是走不了的.」說了這話，于是他們離開我們走了.

數日來的奔走，身體感到異常地疲憊，眞想睡他一個痛快的早晨，在朦朧中聽到有人在喊我，張開了疲倦的眼皮，窗口射進來灰白的光芒，曉得天已亮了，原來喊我的是同學×君，催我起床去車站司令部記起了昨天的事，不由自主地離開了床舖，二人吃了點心就向車站司令部去，街上冷冷落落的沒有好多行人，拉着空車的黃包車夫，挑着擔子的小菜販……這是晨景中唯一點綴。

車站司令部辦公室的門是關着的，還加上一把鎖，沒過好久，一個勤務兵來打開了，從這個勤務兵的口裏我們知道，辦事的人都不在這裏過夜，要到八點鐘開始辦公，好容易等到了八點鐘，但沒有一個辦事的人來到辦公室，牆壁上掛着的鐘「鐺」的響了一下，已八點半鐘了，再一息，×副官來了，對我們點點頭，說了聲「你們好早」！

在×副官那裏我們證實了第×軍那批車子的行車通行證，確實還留在車站司令部，我們就安心地在等候着×排長的到來，因爲在此刻以前，雖在這裏等候，還是毫無把握的事。

我們在司令部門口蹓來蹓去，一分鐘也不敢離開.九點鐘過了，十點鐘又過了，但×排長始終沒有到來。我們發疑了，心裏在想，不會來了罷！跑去問×副官，才知道已經辦了手續沒有通行證亦可通行，於是沒有疑惑了，他們是不會來了，再等下去是徒然的！空的！我們的臉部馬上浮出了一層灰心的，失意的，無奈的表情！

這種遭遇，激動了×副官的同情心，看到我們這種着急的神態，狠狠的樣子，倒勸我們不要着急，並說：「川桂線區司令部現在徵得了一批商車裝運彈藥赴金城江，後天就走，你們可搭這批車去，再不會有變故了，這是我們自己管轄的車.」

四九—〇九二

×副官這種表示愈增强了我們對×排長他們的憎恨，痛惡的程度，這時內心反映着那樣地兩種情景，×副官在我們的心目中是成了如何的一個恩人還可能用言語形容出來嗎？

懷着一顆極度複雜的情緒，同學×君走出了司令部的門，這顆心滲雜着感激，灰心，欣喜，憎恨，各種成份，外界一切的景物，好像都不足刺激我的心，內心與外界如隔着一層什麼東西，不能起互相聯繫，反應的作用。

回到旅館，向等候着我們的回音的同學訴述了經過的情形，同學無不感激×副官，而痛恨×排長。

這一天，確不是做夢，由川桂線區司令部帶隊的×押運員的支配着，我們每個同學實的都爬上了車坐在彈藥箱的上面我把自己的舖蓋捲作坐墊，感覺到比由重慶來時，坐在那高低不平的，潮濕的鹽包上是舒服多了，平穩多了。

我們一行十餘輛車子列成隊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在筑金公路上行進着，沙塵飛揚着。

自三橋站下車受檢查起至這天止，恰好是十天，我們作貴陽的旅客已有十天了，在這十天內，嘗盡了候車的各種滋味，得到了許多旅行的經驗，這經驗是實地的寶貴的。

十天，不算長久的一個時間，與普通一般候車的旅客比較，我們這十天的時間是短短的，在這十天裏，雖然我們是忍辱，受氣，我們還可驕傲地說，我們的辦法比人家多，除登記外還有車站司令部這條路綫可通，但在這裏我要聲明一句，所謂「人家」要除開那有錢有勢的人，他們有多量的通神的錢，有那麼大的權威，隨時可以坐上車呢！

自爬上車後，我們每個同學都有一顆舒暢的心，我相信，因為我們已坐在正行駛在築金路上的車裏了，但在這一段行程中却有一個遺憾存在我們同學中間存在着；貴陽出發時比重慶出發時人數不等了，缺少了一個，一位同學他不幸在那危險的渝筑公路上，在桐梓縣境松坎附近，因司機失愼車覆，折斷了右小腿，他，那位腿斷的同學，與我們一樣，一路來受着昂貴的物價的高壓，同樣懷着一顆急切欲達家鄉的心，嘗盡旅途的艱辛，麻煩，然而他是被留下了，在貴陽的醫院裏不能同我們一道向目的地繼續前進了！

詠昆明雨季

惲蔭棠

置身拔海六千尺。位在南疆溫帶裏。漫言四季似長春。獨有暑天最可喜。高原旱稻十萬頃。冰盤一碧昆湖水。季候風起印度洋。吹來時雨五月底。勢若排山倒滄海。長渠傾瀉波濤駛。農人相慶下秧田。士女添衣掩羅綺。雨停習習生涼風。兩山爽氣來青紫。兩兩萬笏起雲頭。灼灼一虹垂海耳。（用溫柯甫先生語）好雨每知人意旨。夜來傾盆朝來止。乍陰乍陽嘗不霽。忽晴忽雨傘長倚。渝州有客昨飛至。為道川中熱欲死。久住不知此間樂。還言無汗生萎靡。天公自是做人難。冷熱隨心識至理。

行者開發青海之管見

胡宏基

四九—〇九四

當青海馬主席，聘余為柴達木屯墾督辦署農業技師，兼青海省立農校教師之際，余以年老力辭，故青海之去否，實一問題，但勿論去與不去，而對青海之開發，不能不有所建議，貢獻國家，以盡一份子之義務：

吾國人口分配之不勻，東北東南多，西北西南少，造成歷史上每數百年必有一次大亂，世俗所謂改朝換帝，孔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是。其實不過因東南及大河南北人口太多，人民擁擠在一堆，科學既未昌明，教育又未普及，地利未盡，生活日艱，如是壯者挺而走險，弱者轉乎溝壑，一遇野心家之引誘擂煽，揭竿而起，勢所必然，成則為王，敗則為寇，已成史家褒貶之標準，中國歷代帝王，大都皆草澤英雄，演成內亂之循環不息，此種人口分配之不勻，致使人類之大刼常臨，如唐之黃巢殺人八百萬，五代混亂之投尸黃河，太平天國時之人食人肉，可知矣，吾人本基督悲天憫人之心，最痛恨，最悲傷，因人口分配不勻問題，而來一種爭飯碗，美其名曰政治生活者，（如民國以來，廿年之內戰）今欲振本清源，永弭內亂，唯有致力於開發邊疆之一途：開發邊疆，尤應以開發青海為先着，

青海面積為七六、一九八方公里，人口僅一、三一三、五八四人，實為消納東南及大河南北過剩人口之尾閭，抗戰軍興，國府西遷以來，衣冠避難，齊奔西陲，大都擠在四川一隅。遠者亦不過交通線上，故四川之糧米貴，人工貴。此種畸形之定居，殊非長治久安之策；無已唯有提倡人民往青海而已。移民實邊一事，已成老生常談，但余為農業，眼根據科學，不敢放言高論，乃近來研究邊疆者流，多喜為皮相之論，無骨透之見，如某邊政雜誌記載青海：一過日月山，兩眼淚汪汪。蓋言日月山以西，則滿目荒涼而已；記氣溫，則曰四季皆雪；論農業則謂無希望，祇有牧畜而已；諸如此類，淺薄之見，不足以治邊也。查青海現在行政區域，祇西寧，互助，大通，湟源，樂都，民和，循化，同仁，貴德，化隆，湟源，共和，玉樹，都蘭，囊謙，同德，十六縣，此十六縣中，除舊日西寧道所轄者外，餘皆戶口稀少，徒有其名而已，今為青海開發計，當先以此十六縣為行政托足之所。而建設根本要圖，則為農工而已。

一 開發青海之要著，自應以築路為先，鐵路尚非其時，公路則刻不容緩，最要者，為蘭州西寧線，西寧都蘭線，西寧玉樹線，以後逐漸深入柴達木盆地，及長江南北源，揣見以為青海為中國之模範農業區，合理化之標準農業區，殊非他省所能及，何以言之？如貴州西康之多山，宜林而不宜農。（農業成份少）江蘇河北河南之宜農而不宜林，（林業成分少）閩粵之宜漁而不宜牧。（農、林、牧之成分

少）察哈爾之宜牧，而不宜農（農之成分少，）獨青海對於農林、漁、牧、四種，皆能經營，何也？青海柴達木盆地之宜農也，巴顏克拉山之宜林也，青海，鄂稜海，札稜海，哈拉湖，通天河，柴達木河，黃河，帳江之宜漁也，達布遜湖及星宿海附近之宜牧也，至於礦產，蘊藏極富，金屬礦物之金、銀、銅、鐵、錫、鋅、鉛、鎳、銻、等，非金屬礦物如煤、硫礦、水泥、原料、酎火燃料等等，不備具言，青海氣候太寒，不宜農業者，實不明農業之眞諦也，何以言之？森林生於山中，即溫度在C零下三十度。針葉樹，如松、杉、等均能生育無妨，牛羊舍飼，在此溫度，亦能受之，至於農業，如哈爾濱之氣溫，冬季在C零下三十二度，仍能種一季之農業，西伯利亞除北冰洋岸之凍土帶（冬季溫度C零下六十度）外其餘如伊爾庫司克，東海濱省，上依𡨚金斯克，冬溫均在C二十度——三十五度，而烏克蘭尤爲蘇聯農業府庫，青海夏季氣溫在C十度——十五度之間，冬季不過C零下二十度，對於大小麥、粟、高粱、玉蜀黍、馬鈴薯、山藥、豌豆、大豆、均能生長。不過棉、蔴、水稻、則有問題，何言農業無希望也，不明農業原理而侈談青海農業，不足爲治邊人材也；至於魚類更不畏寒，即在西伯利亞之鄂畢河葉尼塞河，亦能生育，拙見以爲開發青海：一、先設大規模銀行于西寧，二、收集農、工、礦、人材于西寧，三、先修公路，四、開採礦產，五、青海沿岸設水產試驗場，設罐頭製造廠，將青海之魚用罐藏，鮮藏，運銷外省，（蒙番人民信喇嘛教，禁食魚，故魚皆繁殖岸邊而死，貨棄于地，可惜，）六、巴顏克拉山日月山，石礦山皆造林，作爲國有林區，由政府經營之，農業則以星宿海爲中心，推進至柴達木一帶，余以爲青海之農業，與內地不同，可以別開新天地，完全歐化。因其地勢遼闊，不受自然條件之支配。如行農業機械化，不必爲內地之爲田坎溝渠所限，如行種籽之改良，不必如內地之顧及當地作物，及人民習慣，如行耕田整理，則一望無涯之廣場，可以由吾人理想縱橫支配，以達合理化田園之面目，如用化學肥料，不必如內地，懼其與土壤起反應，而青海則自太古以來，未經開闢之草萊，土中養分甚富，一經化學肥料之刺激，分解迅速，有益作物之生育，有以上之優點，則青海不但爲吾人之理想農業區，且爲世界之模範農業區也，美之加利福利亞，蘇之烏克蘭，不能專美於前也。

孫福熙先生曾言：「我們來西陲避難之同胞，不應作回家之想，應做西南西北之開山老祖。」是値得我們效法的。此外關於移民之要着：

1。男女兼移，使入口日增。2。建設市村，住屋，使內地來之人民，生活不受痛苦。3。食品布帛，須先借給。4。衛生材料、藥品、須有預備。5。設警備以防匪患。6。設學校教育蒙番人民。7。宜傳宗教爲義，以馴化土人，準此以圖，行見廣漠無人之青海，將化爲蓬蓬勃勃滿地黃金之新中華民國矣！

一九四二、八、一、於重慶女子農校

印度的鳥獸花木

周尚

數百部書寫不盡印度的動植物，如今印度的植物界動物界的著作，還只是一點皮毛。這裏短短的一章，當然是微乎其微，掛一漏萬。這章目的不過告訴國人印度動植物的大概，以資引起興趣，希冀有更深的研究。

「動物的天國」是在印度因為印度在宗教上有戒殺的教律，所以一切動物都在保護之下，就是毒蛇猛獸也不許捉來殺的。每年給這些毒蛇猛獸傷害的人不知道要有多少。我在城市生活一文中說的「可怕來」毒蛇，印度人不特不捕捉還要加以尊敬。許多店舖裏都有「可怕來」的像，下面有一個蛇身，分出許多蛇頭，樣子怪可怕，而人民虔誠地向牠致敬。

從歷史上的記載，印度是獵人的樂園，是世界大獵物最繁盛之一的地方。半島的印度由印度河和恆河所形成南部的大平原直是印度動物的家庭，——斑點鹿（Cheetal）豬鹿（Para）沼澤鹿（Gond）印度鬣鹿，（India Sambur）印度大羚羊（Nilgai）和印度黑熊。（Sloth bear）但雖在印度半島內，其獸類也無嚴格的一致。例如馬拉巴沿海一帶是一個特著的區域，牠的動物很像錫蘭，錫蘭缺少許多特殊性的印度動物，像老虎，印度狼和沼澤鹿，那裏都看不到。

在印度河北旁遮普各區域，尤其是信德和俾路芝斯坦的西部，印度產生的動物有著波斯獸種的成份，像狼、波斯豹、野驢和波斯瞪羚（Persian gazelle）這族的野獸是屬於獅類的，牠們比較其他野獸雖已深入印度，但現已罕見。希馬拉雅山東部的動物常與馬來半島的有表現出特殊的相像點，叉角的機角鹿（Thamin）和亞洲犀牛（Asiatic Shinoceros）在阿薩姆可以蹤到。沿希馬拉雅山西行，這種馬來亞半島的獸類便絕迹了。尼泊爾西至較高的山區，則為我國西藏的獸類了，最著的為犛牛（Yak）傑羅羚羊（Chiru antelope）果瞪羚，（Goa gazelle）西藏野驢、雪豹和各種野羊。

一九四一年，在印度所獵到的野獸計有下列的名單：虎、豹、野貓、林貓又大山貓、美洲虎、僞狼、又名鬣狗、狼、野狗、貂、食蜜獾、櫻色熊，希馬拉雅山黑熊、馬來熊、印度黑熊、野象、犀牛、美洲野牛、野牛、藍羊、（Bharal）大角野山羊（Inbex）大野山羊，（Markhor）希馬拉雅山無鬚野羊，（Tahr）奈爾傑立（Nilgiri）野山羊，似山羊的大羚羊，（Serow）希馬拉雅山斑羚，（Goral）印度大羚羊、四角羚羊、黑羚羊、印度瞪羚、吠鹿，（Kakar）沼澤鹿、斑點鹿、豬鹿、麝和鱷魚。

四九一〇九六

大家來到印度對於虎、獅、象等總發生一種普通的興趣。在下講的材料，對於這些畜牲，略為詳細一點吧。

歐洲兒童故事和神仙故事中，狼是一個出名的角色。而老虎在印度常出現於俗傳。有些印度教徒相信老虎的肝汁每年增加，虎爪掛在兒童頸項中可驅除魔鬼，印度許多地方，特別在蠻荒叢林之區，對於老虎不叫牠的正式名字，每每用吉兆的綽號如「爺叔」「大亨」等等。有一種老虎雖然生產於希馬拉雅山脚科摩林角（Cape comorin）而衆稱之曰：「印度虎」或「孟加拉虎」，身材巨大、高脚、及長、細長纖軀，互間着黑斑紋與深黃斑紋。所謂「白虎」，印度並不多見，往年曾獵得數頭，有柔韌的厚皮，色若奶油，很像一只白色染汚的貓。好多年前，也曾獲得一「黑虎」，可惜找到時已死了。一頭老虎到究有多少長大，輒為印人辯論的題材；據記錄上證明，最長的為十二呎。若用尺來測量自口部至尾尖，經過身的彎曲度，平均成年老虎，雄的自九呎至十呎間，雌的在八九呎間。

有些動物學家稱，比較的說來，印度的老虎還新來的，他們援引證據，指出印度小老虎的毛格外的長而厚，也許是由於居住北方祖先所遺傳，因為印度氣候用不到如許長厚的濃毛來禦寒。又有人倡說，錫蘭是尋不到老虎的，因為撲克海峽（Paik Strait）分開了印度和錫蘭，老虎是無能為力游泳得過；於是下了一個結論，老虎之到印度時，在印度半島本部與錫蘭島分離了以後。獵取老虎計有四個方法：（一）騎在象上打下去，（二）用獸圍獵驅趕到樹林裏，獵人所藏匿的地方，（三）縛着野牛山羊之類以誘引老虎，（四）獵人徒步而獵。最後的一種方法最危險也最興奮。

有一個普通迷信，說道老虎不去吃人，牠只吃老衰或受傷的人。事實上吃人的大多是雌老虎。牠們在掠奪牛羊時，一旦鼓着勇氣襲擊了牧人，便養成了吃人習慣，牠們覺得殺人比殺牛容易，此後這種老虎遂常吃人了。

目前獅子雖將瀕於滅絕，但印度有一個時候獅子是很熟識的，不少貴族的家庭都採用獅子作名字，如冷傑脫·信（Ranbir Singh）和冷縣·信（Ranbir singh）這個 Singh 字就是獅子的意思。近來在十九世紀中葉，斯蜜司上校（Colonel George Acland Smith）因打獵而名聞一時，他在上流獵到三〇〇頭印度獅子，其中有五十頭離德里不遠，今日獵獅的地方完全限於印度西面卡提阿瓦（Kathiawar）南部吉爾（Gir）山脈一帶的森林中。二十年前這森林裏的獅子，未獵到一打以上，但從那時起獅種逐有增加了。印度獅子的身材不及非洲獅子大，可是自然科學家老早有一段流行的故事稱，印度獅子沒有鬣鬃是無事實根據的。

獵象是徒步的，恐為印度打獵中頂危險的事。追擊象時，獵人要用全副精神和冷靜頭腦。如果這畜牲猛惡兇暴起來，則敵明牠

中彈了。英國博物院陳列的一架象骨，是在恆河的叢林區域打到的，當時出動二十三個獵人用十六枝雙管槍射擊，追逐了數小時，遍體彈穿如篩眼而沒有一顆子彈進入腦房。印度象大多居於阿撒姆省以及鄔拉凡科省和賣索爾士邦的森林間。印度教神傳中講到象的地方很多。財富女神(Lakshmi)四周圍繞着象，智神(Ganesh)自拍維跌神(Parvati)的象的化身，而居印度教儀式上崇高的地位。印度列隊遊行儀仗和出會時常用象參加，一般印人具有一種意識，相信象是高貴的，象在裝飾的時光看得很重要。

捕野捉象頂奇觀的方法是用圈攔誘陷，引誘他走開掘溝壕，圍入一個很大的叢林地區，叢林間燃燒着火，以便趕象的獵獸容易趕象入圍，棧而以套索捕。賣索爾邦有時設陷阱捕象，以款待護林軍隊或高貴的客人。

全世界的家畜有十九萬萬頭，與我們人類的總數相同。象雖大，總數卻很少，全世界祇有五萬匹光景，以暹羅為最多，共有八千匹，印度也不少。象在這些遠方[illegible]有用的動物，印度的象性情很馴服，聽人差喚不若非洲的兇惡。一家人家有了一隻象，可做許多事情，譬如早上起來象會用鼻子拿了掃帚掃地，家人出外耕田去了，象會在家看小孩，小孩哭時牠還能用鼻子把小孩子捲起來搖兩搖。出門時，一家人都可坐在象身上，讓牠慢慢地踱方步的走。

刺殺野猪，往往騎在馬背上用槍矛打，這種獵猪的情況是印度原野打獵中喜悅高興的事，野猪的莽撞大膽，令人可笑，非他種獸類所有，即使老虎同野猪戰鬭，老虎也不免受害，記錄上有不少的例證，老虎遭遇到這種最壞的對手而吃虧。乘馬打猪時，在最初猝發時間，猪的步伐非常快，但不能持久，早晚總被獵人捉住，猪被獵到窮境時，牠被迫反抗，決鬭的態度，抱着必達目的的決心，牠向馬突擊，有時野猪的牙齒弄得嚴重的受傷，不適於騎馬的地方，就不便作野猪的打獵。在錫蘭有時用一羣狩獵犬與之周旋。

印度神聖的動物為松鼠、孔雀、和牛、而以牛為神聖，沒有理由可以殺牠，前面已經講過了，牛居於優越地位的道理，是很多最要緊的，雖是宗教關係。然而實際的背景還在農業經濟，牠產乳，牠的糞可作燃料又可為肥料，小牡牛閹了驅至田中耕犂，而且復要牠拖車，農家養得起牛，就是富有的象徵。印度神話學上說：牛是給予生氣的寶庫。牡牛在印度教的地位也很高，相傳破壞之神「濕婆」(Shiva)曾經騎過牠，所以每個濕婆神的廟宇都有牠的肖像。

水牛是牛的一族，比較為大的獸類，色灰黑，角向後彎，也為農作和拉拖的獸。水牛乳富肪，全印通用，但牠不視為聖物。

全世界牛大約五萬八千萬匹，以印度為最多，約有一萬五千萬匹，次為蘇聯有六千六百萬，再次是美國計五千六百萬，我國不過一千多萬。

印度人對於牛糞真有不可思議之處，他們竟把牛糞拌在食物裏吃。最通行的拿來做燃料，本來乾牛糞做燃料我國也有其事，不過別人收集這種糞都是在野外取已經曬下來很乾的糞來用，印度人則不然，他們在都市街中見有牛糞便取，有時一見牛在撒糞，便急急轉到牛後面，雙手去捧，不讓落在地上。捧到以後，就帶回家去粘在牆上或屋上，待乾曬用，所以一到鄉人家便是滿眼牛糞。

猢猻也是印度的聖獸，牠被保護的地位，外人應該深知的。根據印度教神話學，印度東方的長尾猴在印度的「猴神」（Hanu-man）猴神是「羅摩神」（Rama）的弟子，他組織猢猻隊，幫助羅摩打退拉伐那（Ravana）魔王。印度許多地方猴子不可勝數，而為公衆的障礙物，一九四二年十月棚克拿衛生當局計劃，自城中驅走猴子入數里遠的樹林中。

在印度可瞧到孔雀滿天飛，鑒賞成羣的鸚鵡翱翔在人們的頭上。在偏僻的北方長途汽車站的附近，三五個野猴，會雜在幾個乞丐當中，向旅客討過安那去到左近買塊糖吃，這是幾件在別處不多見的美景美事。

印度雖有美麗的鸚鵡一族聞名於世，然而在禽學上究不及其他熱帶區域，牠缺少華麗宏大的樣品。但不打緊，印度的鳥，可供愛禽的人們獨佔的研究。最好的書籍載有飛禽二五〇種。欲企圖分類則全無用處，因為印度各地方的鳥類是分成地理區域的，正是喜斯脫雷（Hush whistler）所說「最豐富飛禽學識的雪蘭萊（ Simla ）對於印度鳥種亦茫無頭緒」。我們可注意四種兀鷹（Vultures）爪較弱頭常無毛大抵以食腐肉為生（和許多種鷲鷹（Eosle）暨蒼鷹（Falcon），牠們都是受了訓練用作獵擊小動物。魚狗（Kingfisher）蒼鷺（Heron.）和歐椋鳥（Myna h）為 Starling 之族，甘心蟄居籠內鳴叫悅耳）。

參觀的賓客到了印度城裏，便將見到白背心一類的兀鷹，牠是印度的土產，生長於熱鬧人多地方的郊外的大樹中，當一個兀鷹巡視天空，實證有同類的死體存在時，則其他兀鷹飛降地下猛烈的疾進。在死體上牠們轉着擠着不肯干休的奠祭着，一直到他們吞噬完了死體的骨肉，只剩下了最大的骨頭狠吞虎嚥的吃飽了，牠們便斜坐於地上，或者勉強地飛起來？躲在周圍的樹木上，滿腔懷抱着悲憤，等到肚中消化了飛得動時，便相率到較遠的地方休息。

世界各種鳥類中，以鷹為最厲害，牠會捕捉其他鳥，我們養的小雞小鴨常被牠抓去充點心，有時小孩子也捉去吃，所以牠是一種害鳥，也是一種兇惡的鳥。但世上有許多國家拿鷹來做國徽的，如美國德國以前的俄國和意大利都用鷹做國徽。

據傳最早用鷹來做國徽的，是羅馬在二千年前羅馬是一個很厲害的國家，故拿鷹來代表。當時羅馬國徽的鷹是一只頭，到

四九一〇九九

後來羅馬分爲東西兩國，因此國徽上的鷹變成兩只頭了。

德國自以爲是羅馬帝國的後繼者，是以他們用狗頭的鷹爲國徽，以前俄國自以爲是東羅馬帝國的後繼者，於是用了雙頭鷹。

羅馬建國的地方本是現在的意大利，意大利以爲是羅馬帝國最合法的後繼者，也用鷹來做國徽，美國建國時不知怎樣用了鷹做國徽，不過形式上大略的改變了一下，印度是用象來代表，原因是象在印度多的關係。

小種禽方面則有鷸、鴿、鷓鴣、鵪鶉、千鳥（Plover）鴨、小水鴨（Teal）、潦鳧（Sheldrake）、和赤頸鳧（widgeon）。還有一種紅色的原鷄（Jungie fowl） 此乃爲印度的特產，原鷄是現在家鷄的種，據說這種紅色的是西洋鷄的祖先。孔雀也是印度的著名鳥。

印度和錫蘭將孔雀包括在野鳥裏面，因爲克立希那爵士（Lord Krishna）以孔雀爲他的象徵，加以保護不遺餘力，有些信印度教的僕役，雖見室內有孔雀羽毛，也不敢入室作事，所以孔雀在印度非常多，普通都能見到。雄孔雀燦爛奪目的羽毛，趾高氣揚的闊步，一種繁華富貴的外表，象徵着西方和東方同樣的色彩。亞力山大非常心愛這種鳥，他相信侵佔印度後將介紹孔雀到西洋去。

印度雖有花木近一五，〇〇〇種，而其中六〇〇種爲羊齒類二，五〇〇種爲樹木，一，〇〇〇種是灌木以及八〇〇種攀爬的上升植物。印度注有特殊的植物，牠的植物界是從歐州，西伯利亞，馬來亞，東非和中國而集成，世界上很少的國家能有巨量的各式各樣花木。印度氣候自燥熱的熱帶至極冷的寒帶，自乾燥的地方至潮濕的區域，而自海面到高原都限制了草木的發育生長，除了希馬拉雅山東部一帶的山躑躅屬（Rhododendron）外，很少有特殊的或顯著的集合而生的植物，像美國的仙人掌仙人或英國的石南屬長有灌木點綴着原野的風景。廣大的松柏科森林和麻栗樹林雖令人留深刻的印象，但並不希罕。

這裏我們來寫述一點蛇的事情，以資結束這個短短的大綱要。蛇在印度雖然很多，但牠是難捉之物，除了雨季外，殊屬罕見。我們前面講的一種『可怕來』蛇，因爲頸項一段的皮膚能夠膨脹，變得闊大，現出類似馬鷹所有的頭。被毒的羅素爾蝮蛇（Russell's Viper）具有灰黃褐色，夾着三排像鏈條似的帶有黑色的點子。印度還有很多種毒蛇，（Kirts）含有極度的毒性。

水蛇是有用之物，但要記取，鹹水蛇是有毒的；淡水裏的蛇是無害的。

據估計每天印度有一百人被蛇所咬，咬死的人大多數在田間和鄉間，最壞的地方爲孟加拉，柏哈，奧里薩，和聯合省。但不要緊，蛇像隱士，退居不出，一個人生長在印度可以終身撞不到。蛇只在

被迫窮困無法可逃時或踐踏到牠身上時才出此咬嚙的下策。多數的蛇攀爬着井，所有的蛇能夠游泳。陸地的蛇墮入水中還有方法想，不致無救，可是海裏的蛇一到陸地就將待斃，陸地蛇含毒的畢竟是少數，海水蛇全部爲毒蛇。

印度陸地蛇差不多三〇〇種，四〇種是毒蛇，毒蛇中唯有「可怕來」蝮蛇和 Kraits 爲害人類，蝮蛇中尤以羅素爾的尤甚。被蛇咬的人大約有百分之九十未受醫治而仍能生存。印度有所設蛇醫生，他們用草木的根、葉、莖，石頭，符咒，魔法等等治療蛇咬，符咒，魔法對於蛇咬的人也許發生心理上的作用，神經上可得緩和，靜止懼怕而增强心胸肌肉，其他毫無效益。

外行的人辯別不出那種蛇有毒，那種蛇無毒，但下面的幾個秘訣很有用的，所有的毒蛇腹部有廣闊的板片。蝮蛇的頭頂生着小鱗片，鼻眼間有窩陷，「可怕來」頸項變成闊大或呈現出頭披，牠活的時候決不會看錯。Krait 的顏色每比蝮蛇或「可怕來」深，如果是普通的 Krait 則有白色帶子繞邊背部。另有一點可看蛇有無毒質，無毒蛇沿上顎邊緣有一排牙齒，有毒蛇則不生這種牙齒而在前面代以一個或兩個毒鉗，普通曰毒牙。

當你看到一個人被咬了，須想決定他有無受毒，可視咬的地方有否一個或兩個牙印爲斷，毒質進入了身體，不久便覺得嚴重的疼痛，痛的情形好像在刺或在燒灼的樣子，痛的時間很持久，如證實了無毒則用不到治療，不過傷口需消毒包紮。倘若不能決定而有懷疑，那末立刻結紮動脈，用手巾或止血器縛緊被咬的地方與心臟間，防止毒血循環，這種結紮必須每二十分鐘放鬆。傷口處應用清潔的刀割開讓毒血自由流放，再用淡的高錳酸鉀溶液消毒，如有機會病人應送至醫院注射抗毒蛇素(Antiv enene)蛇的毒質吞食肚內並無傷害，倘若嘴唇各處皮膚不碎，不妨在傷口處吮吸毒質。

預防蛇來中國老法是養鵝，種白鶴花，但筆者並無經驗。最好房屋地方用柵垣，剷除長草，廢物不可堆積，房屋周圍的石礫道路不像粗糙的可以藏蛇。溝渠常爲蛇逃口的地方，是故在入口處用鐵絲裝欄。到叢林中應穿長靴，夜行携燈以免踐蛇被咬，走路宜帶粗重的手杖，蛇雖聾子，但可感覺震動而他走。狗貓爲防蛇咬的良法，狗有敏銳的嗅覺，貓眼睛中見物清晰，而且貓常攻打蛇。閱者欲研究蛇，可參攷葛破雷所著「印度之蛇」Lt.-Col. K. G. Gharpurey "The Snakes of India"。

印度紀遊

何永信

四九｜一〇二

一千三百年前，玄奘大師赴「婆羅門國」求佛法，歷盡千辛萬苦，朝夕與死神晤對，走了數年始抵印度邊界，令人讀慈因寺傳猶可想見當時赴印之苦況！

「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路盤迴，不知所趣。乃欲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轉念觀音，西北而進。是時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若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

當時玄奘之困難，有如吾述。今日我們由昆明坐飛機，只須三個鐘、頭，便可入印境（丁江）再有三個鐘頭，便可在加爾各答下機。總共六個鐘頭，嗚呼呼嘻，何世變之極也！

中國航空公司客機，每星期二四六晨九時左右由昆明巫家壩起飛，中午可到丁江（Dinjan）加油。丁江為阿薩密省（Assam）之一小航空站，離狄不魯加（Dibrugarh）廿七英里。狄城位於 Brahmaputra 河岸，中國遠征軍有一辦事處在此，中緬運輸局亦在焉。丁江純為一機場，不是城鎮，故出入森嚴，欲入機場，必須在狄城警察局先取得許可證。場內不過幾間茅寮，中航公司即佔茅寮之一。機場闊一百五十英尺，兩旁有草地，長四千八百英尺，足夠任何重大飛機起飛之用，（查最重飛機起飛所需之長度為一千碼即三千英尺，）左右俱有斜坡，故雨水不積。

至加爾各答在離城十二英里之（Dum-dum）飛機場下機，略驗來客之防禦針證，即着登中航公司之旅行車直駛大東酒店（Great Eastern Hotel）樓下之大廳。該處已被政府徵用，作為（Protected Area）專備檢査飛機來往客人之用。驗護照驗行李均在該處舉行，需時二三小時不等。帶緬甸羅比者須先交印度海關，離印時再發還。檢査完竣後，旅客即可自由行動，住友家住旅館隨意。惟住旅館者須塡具外人報到書一紙，且須翌日親往警察局報到，如欲離加城他往，亦須於行前報警。

加爾各答為英帝國第二大城，人口二百餘萬，僅次於倫敦。此城之名起源於（Kali-Ghat）之變音。(Kali) 係破壞之神（Siva）之妻，四手四脚，形狀可怕，加城有廟祠之，婦女多往求子，其廟即名 Kali-Ghat，十七世紀時，加城尚未存立，遍地不過低澤而已，祇有此廟為該地之標誌，英人誤聽此名而呼為 Calcutta。

加城爲孟加拉省(Bengal)之首府，省政府在焉。該地亦爲恆河(Ganges)及婆羅門河(Brahmaputra)二大河流之入海處，故水道交通便利，商業繁盛，國際人士薈萃於斯，英文爲共同語言。加城街道寬廣，交通工具應有盡有，大似中國之上海，惟天氣炎熱，雨季尤覺潮濕。

印度現在戒嚴狀態之中，着加幾（Khaki）軍服之軍人觸目皆是。旅店飯館內遍貼「莫談軍事秘密」(Do not discuss military Secrets）之告示，提起軍事問題，人人都諱莫如深。旅店對軍人特別優待，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在加城雖然觸目皆是軍人，但仍歌舞昇平，酒店內仍弦歌達旦。日食五餐，未起床即有早茶送來，起床後即食早餐，餚甚豐富，早飯畢已十時，不久又是午餐，菜更豐美。下午四時至六時又進茶點，晚八時復進晚餐。似此食法，舒服則舒服矣，惟對於作戰能力未知是否有大影響也。

加爾各答之大旅店有二，一爲前述之大東酒店，價每日連食二十五盧比，二爲(Grand Hotel)每日連食十五個半盧比。其他酒店自每日七至十二盧比不等。茶房皆爲印人，彼等皆曾受訓練，對客甚恭，見客至則站立道側，舉手行禮曰Salaam。

加城鐵路交通亦甚通暢，往北者自Sealdah Station上車，往西者自Howrah Station上車。一切往新德里及孟買之火車均由西站上車。辦理旅行事務之旅行社有著名之通濟隆（Thomas Cook & Co.）惟在印度似以Cox & Kings較爲敏捷可靠。

由加城赴新德里普通火車需時一日一夜，往孟買者需時約二日二夜。新德里位於舊德里城西北五英里處，本爲一森林區，地名Raisina，英人嫌舊德里隘陋，闢新德里爲全印國都，規模宏大，總督住宅，總督辦公廳，總司令辦公廳，議會，王公議廳，王公住宅，皆用印度特產之紅色沙石建成，其空曠宏遠之境，頗與凡爾賽王宮相像。

孟買離新德里約八百英里，爲印度西部之大商埠，人口一百五十萬，印度國民大會即在此開焉。其地濱海，海港風景優美，有英國巡洋艦數隻在此。孟買出口以棉花爲大宗，戰前往日本者居多。此地有一中國副領事，印度除此地外，加爾各答有一總領事，新德里有二駐印專員，此外別無其他外交代表。

從緬甸退出之中國軍隊第X軍之一部份退至印度，初在狄城，後移至Ramgarh城駐扎。該城離加爾各答約三百英里，係一小城，自中國軍隊到駐後，幾成爲中國城，隨處都見我國士兵。在印時亦曾見着美國士兵，與中國士兵較，其形式上實有天淵之別，美國兵服裝齊整，配備充足，所携者係短槍（Tommy-gun）而非長槍，背後尚有水壺包袱等等。但未知刻苦耐勞之程度，較之中國士兵爲何如也。

馬達拉士（Madras）為東南印度之一大商埠，人口略次於孟買，惟炎熱過之。印度英政府之前身的東印度公司，最初發祥於此。此地有一位印度著名政治家Rajagopalachari具有左右印度教徒及回教徒之勢力。

自仰光失陷後，中國航空公司即還加城辦公，現中印交通純恃此綫。印度海關對於過往旅客檢查甚嚴，每人不准帶一隻以上鑽石戒指，及二支以上之自來水筆，二個以上的手錶。其他金器化妝品等等，均在禁止之列。此種條例成立後，返國之中國旅客須受嚴密檢查，甚至脫衫脫褲，婦女亦如是。據說謂係依中國政府之請求，防止商人做生意。惟最好政府不發商人護照；如欲制限商人，政府可飭中國海關於入口時嚴加檢查，不必假手外人，予國人以不必要之侮辱。（此文作者並未身經檢查，但見他人受印度政府如此待遇，不得已表而出之）。

印度無處不熱，獨有大吉嶺（Darjeeling）一地涼爽宜人。由加城坐晚車，翌晨即到Siliguri，在此換乘窄軌火車，六小時即到大吉嶺，或換乘小汽車，三小時即達。此地在半山，火車須前進又後退，用「之」字（Reversing）形上山。大吉嶺城即在山上，縱目下瞰，濃霧蔽地，宛如海港，即火車汽笛本為尖聲，亦改作低音，絕似海港之汽船笛聲。城內街道乾潔，店舖幾家，供旅客避暑消費之用。有馬可租，每小時價十二安，環山疾馳，日日為之，身心俱適。最高貴之旅館名Mount Everest Hotel，由此可望見喜馬拉雅山之雪峰。城居民多屬尼泊爾人，而貌言語均屬蒙古系統，而不屬印度阿利安系統，惟其信奉印度教，則地溝壤接之故也。

在Siliguri下火車後，亦可坐小汽車往加連旁（Kalinpong），此處有路可通西藏拉薩，需時二十十餘日不等。藏印茶葉及羊毛貿易皆經此路，加連旁且有羊毛洗製廠。

建成化工廠

廠址：桃林園北路一一三號

電話：三〇八三
電報：
掛號：二五六五



駱駝牌商標

出品

(一)[illegible]酸鈣（俗稱白粉）

(二)機油
本廠機油經中央工業試驗所發給第三一六一號化驗報告(一)黏度非常穩定(二)無腐蝕性(三)閃燃點高(四)殘渣合乎標準並蒙各界採購使用於各種汽車及內燃機復承枸認為滿意並無結碳及有損傷機件之弊如蒙各界大量採購或購買樣品無任歡迎並備有說明書及樣品函索即寄

(三)炭酸鈉（俗稱洋鹼）

四九—一〇四

英國的長城

莊澤宣

在英國本部英格蘭的北方有斷斷續續的城址遺跡，雖則近來大家都知道這是羅馬時代的皇帝 Hadrian 所築，但是它的詳細情形和建築目的直到最近才被一位聶先生（Nigel Nicolson）發現。他在英國的地理雜誌一九四〇年八月號中做了一個詳盡而通俗的報告，這個報告是他多年考察與探查城址遺跡的結果，其中有幾段饒有興味。

我們知道英國未被羅馬侵入以前，可說是盎格羅撒克遜民族還沒有移入英土的史前時代。在西歷紀元四十三年羅馬的勢力侵入英格蘭的東南部，逐漸向西北發展，達到北部的山地，遇着蘇格蘭南部的高原。那時蘇格蘭住着一些叫做Picts野蠻民族，羅馬人不敢冒險深入，便在島上比較窄狹的地帶築了一道長城。據聶先生的考據，羅馬的軍隊約有二萬五千人常駐在這七十餘英里的長城中防禦北方的野蠻人。

這道長城築自東面北海海邊 Tyne 河口起，越現在的 Newcastle 市，經過一片田野和一些小樹林，跨上中部的高原，穿插着許多的峯巒，其中有幾處遺留下一些城堡，至今存在，再經過一片田野和一些小樹林，到達現在的 Carlisle 市對面一個叫做 Stanwix 的小鎮旁，然後西入愛爾蘭海的 Solway 灣。沿着這道址現在已有一條鐵路和一條公路並行着，可是坐在火車或汽車上是不容易看出這長城的遺跡的，必須如聶先生那樣自西而東的步行，才能發現這遺跡的全貌。

這長城有廿五英尺高，平均寬度約九英尺。每隔一英里有一座方的碉樓，它的兩端有尖形的塔，以便哨兵守望。每隔四五英里有一座堡壘，裏面當時有兵房、有官長駐所、有食堂、有穀倉，也有教堂，每一處約可容千人。長城的外面有一道深溝，長城之內有軍用大道通至各處，以便輸糧運兵至各碉堡。約離長城內至多半英里還有一條溝，它的功能至今不甚明瞭，也許是防當地土人叛變時向駐兵進攻之用。這樣的長城在當時不可不稱為偉大的建築。

約自西歷一二三年起至三八〇年止，羅馬有重兵駐守在這地帶上，前後共二世紀有半，不可謂不久。三八〇年頃羅馬的勢力在歐洲大陸上開始下降，英國的駐兵便被撤回。從此這些碉堡被後人加以毀壞，這段歷史也被人遺忘，直到依利沙伯時代，大家還認為是北方野蠻人所築。原來用築城垣碉堡的磚石，大部份被當地的人取去建造房屋。田垣一七五一年興築公路東通 Newcastle 西達 Carlisle 時，西面有一段約二十英里之長，就築在城基上，於是把這一段的遺址完全埋沒了。幸有這段之東峯巒起伏，

既不能耕，又不便修路，還保存着這道長城不少部份的遺跡。後來有人把已埋沒在地下的遺址發掘出來，甚且有的部份還用新的水泥去把它還原。可是據孤先生的估計到現在恢復原狀的至多一共不過五英里，有遺跡可尋的約二十英里，發見城溝可以循着故跡前進的約十五英里，此外三十多英里只有考古家在精細的地圖上畫得出來了。有的地方已闢為市街，有的建了農家住屋，還有的部份變為田園，至於兩端近海的地方變成了船塢與碼頭，籠罩着不少的煤屑。

中間比較可以尋找的部份也是斷斷續續的，假如走了一段以後完全一點遺跡也不見了的時候，只須向山嶺高處走去，不久又可發現一些城址或堡跡。這樣經過數百碼又不見了，甚或變成了兎穴。有的碉堡已無從認出，可是要會計算路程的話，相隔若干距離必有一所碉，知其所在時不難被尋出一些遺跡。這樣步行很吃力的一天可以走完，分成兩天走比較舒服得多，分為三天便成了愉快的旅行。

當時北方的野蠻人，既無勁旅，又乏遠志，大概許多的時候是想與羅馬人和平相處，甚或願意相互貿易的。羅馬人之所以不惜人力與金錢造下這道長城，據孤先生的推測，並不在防止他們大規模的進攻，而是因為長城以內的山谷地帶是產粮食和畜牧的膏腴之地，假使有一弱點，他們便可衝進來搶掠。有了這道長城至少可以嚇他們一下，令他們不敢冒險進攻。這種心理的防禦比之現在築在地下的隱蔽防線效用要大得多。可是羅馬人對於這道長城從來沒有誇耀過，近來雖在拉丁史書中發現有二三處提到它的存在，也不過是一種記載而已。這些地方更可表示羅馬人的偉大。

中國的長城比英國的要長十幾倍，可惜到現在還沒有人做過這樣詳盡的考察。

（附註）在原報告中還有不少的照片，這些長城的遺跡有許多地方和中國的長城相似，可惜我們不能把這些照片翻印出來，茲承過長授先生木刻一幅（見封面）是藉窺其一斑，特此誌謝。

遠東實業公司
電報：四〇四〇
電話：四〇八〇

◇製造廠◇
製造：五門至百門電話機，軍用市用長途電話機，有線通訊機件以及工作器具

◇營業部◇
專營：通訊器材
電器五金：電機馬達
鋼鐵材料：機械工具

地址：中北路一九〇號

四九—一〇六